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九輯

臺灣產物產與商務消職貢圖述
臺灣生熟番紀事天妃顯聖錄
（合訂本）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九輯

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
臺灣生事
清職妃
臺生事
清貢顯
天妃
聖圖
錄選

(合訂本)

臺灣大通書局印



21113001119386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

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

弁言

此書原名「臺灣番事」。因為書中所述並不止於「番事」，還論及各種物產和臺灣通商各口的商務，所以我們把它改稱做「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

此書末題作者姓名，但據書中內容，可以斷定是清同治七、八年間（一八六八—六九年）美國駐廈門領事官李讓禮（C. W. Le Gendre 亦譯李善得）寫的。書中第一篇「敍呈送各大憲緣由」的文中，開頭即說：「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六十八年所寄每年報單，已付本國史官存案，想大人必當閱過在六十八年四月間所載往臺灣迤南一帶保固和好之事」云云，足見這些文字都是李讓禮向美國政府報告的底稿。原文自然是用英文寫的，不知何以譯成中文，更不知是何人翻譯的。譯文雖間有辭不達意之處，大體還算通順。正文下面的注字也不知是否譯者所加。這些問題都只能待考了。

此書第一部分所述番事，係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二月李讓禮再往臺灣「番地」所見所聞的記錄和他對臺灣「番事」的若干意見。若欲問這個美國領事官爲什麼深入臺灣「番境」，必先說明上年美國船員被臺灣「生番」戕害事件的原委。

同治六年二月初七日（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國商船「羅妹」（Rover）號在臺灣瑯嶠洋面紅頭嶼遭風觸礁沉沒，船主赫特（Hunt）夫婦和水手一共十四人坐着杉板

逃生，到瑯嶠尾龜仔角龜鼻山登岸，被「生番」殺害了十三人，僅剩華人一名逃出被救，送交旗後英國領事館收領。當經英領事賈祿（Carroll）偕同這個水手乘兵船往出事地點去查勘，因有生番躲在叢林裏放槍射箭，沒法登岸，只看到船員們所乘的杉板留在沙岸上。英領事即於二月十八日（陽曆三月二十三日）致函臺灣道吳大廷，請飭地方官確查情形，照律究辦。吳大廷一面飭令鳳山營縣查辦，一面函覆英領事說：「生番不歸地方官管轄，外國商人不可擅入番境，以免滋事」。而鳳山縣知縣吳本杰也曾和賈領事晤商，他說：「該領事亦知生番行同獸類，不可理喻；並知該處山海險阻，不便進兵」。

三月十四日（陽曆四月十八日），美國駐廈門的領事李讓禮乘兵船到臺，照會臺灣鎮道，請他們撥兵會剿。他們隨即把先前和英領事函商的情形縷細照覆，答應即飭地方官設法辦理。並由吳大廷接晤李領事，告以「臺地生番穴處狃居，不載版圖，為聲教所不及，今該船遭風誤陷絕地，為思慮防範所不到，苟可盡力搜捕，無不飛速檄行，無煩合衆國兵力相幫辦理」。可是鳳山營縣奉檄後委員哨探的結果，則謂：「馳赴瑯嶠，詢之番民，均云該地（指出事地點）離龜仔角尙數十里，盡係生番，並無通事。水路則礁石林立，船筏罕到；陸路則生番潛出，暗伏殺人。其巢穴徑途，無從偵探」。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等便將這些情形，據實照覆李領事。

五月十二日（陽曆六月十三日），臺灣鎮道又接李領事四月二十九日（曆陽六月一

日）照會，催請勦辦。劉明燈等只得添委了幾個員弁，「酌帶兵勇，相機圖之」。那知這些弁兵人等纔於十五日的早晨出發了，而當天的晚上劉明燈等卻接到地方文武的報告：『花旗國的輪船在本月十二日（陽曆六月十三日）由旗後開往傀儡山的龜仔角社，有帶兵洋官一員和洋兵一百七、八十名被生番詐誘上山，結果帶兵官被打死了，洋兵傷了數人。第二天，輪船開走了，聲言「回國添兵，秋冬再來勦辦」』。臺灣鎮道怕將來鬧出大事，就在五月二十四日（陽曆六月二十五日）奏請『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該國公使，據理辯論，毋得帶兵自辦』；並將這個奏稿抄呈閩省督、撫。

在初出事的時候，廈門李領事雖會到省見過閩浙總督吳棠，但在李領事來臺以後，大都和臺灣地方當局辦交涉；所以吳棠對於此案，只是照例的一面飭行臺灣鎮道查辦，一面咨呈總理衙門查照而已。直待接到臺灣鎮道關於美國兵船輕進失挫、聲言添兵再來的報告和英國稅務司轉來李領事「語多恫喝」的照會，指摘臺灣鎮道推諉不負責任，纔感覺事態嚴重。因此，照覆李領事允為查辦，又「嚴檄責成臺灣鎮道會督文武，遴選屯弁屯兵，雇覓熟番購線辦理，務將滋事之兇番緝獲懲治，一面查起被害洋人屍身交領」。臺灣鎮道和閩省督、撫的奏報，在六月十七日（陽曆七月十八日）和七月二十一日（陽曆八月二十日）先後經皇帝批交總理衙門辦理。其實總理衙門在三月十九日（陽曆四月二十三日）已經接到美國公使蒲安臣的照會，請速查辦，並稱『達知本國水師提督

，派兵船到臺灣會辦』。總理衙門也曾咨行閩省督、撫轉飭迅速查辦，並告以『生番雖非法律能繩，其地究係中國地面，與該國領事等辯論，不可露出非中國版圖之說，以致洋人生心』。無如地方當局「顛預支飭」，以致遷延日久，尙未結案。總理衙門認爲應「請旨飭下閩浙督撫嚴飭該鎮道迅速購覓熟番相機辦結，庶美國無所藉口，而別釁亦可不生」。

劉鎮臺明燈在督、撫「嚴飭」之下，遂於八月十三日（陽曆九月十日）由郡起程，十八日（陽曆九月十五日）抵枋寮。布置一番，又於二十五日（陽曆九月二十二日）由枋寮統帥水陸並進，每日步行二、三十里，抵瑯嶠後駐紮柴城，這裏離龜仔角「番社」還有四十多里。傳集各莊頭人詢問之後，知道龜仔角「番」已經邀結了其他十七個「番社」，意圖抵抗。又經過一番布置，在九月十五日（陽曆十月十二日）拔營進紮龜鼻山，距龜仔角「番巢」不遠。劉明燈等正擬分路並擊，卻得到一個意外的轉變。原來李領事在十六日送來照會，說他於本月十三日（陽曆十月十日）帶領通事吳世忠及閩粵頭人親赴火山地方，途遇該處總目卓杞篤，面議和約：『嗣後船上設旗爲憑，無論中外各國商船，如有遭風失事，由該番妥爲救護，交由閩粵頭人轉送地方官配船內渡；儻若再被生番殺害，閩粵頭人轉爲幫拏兇番，解官從重究治』。並且贖回女洋人（*Miss* 夫人）頭顱和「照影鏡」一具。李領事願與「生番」和解，代請撤兵，免予深究。十七日，李領事又親

到大營向劉明燈面請，情詞懇切，至再至三。劉明燈與吳大廷函商之後，就決定『俯如所請』，並取具閩粵「熟番」頭人保結，妥議章程照覆。劉明燈先回瑯嶠，待李領事內渡後，纔於十一月初一日（陽曆十一月二十六日）率隊回郡。於是這一案件得告結束。

以上是據臺灣鎮道、閩省督撫和總理衙門的奏疏加以撮述的。這些文件都散見於「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十九至五十六。至於李讓禮次年再入「番地」之事，則不見於「夷務始末」而只見於本書了。

據李讓禮說，由於上年訂約之時天氣不佳，雖入「番境」，卻未能『悉往所應到地方，盡行面約』，他認為『事尙未定着』，所以又偕臺灣南埤總稅務司意勒安打們和繙譯官畢克林（W. A. Pickering 亦譯必騏麟）再入「番地」。他們在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由打狗開船，次日抵瑯嶠上岸。又次日，乘轎到「孤灘」地方，改雇下甲挑夫，隨嚮導步行入山，當晚到「色比里」人的居地，在村中挂搭帳篷息宿。二十七日，應「色比里」頭人以瑟之邀，到他家裏去盤桓了多時，仍回原來的村莊過夜。次日，土官頭目多克察來會，晤談甚歡，並由李讓禮將去年所約各款，擬成告示，寫好了交與多克察。他們還送他許多禮物，他也以隆重的儀式設席款待他們。當天下午散席之後，他們就辭別多克察回到「迫樸」人的「古丹」地方，又和「迫樸」頭人矮三交際了一番。二十九日回到「除蘆務」。三月一日登舟開行，其間還在「板寮」勾留一日，於五日

晨回到打狗口。這一篇「論美領事入生番立約情節及風土人情」的文章，約有七千字，除敘述他們的行程之外，還記載了許多「番地」的情況，是研究十九世紀中葉臺灣「番地」風土人情的好資料。

我們看臺灣鎮道的奏疏裏面動輒說：「生番之地，鳥道羊腸，箐深林密，人跡所罕到，版圖所未收」；「生番之兇，豺目獸心，見人即殺，不可理喻，爲聲教所不及」。但這幾個外國人何以能一再深入「番地」，直接和「番目」辦交涉、立條約？再看看李讓禮的記載，則「番地」何嘗全是榛莽未闢之區？「番民」又何嘗全是冥頑不化之人？可惜臺灣自入版圖以來，地方官吏對於「生番」總是牢守着這樣的觀念，尤其是在遇到「生番」殺了外國難民的時候，便拿這些理由來推卸責任。無怪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日本竟藉口於琉球難民被「生番」戕害的事件出兵侵臺，而這個熟知「番社」情形的李讓禮竟做了日本軍隊的嚮導！這又是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者值得注意的一點。

本書第二部分記載物產。如臺灣煤礦的分布地區，採煤的方法與費用以及產煤的數量與價值，都有詳細的敘述；又討論到臺灣採煤和運煤工具的不及西洋；更論及中國人阻止開煤的說法之妄。

李氏在「論火山」一文中說，臺灣所謂火山，實在不是火山，不過在山脚近處，因煤氣鬱蒸於內，時從山罅透出煤烟。他說門順先生曾在打狗地方親見一座火山，就是煤

氣所成；他自己也曾看到「屈菱」地方（在淡水之東）所謂火山的石罅中除煤氣外還有石油流出。他認爲當煤氣初發時，人或未見，待石油流到附近地方，草木皆燃，土石並灼，當地人就稱之爲火山。中國記載臺灣火山諸書大都不能辨別到這一點。據他的調查，這類的火山，計自「屈菱」各山起到「施噶美啞」各山止，自臺灣南澳迤東各山起到迤南各山止，所在皆有。但在淡水、奎隆（基隆）之西、金包里、大有港和靠近艋舺的地方卻有真火山。真火山皆有湯泉，產硫磺。他還把親往金包里和大有港勘查硫磺產地的情形和臺民偷製硫磺的方法一一列入報告書中。

關於樟腦，李讓禮最欣賞臺灣人製造樟腦的方法，他認爲比當時日本人所用的方法巧妙得多。他曾把臺灣製樟腦的爐竈繪圖附說，列入報單。這個中文譯本裏雖將原圖略去了，卻還存有圖說。除樟木可製樟腦之外，他又搜集了許多種臺灣木料，寄給美國的博物院，並且分別說明每種木料的用處。

本書第三部分敘述商務。除論及臺灣、廈門兩海口應建燈塔和釐金稅則應該減輕之外，以記載廈門和臺灣通商各口的商務爲最詳實，因爲其中列了許多有用的表。從這些表中，我們可以知道自一八六七年冬季迄一八六九年秋季臺灣通商各港進出口貨物的種類、貨價和數量，各口進出輪船或帆船的隻數、噸數、所載的貨物以及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甚至於何年何月何日那一國的什麼船裝運烏龍茶或坑固茶若干磅開往紐約，都有

明白的記載。這不啻是一份九十年前臺灣進出口貿易的報告冊。

本書記載物產和商務的兩部分，是研究臺灣經濟史的珍貴資料。

本書有許多地名，原作者大約是依照各地的土音拼成英文的，譯者又從英文譯成漢字，因此和當時通行的地名不相符合。雖然知道「奎隆」就是「基隆」，「枋寮」就是「枋寮」，但還有許多地名和番社名難於認識。這是閱讀本書的一個困難。本書載有少富於經濟史料價值的表，但其中有若干數目字，彼此相加起來，並不能與總數相符，大約是抄寫的錯誤。這是應用本書資料的又一個困難。關於這些地名和數目字，只得一仍其舊，不敢妄為注改；另有幾個顯然看得出的錯字，我們代為改正了。

此書原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抄本，承允錄副印行，使本叢刊增加一種不易看到的書；這是值得感謝的。

「籌辦夷務始末」所載同治六年美國船員被生番戕害一案的那些奏稿，也附錄在本書之末，以供參考。（百吉）

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目錄

敘呈送各大憲緣由	(一)
敘領事及同伴諸人入生番境緣由	(一)
論生番殺害西人及漢人緣由	(二)
論美領事入生番境立約情節及風土人情	(五)
論臺灣漢番來歷	(九)
論臺南包肯小城地近臺灣府	(一〇)
論臺北治丹、羅蚶山界	(一〇)
論生番種類及風土、人情、互市等事	(二)
論番漢爭鬪事	(二四)
論中外立約通商利弊	(二四)
論前劉鎮臺會遣人至生番請其會辦事情	(二五)
論臺南降叛等處	(二五)
論臺南郎嬌城外設立礮臺	(二六)
論郎嬌地方番漢地界急宜清理	(二七)

論臺南險處宜設法保護海船	(二七)
論臺北及山中物產	(二八)
論產煤及茶、靛、樟腦地方	(二八)
論臺北及居中煤礦	(二九)
論開煤法	(三〇)
論開煤經費估價	(三一)
論開煤之險	(三一)
論中國開煤阻撓等情	(三三)
論火山	(三四)
論石油一種	(三五)
論硫磺一種	(三六)
論石蠟	(四〇)
論樟腦一種	(四〇)
論包辦樟腦之事	(四二)
論木料一項	(四二)
論臺灣、廈門兩處海口宜建旂燈以便行船	(四四)

論釐金稅則宜減輕	(四)
論保護教門	(四)
論廈門入口貨物	(四)
論廈門出口貨物	(四)
論臺灣府城及打狗地方通商馬頭貨額	(五)
輪船進口單	(五)
帆船進口單	(五)
輪船出口單	(五)
帆船出口單	(五)

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

敘呈送各大憲緣由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六十八年所寄每年報單，已付本國史官存案，想大人必當閱過。在六十八年四月間所載往臺灣迤南一帶保固和好之事。此事係上年與土人已立定約；但此番到彼，因天氣不佳，未能如願悉往所應到地方，盡行面約，致事尙未定着。本年却有一樁幸事甚好：二月二十一日由打狗開船，二十七日到一地方，此地在內地（內地謂土番之界內）五里，值東北二十二度，是麥肯士被戕地方。若照平時文書舊例，此事本不必載，但觀本地土人所談風土民情，似與我們有可以通好機緣。故仍詳晰開載。

敘領事及同伴諸人入番境緣由

畢客淋所論府城情形，繙譯最好；除此人外，各人卽未必有此了亮。

初起身時，偕臺灣南埤總稅務司意勒安打們並出名繙譯官畢客淋與某及隨了五人，坐一小船，啓行同往。時水師提督接待甚優，若向借礮船固易，因某等慮土人（土人謂土番也）疑駭，故意用此等小船駕往。

論「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所立定約，中間規條甚多，想經大人明鑒。此約若較之

「庫臘」及「拖士索」兩處合約，尤爲確實，且更有用。

福州英領事星察里當日所發文書，原議與此地土人立約，並與別派土人無干。文書內又說：此次西國難民若亦由呼路兒（船名）水手受害地方上岸，必不中用，勢終爲土人所殺。故彼時某之力量亦難保其十分平安也。然當時原駐有一隊兵丁，某初意卽領之前進，徑除此兇惡土人，至今此念猶覺魂夢不忘也。事後追思，當時未舉行亦好，幸彼時之性情閱歷有以自主也。

十六個月之內，絕無意外事故，此可見某之用心矣。某自信無論何時、何地，所值何事，皆能立時決斷舉行。

論生番殺害西人及漢人緣由

某曾同可靠隨丁數人，親到彼無可憑藉地方，適遇難民，某卽徑向前進，尋覓土人與說。其土人後亦帶某覓路回來。是某固親歷此危險地方，看來此輩土人，亦不甚可畏也。

某料難民受害緣由，以善惡本念推之，想必因從前受過我輩不義之事（我輩二字，似合中外人統言之，不特指外國人，故下文乃論海賊，其意似以土番必曾受害於賊，故見有異方人卽行戕殺報復，非其性之本惡也；但證之舊史、考之人言，無從查悉耳），

意在報復，故視戕殺爲當然也。但某所帶從前書籍，並未檢出昔年海賊多在彼地上岸情事，即詢之諸人所說，以意類推，想海賊之近在彼地者從前甚多，而今甚少。

今以海賊所作殘忍之事，於下文詳言之：從前「氣利伯賒」海島本屬「肯褒爹」埠頭，海賊約駐一個月，隨駛到暹羅海灣並中國洋，遇有船隻，無論呂宋、蒲萄牙及中國，悉被劫掠。時有西洋外科醫生與登賒（洋人名）並一癩痢水手皆在劫內。三人不願從賊，意欲逃走，擬到蘇門答臘或近一英國地方，即行脫身。無如拘禁甚嚴，只得隨賊船到澎湖並「伯士喀多」海島，歷盡艱苦。曾於該賊下碇所在，見有大城，中有旗兵駐札。嗣後賊因檢閱海圖，知臺灣與「留庫呢啞」之間，有無數小島，意欲駛到彼處，不論有無民居，在彼打劫，可免官兵逐捕。乃於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即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駛往此島之「瓜山」上岸。因望見臺灣南岸，遂直駛到郎嬌之東，忽然失事。此郎嬌東岸，本係是年土人所新得者，後由福州陸續移住者甚多，即今赤崁地方是也。（此條似係援據舊事，見書中所說海賊上岸地方，係在郎嬌，不近彼地也）。

現在臺灣迤南各族械鬪，多因族姓爭強起釁；須有一族鬪敗輸服，方可息事。頃羅馬教門教士卑兒信在打狗地方，與本地人往來頗熟，據述有奉教一鄉名「迫樸」者，曾說彼地亦因此事於一百二十年前本鄉在山上械鬪，經別鄉極力調停，終不肯止；可見非勢窮力屈，終無以服其心也。

未知土人與我們何以不對。想必另有緣故，非徒素性好鬪也。方鬪時，土官多克察亦恐釀成大事，親到彈壓，趕緊撲滅。緣此地從前曾與西國水手相鬪，該土官失去貨物甚多，故此番未免畏事。若有中國官兵駐札，以爲聲援，則彼尙不甚畏也。

相鬪時，土人原無意於戕我兵丁，致麥肯士於死地也，特欲虛張聲勢，令我退兵，免後來再生覬覦耳。其實彼意亦慮結釁，恐自己並受大傷。且我水手雖敗退回船，尙能在三里外開礮攻打，想土人亦當畏懼也。

凡人心思所能到，筆墨所能書者，皆爲上天所能行之事（此一條未知何指，蓋其意欲歸美於天主之有大能力也）。

呼路兒水手受害之日，亦是彼地十八族後來晦氣。據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九月聞畢客淋來信云：彼地土人爲開花礮子所傷者甚多。又據彼地女巫說：我們回船之後，復加咀咒，故彼地自是以後，諸凡多事。五穀既不成熟，牲畜亦多暴死；甚至酒席中間，忽起忿爭，致兩人因此斃命者；又有人在海灣釣魚，竟爲水蛇所咬，痛苦隨斃；並有一群獵戶經從前開礮地方，適見未爆礮子一枚，遂投諸火，此礮子出其不意炸開，傷斃多人；皆爲意外不幸之事。

凡人能製造開花礮子者，其膽力必壯，不若中國人一聞礮聲，卽行退走；蓋華人較土人膽力尤歉。土人與人仇殺，尙能從樹叢避礮前進，卽礮多難進，亦能從樹叢緩緩退

去。若西國人則尤不然，即當爭鬪危險之時，若另有一副膽略奮勉竟進，視險地如安居也。故土人自視弗如，亦願兩相息兵，爲自安之計。但恐經前番釀禍，必留一疑慮於心，不能遽忘耳。

現某與兩個夥計，夙係同心，故任到何方，皆可平安無事。

論美領事入生番境立約情節及風土人情

今再將所到土人地方，詳細言之。二月二十四日由打狗開船（上文係二月二十一日開船），天氣甚好，直至下午五點鐘，風浪平靜。因晚，乃下碇於赤當菱附近地方。是夜食物甚缺，睡處用布帆遮蔽，並須自己張挂。

上午三點鐘即開船前進，時值大風，舟行甚險，幾至失事。是日至郎嬌地方。此地離「賒釐務」城約在赤嵌之南二里。十二點後上岸。

賒釐務城有五百民居。民有番、漢兩種什居。男貌近漢，頗美，格局亦好；女多粗肥，不知禮貌。以兩種合計之，大約土人之種類較多。倘再傳兩代，將漢人悉化爲土人矣。若臺灣之「買士提落」地方，其面貌常似漢人，雖屢傳不變也。

賒釐務人皆以販柴爲業；所產半出本鄉，半在西岸，西岸在本鄉之南；此柴運往府城發售。

郎嬌之山谷地雖肥沃，然一界赤嵌東南之高山，一界西南荒崖，地方迫窄，出產尙不敷用也。計所產最要者，米與花生、金薯、甘蔗及蔬少許，果則柑橘、芭蕉；另有一種果品，味似梨，野生於山谷高崗等處，食之祛風。

現江口之水，其流入城內者業經淤塞，亦可憂也。二年前大船所泊地方，近爲沙灘，潮退時竟成高燥之地。卽自北至南一帶，亦多此境，望之高下不齊。

次日已正起身，到彼界內，計所帶一幫人，有鄉導二名、轎班六名抬禮物，並隨丁三名，皆漢人。

起身前行，初望東南向，緣崖曲折，到郎嬌山谷之後，乃向東爲多。行不多時，卽離赤嵌並除釐務番漢雜居之田野。頃又離「波梨格」下甲人之田野（按粵中瑤人有下甲名目，卽此種人客居於波利格者）。此數種人皆納糧於多克察。

一點鐘到孤灘地方。其地有迫樸人僑寓，因借憇焉。時已望見土人所住山崗。轎班人等皆悉畏不肯前進。某彼時心雖煩懣，只得用好語極力勸導令行。因思方來之時，若輩原知必到此地，且已與約過，曾經允愿隨某所向前行。況此地果甚危險，某先不敢進前矣。奈衆人見某心意甚決，悉皆色變，遂有決不肯進之意。待某與「迫樸」頭人商談事情之時，若輩竟卒然潛散，並不問取辛錢。迨欲發錢相付，已遠颺多里矣。此事卽在中國亦屬罕見。人衆闐散，誠失所望，幸所擔擱日期與未來時所計程期尙爲快速，乃趕

僱下甲挑夫，待其來齊，卽起身到彼山谷。時值大霧，所帶風雨表不可作準，以意懸度，約彼地最高地方不過離海面四、五百尺。

當初上高崗時，已穿過多克察所駐之山谷。彼時從東向望海，計有三、四洋里之遠。回顧各山，迤邐下伏，景象甚佳；兼有衆水縈繞之。

山谷之中，多半可耕。土產有鳳尾草、野黃梨及竹。椰子、楓樹、大樟木，彼界內迤北八十洋里，隨在多有，某所親見；至此絕不復見，緣海風甚多，故小島皆荒也。猴甚多，緣木嬉戲。

前所到城內，獸畜頗多。據鄉導云：所產有豹、熊、羆、鹿、野兔、山貓、山羊、水獺、松鼠、野豬。松鼠能飛，色如森木（木名），大似英國狐狸，惟界內北地多有之，此地亦不得覩。飛禽亦少。徑路約可容牛車經過。車式仿中國製造所常用者，計濶五尺二寸，夾以堅木兩輪，駕三、四牛掣之。

下午五點鐘，再行四洋里路程，乃到「色比里」一族。此爲人烟最盛地方。其鄉村住屋比連，形如半環，中爲田園。約行一周，須一點鐘乃遍。外面週圍種竹，以爲護衛，中開一路，路亦寬坦，牛車牲口出入頗易。

土人接待甚優，並不阻我輩在村中挂搭帳房。但跟丁見土人手中所執之槍，槍頭飾以人髮，仍是膽寒。某等重經勸諭。迨歸棚安歇，自己亦覺辛苦。

次日極早，即寄信多克察處，久待回信未來，幾不耐煩。然後多克察之兄弟方到。據云：多克察一族，數日前往山上射獵未歸。當時無可奈何，只得耐心再候。時已接到色比里頭人以瑟請帖，因起身先往其家。家離鄉約行一點鐘方到。所居處周圍甚佳。住屋多以竹雜土爲之，因此處時常地震，故最爲相宜。打狗東邊土人所用以起蓋之石板沙石，此地亦少，偶有碎石，皆巉巖不適用，故土匠亦不之用也。

某等甚羨以瑟住屋，並屋內傢伙，甚爲齊整，中庭尤佳，屢經睥睨，實無纖穢可議。圈養牲畜之地，亦極潔淨。所有田畝，收拾清楚，皆可入畫。

屋宇朝東，以稽本爲簷，飾以鹿角，大抵與英國未保險以前之屋彷彿相似，所異者以稽蓋屋，不用麻皮或柳條緊束，僅用佳竹數竿架之耳。

屋中房四間，廚房在南，臥室次之，客房及餘房一間在北，某尙未入內閱看。各房皆有門出入，而無窗牖。其接待某等所坐之房，甚爲迫窄，僅容椅二張、桌一張，椅、桌皆漢人所爲。有一幅中國畫圖，繪數美人手彈琵琶，妝飾華麗；主人以此相示，詫爲奇觀。

壁之外用鹿角數條撐之，壁旁倚一素用之槍，洗刷瑩潔，似匠人所新製者。

門之對面靠墻一帶，堆積今年所需糧食。凡糧食，中國用米，彼地則以此物爲糧，亦甚貴重。值收成時，有一定期，合族皆往，此禮最重。彼地以此物爲糧外，兼用以釀

酒，味頗清甜。其堆積法甚妙，初到時乍見此堆，幾疑是一領花氈罩着。

某方各處張望，適以瑟妻奉酒一杯。以瑟遞過烟袋，小兒輩將炭焰捧地，以備吃火之用。臺灣南邊所吃之烟，味皆極好極清。所有各島土人，呼烟爲「宅麥口」，大約近呂宋語言。考烟種本由小呂宋傳入中國，此烟想亦由彼處移種臺灣。

聚談未久，延食晚餐，某因固辭，甚覺抱歉，緣天氣已晚，路徑崎嶇，不得不趕緊回去也。

在以瑟家中即聞多克察射獵已回，訂期於明日來訪。

色比里一族人衆，體格雄健，目睚長而且大，髮亦打辮，同於中國。倘與中國交戰，最易相混，看之不覺。因此與隣近迤北一帶裝束較易，蓋迤北一帶近於「麥黎」人（日本地名）裝束也。

衣服有兩種：一種小黑衫，一種麥黎衫；自胸前繡起，繞至手袖，緣邊用銀鍊並金銀五金及玻璃等件爲鑲。老人衣服，除此兩種外，又加外衫，以鹿皮或豹皮爲之；賤者用布包頭，略似廈門、汕頭撐船人裝束。

軍器有鳥槍、短劍。某舊年曾寄樣回國。弓矢以竹爲之，箭鏃用鐵或銅，皆波梨格之下甲人所製。

婦人容貌，多半齊整，其中有數人體格勻稱，面貌尤美。待人禮貌亦甚和。其裝束

，髮分兩絡，披至雙鬢，用帕束之，餘垂腦後，乃將銀鍊並紅布絞之，疊爲兩摺，挽於頭上爲髻；其銀鍊、紅布之飾，不啻自然髻冠一頂，略如從前花旗婦人妝飾。短袴及膝，短衫蔽身，長僅及腰，袖短及臂，枉拂向右，與中國同。

男女皆穿耳，耳孔長約二分，耳環用各燒料，或用竹至銀、銅不等。以上衣飾，皆漢人所製。

儘某所見男人，多以射獵爲生；女人理家務、治田園。又有一種人在彼家裡同住，略比奴僕好些，助其耕種，以力受傭。此種皆係北向「意米亞」種類，到此已久，尙能操舊地土音。因在此地僱役，習於主人言語，改從此地土音，反覺順口。

色比里以南，土人容色較白。照常比較，人亦更傾而勇。當交戰時，此種人可恃爲一枝合心可靠之兵。

某想此兩種人（指色比里及迤南土人）必曾互通婚姻，而相習染，故色比里人雖爲多克察所轄之族，仍與西岸及界內居住「毛里遜」山與郎嬌海關中間之各族（謂兩地中間之土番，因不知此地何名，故以左右兩地之毛里遜山及郎嬌兩地名之，否則當云與西岸及某地人形貌各異也），形貌獨異。因語言、文字、射獵、遷移，其風氣大抵相類，或概指爲一種類土人，其實諸族土人較之色比里形貌更劣，舉動更粗，學問亦更不如。

迤南各族，無一人娶數婦者，緣役地夫婦皆情好甚篤也。

若論彼地教門，除不拜神佛外，實未知其屬何教也。

禮儀政事，某亦未聞，不能詳陳。

其測算歲時之法，亦與我輩大異。我輩以點鐘、日月、歲時積算，皆彼所未知也。語言與日本之麥黎人相似，口音極清順。

若論其人民風俗，與亞細亞何國甚似，某不能定；且俟有較某聰明者再為定擬（外國以中華地方屬於亞細亞洲）。

臺灣相近各族，其所見過者，其數目名字，大抵與美國命意相類。若依色比里土音，如一、二、三等數，應呼作意他、佬沙、拖路等數。今依美國語言，二十應呼作兩個十，彼地亦呼作佬沙波盧，佬沙為二，波盧為十，是亦呼作兩個十也。三十即呼拖路波盧，亦是此意。大抵數目積算，本屬相同，惟各有土音之異耳。臺灣各族土音各不相同，故稱呼各異。然未有文字，皆知積算。今將其土音各相比較，亦頗新聞，特表列於左：

色比里土音	庫臘土音 <small>（地在色比里南四洋里）</small>	拖土索土音 <small>（離色比里三十洋里，將近東岸）</small>
一 意他	一 意他	一 意他
二 佬沙	二 柳仇	二 丟沙
三 拖路	三 里格	三 吐嚙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波	什	阿	壁	音	里	實
盧	叻	蘭	桃	能	碼	不

普	實	意	壁	仁	司	庫
落	瓠	崇	仇	拿	拿	落

落	實	音	壁	秧	里	實
奴	叻	饒	吐	難	麻	不

以上諸族，皆不知所本。惟庫臘自稱前由東洋坐船到此，此語頗得其實，蓋東洋有急流冲至南洋，滙在臺灣正南及東南之界。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九月間，畢客淋曾贖出一幫「伯司」海島難人於「拖士索」部族，亦因此島人坐一小船，近在「伯宅里」海島釣魚，遂被急流所冲，溜到臺灣東南岸，事相類也。伯宅里者，係一群海島，在東南角之南八十五洋里。

次早，多克察應期而至。大家相見，多克察似有喜色。開口即云：「我近日心內不忘汝等，亦望汝心內勿忘於我」。某即答云：「我所住地方，人數多於列星，自不能逐個應酬得來；但我國在上之人，皆與我心事相同，若使十八族謹守數月前所寄字樣，願與汝等和好，並不遣船到此交戰」。伊又問云：「汝能信汝之百姓以後再不興起爭端否」？

某答云：「此節勿慮」。伊又問云：「此後更有友愛情事須新添否」？某答云：「現在實無；但初次相見，時日無多，尙望得閒時再細談從前事情，庶不負火山與汝相遇一遭」。伊又云：「船必認旂以後，不論大小式樣，只認紅旂便是耳；但我仍不欲有破船情事，致難民拿出此旂」等語。若照此語，則船有失事時，伊肯來救，和好之事，更屬實心。伊又云：「如船上要用壓儼及淡水，務須小心，皆應將紅旂展拂，待岸上亦有此旂相應，乃可上岸」。伊又指引有兩處地名爲船中尋覓好水之處。伊又云：「彼地土音呼水爲「利哩菴」，呼石爲「測赤萊」，肚飢爲「麥措糧」，冷爲「日里歷凱」，兄弟爲「喀喀」，頭人爲「麥里森絲兒」。又伊意決不准一人上岸，到彼部族及打獵地方，因又云：「我輩一幫人，見汝等甚奇甚喜，若汝仍於此地自來自去，是使爭端復啓，禍勢蔓延也」。頭人之兄弟甚通漢語，據云：若欲定約，託某將約內規條寫出，使各族並難民有不知誤犯者，閱此最爲有用。某彼時心中頗爲駭異，仍卽刻依據寫出一示。此示若當文書，原不中用，惟貼於迤南各埠頭，使各國到此者，皆知遵約，不啓釁端，未必無益。示云：

『郎嬌之南十八族，並迤東一帶之山若海，統包海澳在內，其地總名爲臺灣南澳。澳之土官頭目多克察，因臺灣有美國三枝桅之船，船名呼路兒，其水手被庫臘人所害，今特請某出示，某名讓禮、姓李想兒，現作美國領事，料理臺灣並廈門通商事務』

，特發此一紙告示，爲我們與多克察同記着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事情。現今花旗國家亦樂准照此舉行，即駐札北京通商大臣亦當允准。今將所約各款列左：

一、多克察所轄十八族，無論何族，皆當善遇西國難民；而難民未上岸之先，亦須先掛紅旂爲號，即欲用石爲礮，或需淡水及船中尚有應需各物，皆當令水手在岸邊先展紅旂，待岸上有旂接應，方可進前。至所向地方，亦當依彼人指引。

一、船中人不准到各部族居住之鄉村，及其射獵所到之山嶺，只許在「抽啞梭竿」地方行走。此地係東南第一川，在南澳東南角之北。又許到「吐拚勒」地方。此地在呼路兒水手受害之磐石西邊，此處值東北風時，水泉最好。除此兩處外，凡有由別處上岸者，皆是自蹈危機。爾等勿恃國家成約，謂可護庇，反受土人之累。緣以外地方，不在約內，倘被土人欺凌，彼地不擔干係也。

讓禮李想兒押

在見臺灣南埤總稅務司意勒安打們押

繙譯官畢克林押

此示寫好，即付與多克察，某亦留一稿底。

某隨送紅羽毛一百八十碼、小手槍一柄、不合用單門烏槍一柄、鋼鎗一桿。以上諸物，皆係廈門宅兒並兒梨兩行商所送。又牙鑲千里鏡連匣一具，是意勒安打們所送。某

所送者，珠數串、戒指及腳鐲數枚、並火酒一匣。

某有一好鎗，名鶯呼哩，特送與盡心辦事之鄉導，渠是「除釐務」著名之人，係劉鎮臺轄內營兵親戚；此營即因保護本縣防備土人而設。

多克察本意，原不料我們如此禮待，甚爲感激。因云：『君等用許多禮物，若是結我歡心，則我們諸語已許在先，可不必費；若用以結我爲友，留作紀念，則我受了甚爲歡感』。某答云：『此語甚是。但外面虛言結好，衆人皆能，誰能識我之心乎？』語畢，多克察先自退出。嗣後寂然甚靜。旋見一老婦出行教門之禮，其貌甚敬；手執一盃，滿貯清水，環走上下，口念咒語，語音甚速；念畢，乃將水灑地。厥後老婦退出，乃設席於老婦行禮時所環走之內，每席各安於每人面前，惟頭目多克察另設於別室。約一點鐘，終席。所設者飯、水及豬肉三品。

某帶有火酒甚多，雖爲彼地土人所喜，然每飲不多。迨席散後，仍復肅靜，却似黎明初起時氣象。

散席已及三點鐘，本意欲再與盤桓，略習些某所願聞之事，如教門風俗及部族政事等件，但察看各族中似有恐畏我們形狀，若無要事，不便久坐，蓋彼地人見我輩挨延不去，或妄揣我輩有伺察情形、窺探路徑之心，倘或因此生疑，則彼地恐畏之情，未能脫化，恐貽禍後來不淺，是以不敢挨延，即與多克察說過回臺路遠，當即趕緊起身。彼亦

無語牽留。因作別，遂行。隨即紮束帳房，收拾行李，不及十五分鐘，即行。行時，土人向兩旁開礮，以示親愛之意，除此並無送別禮貌，此全島風俗皆然也。

同時暫住火山，此地即十六個月之前與多克察初次相會地方。細心察看相會處，在石坡之旁，石甚崎嶇，此皆因火山融出之粉石、海底所結之蟲石、兩石漸長，互相觸抵，兼以山石時有隕壞，更加摧擊，故多齟齬不平也（海底蟲石，謂海波所結，意亦如蠟房之類）。

日未落時，某即到「古丹」地方，地係迫樸人分族遷居之所，因與其頭人矮三閒談。

迫樸爲平原土人，與山內土人「克釐士」風俗各異。從前迫樸一族卽能忍耐勞苦，善待外人。計一千七百年內，此地轉於荷蘭時，縣延至今，仍是茂盛。前一千六百七十五年，荷蘭作史者，已詳論此族風俗，今引列於左。

其書云：「此地百姓皆甚友愛，性情最好。自來接待我們荷蘭人，却盡禮貌，並無糟蹋偷竊情事。相與亦極誠實，不似印度土人也。至詭詐之事，有雖死不爲者。」

此地人皆習耕種，產米極多。其耕種法，不論田業之多寡，但計全家歲需若干，卽種若干。性頗懶惰，田地皆推與婦女爲之。收成時亦係婦女刈穫，貯藏室內，晝夜用火烘之，明早卽乾。隨經篩淨以後，計本日所需糧米，每早春揄供給；逐日逐年，皆是如

此舉行。米之外，又有二、三種穀食，可當麵包，遇缺乏時亦用以代糧。果品除外來者，土產有薑、蔗、西瓜等件。

西國有一種葡萄酒，彼地並未之見。彼所釀酒，其酒味酒性亦弗亞於大呂宋、日耳曼諸國酒，亦以婦女釀之。

婦女閒時，皆往海旁釣蟹、鑿蠣，緣穀食外，以此爲食中佳品也。

其城若鄉，並皆寬敞，以竹爲之。

以上書中所說，今因漢人遷住於此，漸迫土人退後，故釣魚之事，及今已廢。餘計迫樸一族，所有治生事業，皆與二百年前無異，惟廢漁耳。

其所操另有土音。因與漢人時相往來，學習甚熟，故所說漢語甚好。服飾亦漸變於前。

居民所奉，依漢人供天后神像，並其下甲人素祀之偶像。某不能知其禮儀政事備細。惟受人欺凌，卽起相仇，仍是從前習氣。

此輩及山內土人，除將仇人頭骨寶藏外，餘皆視爲不甚貴重之物。

據「荷蘭」書中又云：「此土人頗習雕琢、繪畫，用以飾屋」。然某所歷，皆未之見；惟竹烟袋頗有雕繪，兼用銅、錫鑲之，然皆漢人所爲，且式樣亦粗。若輩所謂機巧者，惟有織布一事，亦係婦人所爲。有一種布，甚佳且韌。其布或績麻所爲，或用一種

柔韌之樹皮爲之。

其人能知銀錢價值，不似山內各族，然却不貪心。某曾試之。有一次某送與頭人矮三以渠所中意之英國紅布做成各種物件並玉器少許，渠亦報某以鹿脯並鮮肉強某收領。由彼地起身，不過數點鐘，即到「賒釐務」地方。到時，值十點鐘，頗覺飢餓辛苦，急欲回到打狗。

未下船之先，先到赤嵌地方，此城在地圖統名爲郎嬌，惟此地尙在郎嬌之北，計有福建人二千灶，皆以販運柴炭、鹿角、生鹿、獺、豹、野貓皮、水牛、牛革爲生。

有一小屋在此地之西，係爲瞭望海賊及內地土人而設；因華人初到時曾與土人交戰，故須預防也。

次日風順，即行開船，經過鳳港，此地爲鄭成功夫人墳墓所在。鄭成功係中國將官，曾爲海賊，於一千六百六十二年戰敗荷蘭攻取臺灣者。

此鄉米最著名，但所產僅足自給。

「帖九辨」一大族，所居近於山傍，聞此地可出壯丁千人。

赤嵌居民，多以販柴爲業。其柴與本地土人克釐士交易，用烏槍、火藥、礮子並布匹所做各物件與之兌換。

某在「板寮」一日，欲到山內不果，因彼地居民逐處皆設法攔阻也。隨即起身到北

邊。

板寮是一座小城，約有二千灶。城在海澳之首，有一座山嶺環屏其東，恰障住沿海東風。

某所見岸邊居民，下等者皆以撲魚爲生。有一種烟草，得之士人者，最佳；布疋一種，亦佳，係由土人販出轉售；餘尙有米穀、鹿角、牛革及各種皮毛、火柴，些須皆運往府城脫銷。

時值風勢不順，離中港數里，卽行上岸。其地有鴉片、洋貨，運往府城者，在此漏稅。

次早爲三月初五日，七點鐘平安回到打狗口。

論臺灣漢番來歷

此事所最關涉者，須先查明彼島土人風俗，並中國與本國從前所有在臺通商原約。某今略就所見聞者，開列於左。

據臺人云：島內土人，中國並未嘗在彼設官管束，不算是服屬中國地方；衆人皆可遷住，若土官允准，則樟腦之事卽可舉行，某思此議大錯。

臺灣地方，本非中國命名。於一千四百三十年時，方有中國人到此。自是至今，而

全臺所有地方，中國仍未周知。

現在看臺灣山勢巉巖，彼地土人，尙不忘從前倭寇事情。因倭人於一千五百八十五年以前，與中國未經搆釁，駛船東來，曾到此「冰碯」海關地方。聞彼時曾與通商，但不知爲何年之事。故所有交戰得勝及調停定約等事，傳聞各有異辭。

鄭成功於一千六百六十二年逐荷蘭人離去一呢能爹啞「礮臺及包肯一小城，遂據住臺灣西岸之中。彼時議有一節，甚爲得力；餘所遞降書十八條，不過議準荷蘭所頓各埠貨物，許其携歸，其實仍多失落也。

論臺南包肯小城地近臺灣府

自一千六百八十三年，中國人陸續遷居此島，皆由鄭成功得勝占據而起。至今日遷居益多，土人益退入內山。故迤西一帶平壤，至海岸止，皆被中國占據。南北皆直占至山嶺爲界。

論臺北治丹、羅蚶山界

更有「治丹」、「羅蚶」兩山（原註：在麥桑禿古及艋舺埤頭）及艋舺之「荷威」，並南港江復有近「奎隆」之產煤各山，並其最膏腴之西南村落凡爲奎隆江所環繞者。

又東城外諸山地，直到「索圩」海關止（原註：即所謂噶嗎蘭廳也），皆經占據；其深並進至內地山脚爲界，至此乃不可進矣。蓋再進則土人兇猛，多與仇敵，至今猶然，不能逐之再退也。茲特於地圖內劃一線爲界，註明中國界限，此界外人亦失望，無從設法再逐矣。

論生番種類及風土、人情、互市等事

據云：有一大隊下甲人，起初是廣東人，最勤；最可憐者，被本地逐出，遷居於此，多任於能知禮貌之土人地方，與閩人之泛海者雜住，自北至南，隨在多有，未久即熟於土語。今多爲土人所藉以收買鳥槍、火藥、礮子及中西各種衣服、銅錫物飾、食鹽等件，復代販土人之鹿角、乾肉、熊豹等皮、薑、黃梨果、蔬布、樟腦等件，兩相兌換。物件既多，獲利亦廣。得此一番貿易，兩邊並受其利。

近日更通婚娶，故所得土人之山地益多；藉此基業，因以致富。財源既裕，用以販運，故樟腦一項，必須讓此等人爲之。

某於舊年四、五月間，於此等人家會到數處。有一家住在烏蘭東邊山脚。計其田地甚廣，所種番薯、烟葉、糖蔗等件，極多極盛；樟爐亦最多，都已起製。

其餘下甲人，雖亦剃髮打辮，與中國裝束相似，皆不知中國規矩。緣此輩皆視廣東

諸族爲主人，第聽其主調度也。彼人皆納稅於土官。緣起初所得之地，皆由土官給憑也。彼人皆屯貨於下甲城內，然後轉運到最近埠頭，售賣好價。

看各處土人情景，雖屬土官管內，並未有主僕之分，仍憑己意行爲；故土官法律之施於彼地者，自始至終，皆先細心講解，以通其情。其實政令所及，尙屬有限，大抵亦聽其所自爲耳。且彼地生性桀驁，斷難受約也。

又有一種土人，各轄各族，並不受土官節制者。其居住射獵之地，各據一方，不通往來。亦頗知選擇獵地，隨時遷移，以此爲生，與中國人之在平壤者耕漁資生，亦頗相類。時將田地出租，或賣與中國人，皆自立主意，隨時可行。賣時，將伊之憑據原單統付買主。至所有家產各憑據，並不與海關及外人關涉，且不爲外人所詒也。若使將山樹盡砍，變爲田地，或開鑿大石，及挖掘地內，取其所產，皆可任意爲之。中國人於此等皆有例禁，彼地皆無主，任人爲之。彼人亦知開礦，亦許他人於界內開礦；亦知起屋，屋制全不遵中國例禁，無拘無束，自視甚樂也。蓋彼之所行，自合彼地律法，及交界之土人律法，惟不合中國律法耳。緣不歸中國管轄也。惟田地交易一節，中國人可以與議，因買時須在所轄之官府加印也。即貨物售買者，皆有買單爲憑，亦當加印。加印一節，不過列官府銜頭，載明准買耳。

百年前，曾有一作書人，曾論迫樸一族云：此種人，自中國觀之，概指爲愚頑之類

。其實有一種眞智慧，且勝於西國之格致士也。卽現今中國人，亦謂此土人除與通事時有爭執外，餘〔無〕欺騙、偷竊、口角、詞訟之事，人皆互相親愛，極其公道。若有人以物持贈，皆不自用，卽轉贈素所幫助之人。

前歸荷蘭管轄時，似其地已有奉教者，故現在彼地人多通於荷蘭之語言文字。以荷蘭書籍問之，尙能檢出舊書之零頁，且不肯崇奉各神，最惡聞鬼神之事，故自己亦不立教，亦不誦經。

荷蘭人說此事甚詳。一千六百七十五年間，荷蘭史官曾記彼地風俗云：土人性情最好，亦最友愛，待荷蘭人亦好，並無偷竊及害人情事，結交亦甚信實。當荷蘭在彼時，彼人亦知以西字自寫所言等語。某看此語是實。據荷蘭書籍及前手文憑中曾說：追樸一族，在「白沙」地方（原住：在打狗口之東二十八洋里）有舊文憑一紙，係彼地土人所寫者。此紙於舊年二月間府城某先生曾寄來與某閱過。

或云：有一種土人，甚爲下等。此語係近於「索淤」土人所說。其人住居，近在「索淤」海關之東北岸「板崎」地方（原註：板崎係打狗口南邊一小城）。據云自己是「宅礪落」子孫，於一千六、七百年間與荷蘭、呂宋人同來此島，逐去土人，占住田地，乃擄此土人爲奴。其人面貌甚黑，性兇而毒，却與「麥里那」相似。卽荷蘭人所論內土各族許多好處，迨論到此族土人，亦無可說。

論番漢爭鬪事

彰化迤西之一帶山脚，中國人前所未到者，近日亦有文憑來往爭議其事，曾撥隊伍到彼，與土人交戰，因欲據其產樟之山也。此輩冒險邀利之人，於交戰事甚樂爲之，且決必勝，復籌備一項賞錢爲傷亡卹養之費。無如前進甚緩，而內地產樟既多，利仍歸於下甲之廣東人也。

內地各族，與下甲及迫樸之平壤土人，曾經合議，欲於此島設立主意人，自掌大權，勿受他人驅使。詢之衆議亦然。但據中國人之意，謂倘依此議，彼人誠爲願意，但土人地方，應歸中國管轄，不特他國不得干預，即土人亦不能自主也。此却似從前花旗國人欲轄亞墨利加土人，英國之欲轄阿西亞呢亞及新西蘭土人也。

論中外立約通商利弊

使中國與西國立約時不準於臺灣通商，西國人亦不敢以中國官員業經收稅，遂任意到此貿易，蓋西人原無不循理念頭，想抗拒中國官員，不令於所轄地方自據樟腦之利也。嗣後得以自便者，亦係中國皇帝格外加恩，準換前約，許西國通融辦理。故從前中國官員勒令西商於各埠採辦樟腦，只許與官商一家交易（原註：此商名杭，或呼爲庫杭，曾領官府執照者），此法實爲窒礙。嗣於英國換約時，即除此弊。今開列原約於左。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第二十二條和約有云：中國皇帝準西國商家於約內埠頭通商，無論何項人民，悉聽西商擇便貿易等語。是臺地亦在約內。故從前官員勸西商專與官商交易，今照和議所載，則前議不足爲憑也。若使中國與西國立約之時，將各處土人情形細載約內，亦天下之大利也。蓋既載約內，則各國可到彼地，亦與在下甲通商一樣，既可令中國之工藝增獲厚利，亦可以漸化土人使之馴服。且彼處土人，不特據某之意見謂爲易化，即從前久駐此處與之來往者，亦同此論也。今可預料，樟腦之事，中國官員異日必有一番翻約。現我國須從頭徹尾通行算過，目下先與定約，方保長久。

論前劉鎮臺會遣人至生番請其會辦事情

當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在赤嵌地方，劉鎮臺會遣人到多克察處，請其會辦番漢不協事情。彼不肯來，命其兩女同到，兼有桀驁不馴之文書，囑其女與中國官員說云：臺地百姓俱多失信，此次所議亦難準信；方今爭戰難息，却似兩個人共引一索也（此係彼地俗語，謂事勢牽引方長也）。此兩女所以放膽前來者，特翻譯官畢客淋爲之擁護也。見鎮臺時並不肯跪，致語既畢，卽行退去，視鎮臺蔑如也。

論臺南降叛等處

臺城之南，有城堡十二座，本屬中國所轄，現今只有九座，餘三城前經叛去，合於

東海島諸族。然自同治以來，又有許多城堡新入版圖者，願以後積漸降服也。

論臺南郎嬌城外設立礮臺

現中國官員意欲奏請於郎嬌城外「拖首板」地方設立礮臺，依西國前已故提督率卑魯及前任史官原議之意。舊年五月，偉廉先生有信，催某與官府說明，照部文所頒條款舉行；某已遵辦。且在前已接到總督咨文，又續接到欽差咨文，咨內所議，某彼時甚爲滿願，過後追思，始知被欺。兼以府城地方，某未經久駐，察看其舉行後事勢若何。通事鄭禮乾因某不在，遂將此事延擱。

某見劉鎮臺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所築「拖首板」暫時礮臺，頃已廢壞，存礮二尊及守兵數名，皆移於赤嵌地方。

據衆人云，此縣擬設第三望臺，現已出奏，未奉批回。此事應如何料理，請大人自行斟酌，某候信遵辦。

現總稅務司安打們先生及畢克林先生皆不欲中國於此地設立礮臺，並頒行中國條約於郎嬌地方，此事屬某職司，不敢不代爲上聞。

各人皆勸某信守土人之約，謂土人近已通好矣，某則不然。多克察於設立礮臺一節，並無異議，從前與某談論時，已說過此地爲礮臺地方。

「拖首板」設立礮臺，亦是緊要情事，顯然可見；蓋中國與西國均須在此地駐守，可令土人知畏，然後權勢在我，異日或有翻約，亦易鈐制。

某想山內野族之土人，若與中國交通，漸化美俗，於西國亦甚利益；蓋彼地倘與中國立約，即當依西國和約也。但土人各派既未與西國立約，並未受他人約束，除非爲所鈐制，不得已乃肯受約也。

論郎嬌地方番漢地界急宜清理

多克察謂郎嬌地方係彼從前所得，欲徵稅於在地之□□、□□兩種人，事在必行。某未知此縣與彼有否關涉。果係土官舊地，則漢人必須納稅於多克察，而官府不得收稅矣。否則，亦須用錢向多克察買斷方可。

論臺南險處宜設法保護海船

現某有數語欲陳，深望諸大人允準，想大人亦樂於允準也。臺島之南，算是最要大路，又算是中國諸洋中此處爲風浪最狂、地震最多地方。其南澳之岸並岸傍礁石數處，海船多在此失事。緣船駛到此，適值海灣急流故也。然停泊上岸，又爲必由路徑，應詳危險數處，設法修治。

論臺北及山中物產

今專論臺北迤北及居中的一帶。計自淡水至打狗口，所產各物，統計各處出產，似無有如此之多且貴者。

由打狗口再過數洋里，有島甚狹，前後向並受海風，兼多沙地，本難出產。近因各漢港潮漲，逐次遞縮，積漸壅成山谷，亦產有糖品、皮革及柴些須，但所產不多，難與迤北比也。

論產煤及茶、靛、樟腦地方

奎隆產煤之處，砂石必異。現勘過此種砂石，自奎隆起，直至拖首板以南，所在多有。拖首板者，即矯極南之地也。石油炭、煤汽油、光煤油三種，在「屈菱」、奎隆地方多見之。們順先生云：「麥庫里」地方，亦產此物；其地離海面四十尺。畢克林先生云：此各種之產於礦內者，「屈菱」、「麥庫里」之間迤西一帶山嶺，固產此物。若某所見，則迤南「色比里」一帶亦有之。然則合觀兩說，可知臺地所產，合南北皆是相同。故煤炭、硫磺、煤炭油等物，人只知爲淡水廳及迤東一帶所產，其實再迤而南亦有之，似山勢由東趨西，極於東海岸，皆是此礦也。

合此數物，加以茶、靛兩件，皆爲淡水廳及迤西一帶販售出口最重之貨。

樟腦樹產於內地，至「麥庫里」止。噶嗎蘭廳兼產有五、六十種雜件木料。合而觀之，計臺地所轄，及「麥庫里」部族止，可爲臺地出產最盛地方。

論臺北及居中煤礦

臺地迤北及居中一帶所有產煤大礦，人尙未知，開鑿者少。所開者不過在奎隆港口近水地方，因其地較別處產煤運道最便也。

舊年十二月，有管輪人姓都逢者，係福州船政監督由歐羅巴延到中國，專司煤務。此人曾寫有一紙文字，專論奎隆煤炭一節，字甚細密，已被人抄傳。

此人曾歷過奎隆、「赤姆」、艋舺、淡水至濱海止，計程共十四萬八千二百六十八畝。但臺北凡草木叢雜地方，皆無路逕，倘欲覓路，諸多阻碍，故都逢所搜索之處，爲衆所未歷，而新闢者亦屬有限。計所得煤礦祇有二條地脈。一條在上向，約在三十七寸四分之下，便是煤炭。此炭是石油色，又堅又實，不似彼條所產煤質甚雜，兼有硫磺土石等質，須經火鍊過，方可合用也。

都逢估計開礦之費，每煤一噸，須用三元三角七尖。其煤可比進口之煤好，煤價賣出，可獲倍利。次條煤礦所出尤多，但爲人所不屑耳。

若覓可鍊煤骨，爲鼓鑄鋼鐵五金之用，則臺地尙未見此種；卽或有之，亦當向蘇澳

海澳求之。

現所看各礦，仍舊未開。

論開煤法

開煤法如開町畦。每畦之外，各餘七尺，名爲煤柱，所以支架山地，使不傾壓也。然後乃逐畦開掘漸深，可得大塊煤炭。直開到天氣所不能通，或因出生阻任，無從開掘，方棄此礦另覓。開礦人歷久相承，悉用此法。若使煤礦少產五分之一，則所用木料亦省（產煤益多，則開掘益深，故所用支撐間架之木料亦愈費；意謂煤礦少產，則臺人便知早棄另覓，煤利仍在而用料可省也）。每日開礦，得煤之多寡，亦關器具之利鈍。現中國開礦人，每日工作八點鐘，僅開立方尺三尺，比西國工程，僅得三分之一，若亦與以利器，便可得西國工程，且省力也。

奎隆開礦，另有一種尖鋤。此鋤之一端用以開鑿，其一端又兼鎚用。計鋤長七寸八分，尖闊一寸五分六厘，鎚闊如鋤，長二寸三分四厘，柄長十五寸六分。

亞墨利加及歐羅巴兩洲，其開礦之利器有一種共四件，並一種共七件，各視礦內之性質，擇宜而用。至鎚、鑿、錐、鑽等件，尚不在此數內。

奎隆開煤，盛以竹籠。每籠所盛，不及二十二夾籠（每夾籠約盛水八升）。籠底貼

一木板，板略中凸（以便掣曳），固之以簾。盛煤出礦，乃擱於地上，掣而曳之。此法最鈍，歷時久而用力勞苦，若代以小車，車路鋪墊木板，則運之較易。其鋪墊必用木板者，因產煤地水多鹹酸，鐵路易於朽壞也。

礦內之燈，用小盞滿貯清油，以六厘徑、四寸長之燈草燃之，或撚紙浸油，隨地攜帶往照，亦可代燈。

所開煤，隨其大小，以手撿拾，分地堆垛。所餘炭粉，皆爲燒灰人取以煨石灰。若燒灰不要，則廢棄無用，反須燒燬，以淨地方。

論開煤經費估價

今將現開四礦，分爲甲、乙、丙、丁等名目，所用各費，統爲核算列左：

甲礦若開五十二擔，工錢須番一元，運費六角八尖（此運費係起煤出礦、挑運到山廠之費），澆水工一角七尖，傢伙、燈油各雜費扯算一角八尖，共估在山費二元。

乙礦若開二百六十擔，工錢須番七角五尖，運費八角一尖，各雜費扯算一角二尖，共估在山費一元七角八尖。

丙礦若開三十九擔，工錢須番七角五尖，運費八角一尖，各雜費扯算一角二尖，共估在山費一元七角八尖。

丁礦若開一百六十八擔，工錢須番三元五角，運費二元六角七尖，各雜費四角三尖，共估在山費六元六角。

今又列一單，開載各處運煤到發售地方之費。所載中國擔數，折計西國磅數，每擔折一百三十三磅三三。

甲礦五十二擔，在山費共番二元，折計每百擔應番三元八角四尖；運到奎隆發售埠頭，運費十元，共十三元八角四尖。若以西國噸數計之，折計每噸應在山費六角四尖，運費二元三角，共二元九角四尖。

乙礦二百六十擔，在山費共番七元八角，折計每百擔應番三元，運費七元四角，共十元四角；折計每噸應在山費五角，運費一元二角三尖，共一元七角三尖。

丙礦三十九擔，在山費共番一元七角八尖，折計每百擔應番四元五角六尖，運到淡水江邊，運費一元，共五元五角六尖；折計每噸應在山費七角六尖，運費一角六尖，共九角六尖。

丁礦一百六十八擔，在山費共番六元六角，折計每百擔應番三元九角二尖，運到內河，運費一元，共四元九角二尖；折計每噸應在山費六角五尖，運費一角六尖，共費八角一尖。

合觀以上兩單，便見開煤及運煤兩費之較數。可知北路一帶運煤之糜費反鉅。若據

都逢本意，擬請中國亦照西法，以小車運煤，利器開煤，則甲礦煤炭每百擔只須用番二元至三元爲止。

就現今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計之，奎隆一帶，全年開礦所得煤炭，不能至三萬六千二百一十八噸一二，復在本地銷磨去四分之一。以後若株守此法開掘，據都逢所算，一礦之產，數百年後開掘不盡也。

高山諸水，伏流地中，順注於奎隆以南各煤光，灌入煤礦，故澆水工費頗繁。

論開煤之險

據其所揣，近奎隆數座火山，與煤礦恐有窒礙。雖現在各煤礦尙是照舊無事，若經一番地震，恐火山之火，或迸出於煤礦穴中也。倘地震時礦內人站立不定，事勢亦極危險。但開礦者總不灰心，因煤礦在奎隆緣山以上，地極曠闊，足償其願也（謂煤多利厚，死亦甘心也）。

論中國開煤阻撓等情

中國工商欲阻開煤之事者，議論甚妄。因華人與各國人風氣相類，但思利己，不顧利人；甚至於己有利，無論何項人品，皆與納交。惟官府紳士尙少此習。其議阻開

煤之說，謂於栽種有碍。且礦役現在麇集，倘煤礦或竭，則若輩舊業已荒，無可覓食，勢必聚衆妄爲，不畏官府法紀也。此等鄙見，蓄積不化，卽領事亦無如之何。除非日與往來，緩緩勸導，餘無他法。

論火山

今另附一紙報單，詳論火山，似亦有裨益之處。

彼地所謂火山，非火山也，不過於山脚近水處，因煤氣鬱蒸於內，乃時從山罅透出煤烟。此火係煤光，非火光。計天下此境最多，是名光煤。「厄伯呢」山（在意大利國北境）迤北一帶，尤多見之。「識星里」島（在地中海中）內之「麥氣哪把」地方，光煤氣蔽地甚遠。白來士在「庫里美亞」（在黑海）海關，亦曾見過。或說有一種雜色石中，亦含煤氣，其氣却似「加士邦」（卽裏海，在黑海之東）海邊之「伯爾效」火山之煤氣，惟彼山除煤氣外有石腦油之氣蒸出耳。光煤氣在「亞墨里駕」部洲亦有之。

據門順先生云：渠在打狗地方，約離府城之東四十里，親見有火山一座，名「非素亞」，亦係光煤氣所成。某於屈茨之北，亦曾見過。屈茨地方在「淡水烏蘭」之東，彼山石罅所流，有一種石油泉。有時煤氣與石油泉一迸湧出，有時層遞而出，其泉源時亦枯涸，需數月或數年後又發。初發時，泉水先流，次發煤氣，次湧石油。若煤氣同泉水

迸流，則煤氣甚冷，不聞其臭。又屈茭之煤氣迸出，甚爲有力，聲亦甚洪，能自發燃，或燃至數年方滅。若所謂眞火山者，景象與此頗異。

凡煤氣不能自湧，或因地震時陷入數寸，或地上枯草薰灼日久，因而發燃，乃引出其氣爲光，既燃後，亦不自滅，須遇甚狂海風，撲之方燼。

火山在一帶群山之頂。計自屈茭各山起，至「施噲美啞」各山止，又自臺灣南澳迤東各山起，至迤南各山止，所在多有。某於屈茭及南澳等處，見過大石，曾經測驗知之。卽駐札打狗之們順先生在「麥庫里」地方，畢客淋先生在「毛里遜山」及近山一帶，皆曾見過。

凡近煤氣地方，其砂石、磚灰、黃土、紅土，皆與別處較異。

煤氣初發時，遠在山顛，人或未覺。直待草木皆燃，融化石油，流到附近地方，見者方知此煤氣與地氣相合則能發火。彼時草木皆燃，土石並灼，遙望各峰頂皆有火光，故在地人亦概指爲火山也。

中國所論臺灣火山諸書，想必不能細辨，但載明此火能燃耳。其實上文所論之火山，皆非有湯泉氣（謂山產硫磺，湧成湯泉者）。

若某在淡水及在奎隆之西，金包里，大有港與近艋舺地方所見眞火山，皆有湯泉氣。湯泉氣與煤泉氣各異。湯泉氣，在眞火山常有之。火山高者至三千尺，中多藍色土及

青色水晶料，暨土內數種如飛甘石灰鹹硫磺等類，兼有紅黃兩色赭石，並融出之石汁粉石。

山有湯泉氣者，皆屬火山種類。此氣於未經開鑿之先，或伏流而注於山根，或鬱積日久乃迸裂山根而出。又另有一種硫磺色之輕氣，被地氣沖散後，餘質乃凝結為硫磺色，如五金之類（外國以磺為流質，伏流磺內，其凝結者乃輕氣已散也）。以上所論各種，看似細微，無關緊要，其實可以測知臺地出產，並磺內所出各種異物。

論石油一種

此種係代理淡水領事官約翰多卓覓得，產在「烏蘭」東南二十洋里，屬於土入境內，及一帶高山皆有之。該領事曾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在奎隆砂石中測驗煤炭者。據云：此石油從山脚罅中流出，下甲人以六尺徑之大水桶承之，或於樟樹根旁掘得之。彼鄉居民，以此燃燈，兼醫輕重各傷。其油件前曾寄回本國，存於紐約之博物院。現中國官禁止開掘，及裝運出口。

論硫磺一種（硫磺出口，雖亦為和約所禁，但此物於此島中，實關要重之物，今

亦載入報單）

由海濱開船，往西向淡水駕駛，約二點鐘，到一土角（土角謂海岸之旁砂洲突出，橫亘於海面者是也）。其土角已繪於圖內。前奎隆一帶所見煤礦之砂石，凡海濱一帶所在皆有，但漸遠漸變，至此則益變益奇。石形或稜角凹凸不等，甚覺嶮巖。此石定因火山迸裂時經過此地，爲所冲磕也。再進少許，與土角相對，有一座真火山，高一千四百五十尺，名金包里。又向西少許，復有一座真火山，名大有港，山高二千二百七十五尺。大有港之南，離海面四百五十尺，臺灣所謂淡水礦者在焉。諸火山皆產硫磺。其磺却似拍拉吐江之湯泉氣。拍拉吐江者，在「省佛淋食士庫」之北，約近於赫里那山。湯泉氣與硫磺所以各異者，彼地之湯泉氣有時迸流溢出於花剛石之外，臺地硫磺逐俛產於地內也（蓋一爲流質硫磺，一爲已結硫磺也）。

奎隆之煤礦砂石，所在皆是，或被粘膩粉石壓蔽其上，故伏藏地內，乃未見之耳。火山所有硫磺，本係大塊流質，粘爲一片，磺中兼有深藍色土泥、鮮黃色鐵粉融結在內，故初看時色瑩如金。復有地內紅白兩色膩土雜結其中。合此雜質，經山罅或山峯上湧出冷暖兩泉，與爲融淬，乃結成凝質。

大有港草木叢生山邊，而各種竹樹爲多。某會親登此山，尋湯泉所出之區，細究形迹。初到時，小溪從身傍流出，因山形所蔽，遙望不能全見，故湯泉全勢亦不可見也。某因立一標竿於硫磺所出之處，兼開掘少許藏之。時已見湯泉甚熱，味略帶酸。若

後來此島爲人所得，則此種酸泉，除臺地西北一帶販糖人視爲貴重外，餘亦無用；緣彼地蔗最多，製糖需用此種也。

某隨尋到溪邊，求攬全勢，路徑甚難。其溪泉與湯泉氣味相同，亦略帶酸。

再沿溪行數碼（每碼合中國二尺半）之地，乃得湯泉源頭。初聞溪聲湧出如沸，所歷之地，步步皆嗅，有磺氣。漸到湧沸處，俯身下視，覺磺上拂眼鏡，鏡爲障翳，望物皆不之見。

溪水屈曲而下，聞處一靜，復值湧沸所在，則石罅中湧出之泉聲，如輪船上之湯氣筒。

某爲磺氣所觸，呼吸甚覺不調。近源頭五十碼之內，草木皆被燒燬。

倘石罅湧泉之處，泉眼或有淤塞，則湯氣鬱極，湧出轉覺旺盛，遠望之如一盆熱湯上蒸也。某因親到其傍，約離十五寸左右，按之以掌，掌爲所灼。其沸聲不斷，好似一手藝店方在做工之時。不幸方看時，忽值二、三百尺狂風捲空而至，繞於此山，似將某身裹住。此時雷電交作，霖雨驟來，覺頭上有甚怒之天威，脚下爲極危之世界，忽別換一番景象，乃膽怯而歸。

大有港與金包里所產之磺，大略相同，而是港較佳。若淡水磺，形亦頗似，而出產較少。

製礦之事，雖爲中國所禁，而臺地仍有偷製者，皆在大有港地方結聚一小村落。其礦竈之安置，頗爲妥貼。先擇於山之平曠處爲竈，覆以枯草（原註：此草並可爲製礦時代薪之用），上安鐵鑊，下塗以泥，外砌以磚，乃成一小磚灶。然後將開出之礦，淘洗沙土已淨，放於鑊內融化。融後，時時以物攪之，挑去雜質令純，方傾於木模內（原註：模形似圓錐而中處），俟冷而凝。然後揭開模底，徐敲模頭，模內之礦，乃從底脫出。每塊各肖模形，並重四十五磅左右。承辦者私以本地船裝備偷運到金包里鄉中發售。售有定價，某不能知。至擒獲沒官之事，皆承辦人包領。

某在大有港時，見過已成硫磺堆積地上者，估價尙不止番銀五萬元。

臺灣火山所有硫磺，皆藉湯泉氣與之銷融，蓋湯泉氣內兼有一種硫磺之煤炭氣，加以礦內之地氣。當地氣與磺氣相值時，煤氣亦感合於內。三氣各有應得分兩，乃合聚而化。

五金之類在礦內者，並受此山之火氣，相與煅煉，蓋歷今尙然也。所見已成質之硫磺，非初開時卽成此質也。

又一法，用盛水大器具置於磺礦之穴孔，久爲磺氣所蒸，乃得一種硫磺，商人所名爲磺粉者是也。其取法頗不費力。有人試過，但不甚獲利耳。

許多年前，法國有一夥人，用大項本錢於「瓜地律襲」地方取磺，後來甚爲失意。

因此島有三十八處湯泉氣，較他處爲最多，不謂製造一年，得磺僅及五噸。

論石礬

大有港山上，某曾見一種藍色土，流布海面。近於「嘴等加」地方，產有一種石礬。現任中國海。卓先生曾於奎隆土內掘得數個。

在淡水廳之南，有數座土山，約離海岸三十洋里，近在打狗之「邑匏山」，此礬在彼地蛻殼甚多。

以上討論數種之物，所以證臺地火山之理，兼詳其地內土產也。

論樟腦一種

樟腦樹生於內地至「麥庫里」止，噶嗎蘭兼有之。

居臺灣中段之下甲人，皆以製造樟腦爲業，法極簡妙，不似日本之鈍也。日本皆將樟木入釜煮之；臺地則析爲細條，每條方圍二寸半，長三寸，叢插於磁罐之內，此器下通湯氣，湯氣上蒸，將逐條樟木之油蒸迫沸湧而出，與松枝之膠燃迫而出者極似。然後愈蒸愈沸，化爲樟氣，上竄於冷水櫃，遇冷凝結，乃成樟腦。

……………(圖略)

今將各物合繪爲第一圖，用甲、乙等號爲認，逐一詳列：

甲爲冷水櫃；

乙爲圓磁礮；

丙爲櫃與礮通氣之項，用麻紮之，令不通風，外束以藤，藤外以土塗之；

丁爲圓磁礮之底，底用圓木餅兩個，各鑿四小孔，以通戊處之湯氣；

戊爲煙湯出汽之釜；

己爲爐火之竈，所燒柴皆以十寸長爲度。

第二圖係指示製樟腦砌爐竈之法，亦用地支爲認：

爐底砌磚爲之，經日晒過。爐邊如子、丑、寅、卯四隅，皆用三寸厚木板貼之，板各有孔，用圓木貫其中，使前、後、左、右每兩隅之板有所鈐束，以籬此爐，故爐經湯氣不裂。外有爐罩，以薄板及竹草雜爲之。罩無他孔，只開一門，以通風透火而已。每爐日可出樟四斤（原註：卽外國磅五磅又三分之一）。當方蒸之時，此油經空中養氣，固可凝結成腦；若將油攤於內地地上，或有船之埠頭地上（謂近水處也），皆可成腦（三法皆取其遇冷而凝也）。此種取油製腦法，本地人皆所未知，但歐羅巴、亞墨利加兩洲人欲行比利民之事，於臺灣亦屢不能。

當樟腦於冷水櫃內方經取出之時，尙有油氣、水氣並凝在內。彼時卽裝桶內，下船儼去。逐桶經海關秤過，計百斤之稅亦須費去五斤。迨由本埠儼往他埠，經舟中一番積

壓，一番盪漾，油氣、水氣多由桶底漏出；到埤過秤，斤數復多虧短，又係買主賠墊。若再經日氣所晒，更乾些須。計冬天東北風時，每百斤須短八斤至十斤，夏天須短十斤至十二斤，全年扯算，須短九斤至十一斤。故所得之利，不能補所虧之數，平心而論，價似當加。

論包辦樟腦之事

採辦樟腦章程，經花旗官員與中國官員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在省城大議此事。嗣後安平城所爭論之事乃息，而包辦樟腦之人，行規亦漸廢弛。

樟腦一節，現與舊規不同，因包辦人自己廢弛，已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間轉賣與他人包辦故也。

今可預料，樟腦之事，中國官員異日必有一番翻約。現我國須從頭徹尾，通行算過，目下先與定約，方保長久。

論木料一項

某會收臺地各項木料甚多，惟價值尙未周知。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將各種式樣寄回本國博物院中，有若干種木料爲中國所貴重者。

有一種名柏木者，木無甚油汁，亦無味，多製爲木碗、木拌以盛食物。此木有一種紋理細緻（原註：乍看不覺）、木質甚堅者，中國人兼取爲雨屐。

有一種毛木，所產甚多且大。中國人多取爲桌、櫈、窗櫺、門戶之用。

有一種名市頗，多取爲槳櫓、鋤柄、樺柄及一切常用之雜件。

有一種名雜加丁，多取爲飾物之用，如飾桌四圍或桌面等項，色極光瑩。

有一種絲秧柳，中國人說此木價值頗昂，而取用最廣，多運往廈門，亦係飾物之用，與前木同，色則淺淡。

有一種亦甚貴重，名爲柴寮，多取爲圖章及細緻器具之用，或雕刻爲鏡架。

有一種名桑肥釐，出產頗多，亦爲適用之材。若爲船料，入水經久不腐。但價值頗昂耳。或用爲器具，亦佳。船上龍骨，多以此木爲之。

有一種甚巨，名爲烏停，多鋸爲板。

有一種名爲沙虫，此爲本地杉木，看似甚佳，若較勝於內地之販往臺灣者，而實不合用。

有一種菓品，名爲龍眼，出產最多。核黑而瑩，外裹一重薄肉，味香而甜，再外有壳，壳似褐色。

有一種名爲樟木，出產亦多，其適用處西人亦盡知之，可不必論。

除此數件可以臚陳外，餘尚有沙龍眼，卽野龍眼並坑榛兩件，皆與上文市頗木適用相同。

有一種名爲迫樸，極似柏木，用亦相同。

有一種名爲斑亞（似是斑蝥），此是出臘之樹，其子多取爲榨油燭外皮之用。

有一種名爲香柳，又名柳樹；又有一種名爲市父，多取爲傘骨之用；又有一種爲烏木。

在噶嗎蘭廳，產木最多地方只有一處，若許西國採辦，有兩種木料可爲造船之用：一曰板莫，一曰樟木。其板莫一種，係由採聽人傳聞出來，此種木料甚多而巨，徑長自二十寸至三十八寸不等，木勢極直，最堅最佳，節目亦少，若以樟木比之，其出產尙少於彼，卽內地所產，彼木亦高於樟木，樟木高不過十五尺。

若各鄉至山旁皆作鐵路，則噶嗎蘭廳及港口運用較易，費亦較省。

論臺灣、廈門兩處海口宜建旂燈以便行船

從前原望生理日暢，但以現今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卽中國辛未年）計之，既無加增，並無起色。船稅尙照舊徵收，惟臺灣兩岸未設引船燈（夜間高懸，以照駛入港之路）。輪機廠已設，原望船隻出入便益，故設立官府、厚給薪水，至今計將二年矣。廈門、

奎隆尙未設廠，俱立有引港旂（旂桿插水，以便認港）在彼處港口，然船舶來往，仍不能常保平安。

打狗地方，未經籌費設立引港旂並挖土機器，令水道淺深一律，以便泊船。前年有一通商西人，自行置買引港旂二面，一立港外，一立港口，計費九百元，因官府不肯墊發，託言無款，延至一年，商議終無成局，其人遂將旂移去。據稅務司意見，臺港礁石甚多，誠覺危險，但兩岸甚高，即設燈亦被障蔽，故不必設。此論甚謬。前據赫德所論，臺地迤西一帶，由山脚至海岸，約得平原地闊二十四洋里（每洋里合中國三里又三分之一），高於海面者不過五十尺。

海岸一帶，青泥每漲，壅於平原之上。其土經漸漬而鬆，一遇地震，最易裂陷。其陷處深長而曲。復經山泉挾沙灌入，積漸填滿，而日氣所晒，漲爲霧靄，往往罩住山岸。加以海風揚沙，高矗半空，障翳益甚。余前年二月間在打狗及臺灣府城，親見此景。

在海中天氣極清、日光極亮之時，所有近岸各山，有不止四千尺至九千尺之高者，一經障翳，有時並尖峯不能望見，故測算須憑海道地圖。此圖經前人幾輩考較摹繪，大都相符。惟內地各山，諸圖不符，有係天清時所測望者，列有記號，最便使人觀覽。他圖未列記號者，皆係有霧時所測，非善本也。

論釐金稅則宜減輕

內地生理，現尙係我輩經紀。惟此縣於舊年新設釐金，抽法甚重。有時釐金之升降，視通商各國生理之盛衰，官府隨時定例。加以捐輸之事，爲費甚多。想其意不過禁遏臺地客商，以阻壞我輩生理耳。

稅既重而漏者多，雖西人在中國海關者亦極思出力整頓，憑公辦理，以期永守和約，然仍不能於此一礮地地方（一礮地，謂礮力所及地方）遏絕漏稅，以保護守分商家。在汕頭所有入口釐金現額，亦與從前無異，約得廈門四十分之一。大約入口各貨，自汕頭至廈門，皆與前額相符。廣東石龍地方，並漳州內地，禁遏漏稅之法最好。舊年廣東洋藥一項，凡由洋船裝運者，皆已勒令加稅。惟所有中國商家雜貨，准於外國通商地方起運上岸，尙不中用，因出口、入口之正稅釐金，准於和約內所載碼頭並未載碼頭皆可抽稅也。

現和約未載之碼頭，稜（閩中土字，作租字、賃字解）與民間令其收稅，其稜額作爲海關正稅。其民間所出稜額，卽於本地商家稅額內抽收。今稜者因商家未旺，特將稅額減輕，意望各口生理，盡向此地買賣，則通商各碼頭生理全停，而此地生理大旺，獲息必厚矣。

臺灣南埠與西國通商地方，國課減收甚多，凡農家在「烏蘭、高市」等處，其獲息亦厚。

從前在此港內作生意的船幫，於今年俱到廈門去矣。是以出口往外國去的糖業，此處今年已停止不做。

臺灣北埠有出產最要貨物，如樟腦、烏龍茶，若許出口到花旗地方，可令花旗人利息加增，從前虧本事情，皆有轉機。從前所望生理日暢者，其先原指望此事耳。

煤炭並茶稅必須減輕。保護商家之法，尤須添立規條，亦宜設法清理各積欠賬目。如欲行此數事，淡水廳衙門，宜由「抽加饜」移至艋舺，緣彼地距南埠過遠也。

南埠有抽洋桅之稅。此稅在正稅之外，必須停止。即中國生理在外洋，小船者亦可豁免。

以上所有應改並應添之法，在外國皆易施行，惟中國則多阻碍；緣外國行事，皆期於中外商家並受利益也。現我輩由前手局勢觀之，知後來已屬無望。除非西國人權勢有較大於領事官者到此，方可令中國聽從施行。

論保護教門

臺地難免有可惡瑣事，實由讀書小人用詭詐方法施害於在地之西人，緣讀書人最爲

有權。卽如近日廈門地方，有捏造搖惑民心告白與教士爲難者，致令本地講書教士被衆人責打驅逐出境。余見此事甚險，不敢刻延，立到本地衙門請示嚴禁，並卽時協同擒拿此等棍徒。

昔年安平城爲開花礮攻破後，水師提督烏魯彎適領全營駛至廈門，故捏造告白之人，卽經擒獲送官。官立於花旂教士拖米及中國教友四十人面前，答責二百板歸結，一時傳遍廈門。縣官距廈稍遠，初猶遲疑不來，後帶兵馳至廈門，適教友有被伊親戚劫取財物者，官到亦立予懲治。余思此事，亦適藉水師兵船到廈之力，當經遍諭教友，一時幸得了事，勿得狂以爲常，蓋地方官民欺凌教門，原爲和約所禁，但和約亦未經載明官應立予懲辦。嗣後遇有睚眦小故求伸理者，應赴中國地方官呈告爲是。且爾等如果事事循理，上天必能庇佑，較之告官伸訴，其事更爲可據。卽和約內備此一條，亦係憐憫教門，使有所恃耳。

余曾馳書詳論艋舺及臺灣南方滋事辦理情形。他處知此事者亦必以余爲然。中國人有造予商問此事者，余與反覆辯論，意見相合。嗣後英國大臣如公爵客拉邦以及中國大員，美國執政亦以如此辦理甚爲公允。

論廈門入口貨物

某前年所寄報單，已將去年洋貨進口甚夥，詳細開列，皆係由香港轉運到廈門。計英國有兩起輪船，係到福州、汕頭、香港者，仍與廈門口輪船每月定期照常開駛。此船運印度之鴉片、棉花及英國之洋布、呢羽、洋銅鐵等貨，並代運天津、燕臺、牛莊等處之粗棉花、藥材、豆餅、豆子及上海之粗棉布、藥材、生絲、綢緞、寧波之粗棉花、福州之杉木、雜貨等件，皆運至廈門口發售。大約廈門所用粗棉花，得之印度及中國北省者最多，細棉花、呢羽、棉紗悉由英國、印國運來。又如暹羅、安南，則有米及鹹魚進口。臺灣北埠、中國北省並今年新有遮駕及新加坡兩處，均有米糧、油餅、豆餅進口。所有洋銀，概由香港、臺灣、小呂宋等處運來。麵粉、麥、煤油、鋼鑽等貨，則由美國運來。生鐵、熟鐵、鋼鐵、鐵板、鐵釘等貨，得息甚薄，係一商家獨攬運售，如有他商私販，照例應治以罪。

今另立爲甲、乙二單，內詳載進口貨物，並本年通行貨價，及內地馬頭名目，並內地稅釐、外洋統稅，以及洋商在內販運失利情形。又另一丙單，專載鴉片一項。其單俱附於後。

論廈門出口貨物

出口貨物，以最要者另列爲丁單。單內惟茶、糖爲附廈一帶之土產，而出洋尤以茶

爲大宗。甲單內詳載運往美國茶葉名目，並茶數多寡。以今年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較之上年，計出洋茶數少運七十三萬五千七百九十一磅。又戊單內載由產茶地方運至廈門釐金若干，與外洋總稅若干，兩數相較清款。其單內又附載各國洋商與美國洋商販運失利大概情形。又已、庚兩單均載去歲一歲中外洋出入口船隻若干。另粘一圖，係余倩船主勿氏暨管港某先生以一百年前洋人即修所繪圖式爲憑，細心參考，又經美國教士拖米、英國教士得吉利及中國人數人詳閱寄回，內專論產茶地方，及內地最要諸馬頭情形。查產茶地方極遠者，詎廈不過二百洋里（係以英里計算），水陸均可通行。中國官員如不阻禁，西人到彼最易。

年前，漳州一帶，大遭兵燹，死亡過多，生理歇絕。今欲城市照前熱鬧，買賣照前流通，非培養多年不可。目前民間大欠生色，城牆雖少有添砌，廟宇尙多損壞，卽已修者，均吝惜錢財，不能耐久。

論臺灣府城及打狗地方通商馬頭貨額

到臺貨物，如三號鴉片、布匹、呢羽、蕪袋、粗棉花、紫花布、扣布、生烟、鋼、鐵、紅磚等項；由廈門運往者多，由上海、寧波、香港者少。

今將本年進口貨價列左：

第一號鴉片每箱六百九十元，第二號鴉片每箱七百元，第三號鴉片每箱六百九十元，灰色竹布每匹重八磅又四分之一價三元三角，紅羽緞每匹價十九元二角，大紅嘜咬每匹價九元五角，蔴袋每一千口五十元，粗棉花每包三十元，鋼每百斤九元，磚每千塊九元。

今將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冬季起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九月三十日秋季止爲本年生理，以〔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冬季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秋季爲舊年生理，兩年消售布匹、呢羽數目相較，列單如左：

本年售布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四，舊年售布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匹，計短售一千三百二十八匹。本年售呢羽二千九百二十四，舊年售呢羽四千九百三十七匹，計短售二千零十七匹。

出口最多之貨，有白糖、紅糖、米糧、蔴麻子、花生餅、青豆、白豆、龍眼、樟腦、薑、黃蔴等件。糖貨往北邊最多，如寧波、上海、天津等處；米則多往廈門，蔴豆、薑黃及各雜貨，除樟腦運往香港轉售西國外，餘皆往各海口馬頭。

今年蔴麻子出產比前年較多，緣本年天氣最佳，故生長極盛也。若使此貨過料出口，到西國脫售，蓋蔴蔴在花旂現在得價易售也。

今將所開各貨，估以常時市價，開單列左：

白糖每擔六元五角，紅糖每擔二元五、六角，米每擔一元二角五尖，蔴麻子每擔二元二角至一角五尖，樟腦裝好者每擔十二元，花生餅每千塊八十元（似係榨油以後之粗渣），青豆每擔二元四角，

白豆每擔二元二角。

全年洋船在臺灣府城並打狗來往者，開一清數，是爲辛單。

淡水及奎隆馬頭進口貨物最多者，輒及棉布匹頭、羊毛匹頭、磁器、烤皮、五金、各類洋鐵並兩號鴉片，大抵由廈門運來。

今將進口各貨，估以常時市價，開單列左：

一號鴉片每箱七百二十元，二號鴉片每箱七百元，本色洋布每匹重八磅又四分之一價三元二角五分，白洋布每匹四元，嗶吱每匹三元，大紅羽縐每匹二十一元，大紅嗶吱每匹十元，鉛每擔九元，輒每千塊六元。

今將進口各貨，本年生理與舊年生理售數相較，開單列左：

本年售輒三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六塊，舊年售輒三十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一塊，計長售一萬零七百六十五塊。

本年售棉花匹頭三萬五千七百六十六匹，舊年售三萬二千二百七十七匹，計長售四千五百四十九匹。

本年售鴉片六百六十八箱，舊年售七百二十箱，計短售五十二箱。

本年售羊毛匹頭三千二百三十一匹，舊年售二千一百六十一匹，計長售一千零七十匹。

本年新售烤皮八百三十四擔，舊年無。

本年售五金類鉛錫兩項一千二百三十五擔，舊年售四百九十擔，計長售七百四十五擔。

出口貨物最多者，樟腦及茶兩項，係往花旗發售，多先運到廈門、香港，再行轉運。煤炭多往上海，米糖、黃麻、牛皮、籐皮、木料、木板、堅木、樟木多往內地各馬頭，而廈門尤多。

今將上項出口各貨，估以常時市價，開單列左：

樟腦每擔九元，烏龍茶每擔二十元，紅糖每擔三元七角五分，米每擔一元二角五分，蔬每包重八十八斤價九元至十四元，煤炭每噸二元至二元五角。

今將出口各貨，本年生理與舊年生理售數相較，開單列左：

本年售海菜五百一十擔，舊年售六百六十擔，計短售一百五十擔。

本年售樟腦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一擔，舊年售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九擔，計長售三千零二擔。

本年售煤炭二十六萬七千六百三十九擔，舊年售四十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一擔，計短售一十六萬七千九百五十二擔。

本年售蔬一百四十三擔，舊年售八百五十三擔，計短售七百一十擔。

本年新售通草紙二十二擔，舊年無。

本年新售籐皮四百四十八擔，舊年無。

本年售米一萬零八百四十六擔，舊年售三萬七千二百七十八擔，計短售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擔。

本年售各木料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六，舊年售七千六百三十，計長售七千九百一十六。

本年售茶四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九百四十四磅，舊年售五千九百五十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一磅，計短售一千一百九十六萬八千三百六十七磅。

以上出口茶一款，尙存二千擔，待年終再運；緣海島生產各茶運往花旗者甚多也。

頃有三號船隻已由淡水開往花旗紐約地方，係載福州、香港貨物。內兩號裝烏龍茶一萬包，一號裝樟腦二千一百九十一擔。

今將本年生理，自〔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冬季起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秋季止所有進出口各船，並現泊各船，及其所運各貨，開一清款，並與舊年船隻相較，開單列左：

輪船進口單

冬季由廈門到淡水一號，載鴉片六百十五箱。

春季由香港到廈門、轉到淡水一號，載鴉片六百十五箱。

夏季由香港到廈門、轉到淡水二號，載鴉片一千二百三十箱；又由廈門到淡水空船一號，載石頭一百七十九噸。

秋季由香港到廈門轉到二號，載鴉片一千二百三十箱。

共計輪船七號，計載貨三千八百六十九噸。

帆船進口單

冬季由廈門到淡水四號，載雜貨五百九十九噸；又到奎隆一號，載雜貨二百八十三噸；又由上海到淡水一號，載雜貨二百二十二噸；又到奎隆八號，載雜貨二千三百六十五噸；又空船二號，可載六百五十八噸。

春季由香港到淡水一號，載雜貨二百七十一噸；又由廈門到淡水一號，載鴉片一百二十六箱；又由福州到淡水一號，載雜貨一百一十四噸；又由寧波到奎隆空船一號，可載二百四十噸；又由上海到淡水一號，載雜貨二百零七噸；又到奎隆三號，載鴉片八百六十三箱；又由汕頭到奎隆空船一號，可載二百五十三噸；又由香港到淡水一號，載鴉片三百三十五箱；又由日本約哈馬馬頭到奎隆空船一號，可載三百四十六噸。

夏季由廈門到淡水七號，載雜貨一千一百三十九噸；又到奎隆二號，載雜貨四百八十噸；又由福州到奎隆一號，載雜貨三百三十九噸；又由寧波到奎隆一號，載雜貨三百七十四噸；又由上海到奎隆空船一號，可載二百八十八噸。

秋季由汕頭到淡水空船一號，可載二百五十五噸；又由廈門到淡水五號，載雜貨七百七十五噸；又到奎隆四號，載雜貨九百零三噸；又到奎隆空船二號，可載四百九十五噸；又由上海到奎隆六號，載雜貨一千九百三十六噸；又空船三號，可載一千二百零七噸；又由香港到淡水一號，載鴉片二百八十六箱；又空船一號，可載石三百一十五噸。

共計到淡水二十五號，載貨四千六百四十四噸；到奎隆四十號，載貨一萬二千三百九十八噸。淡水進口者：共計英國十五號、法國一號、荷哇炎一號、北日耳曼十五號；奎隆進口者：共計美國六號、英國十六號、璉國一號、法國一號、北日耳曼十二號、挪耳回四號。

輪船出口單

冬季由淡水往香港一號，載樟腦六百十五噸。

春季由淡水往香港一號，載樟腦六百十五噸。

夏季由奎隆往福州一號，載煤炭一百七十九噸；又由淡水往香港二號，載樟腦一千二百三十噸。

秋季由淡水往香港二號，載樟腦一千二百三十噸。

帆船出口單

冬季出淡水往廈門二號，載茶三百十四噸；又由奎隆往廈門一號，載煤一百十四噸；又由淡水往福州一號，載木板一百十四噸；又由奎隆往上海九號，共載煤二千五百八十七噸；又由淡水往香港二號，載樟腦五百一十噸；又由奎隆往香港一號，載煤四百六十二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春季由淡水往府城一號，載米一百十六噸；又由奎隆往汕頭一號，載煤二百五十三噸；又由淡水往廈門一號，載茶一百七十一噸；又由奎隆往福州一號，載煤一百十四噸；又由淡水往寧波一號，載糯米二百七噸；又由奎隆往上海七號，共載煤二千一百三十一噸；又由淡水往香港

一號，餵樟腦三百三十五噸。

夏季由淡水往廈門二號，共餵茶米二百八十二噸；又由淡水往福州一號，餵煤一百九十二噸；又由奎隆往福州一號，餵煤三百三十九噸；又由奎隆往上海六號，共餵煤二千二百九十六噸；又由淡水往打狗一號，可裝餵一百二十六噸；又由淡水往香港一號，餵樟腦一百五十噸。

秋季由淡水往廈門四號，共餵茶七百三十五噸；又由奎隆往廈門五號，共餵煤一千八噸；又由淡水往寧波一號，餵糖二百十四噸；又由淡水往上海一號，餵樟腦一百三十七噸；又由奎隆往上海十號，共餵煤三千二百四十六噸；又由淡水往香港一號，餵樟腦二百三十八噸；又由淡水往紐約二號，共餵樟腦五百七十噸。

計四季淡水出口二十三號，共餵四千四百二十一噸；奎隆出口四十二號，共餵一萬二千五百五十噸。內淡水出口：英國十二號、法國一號、荷哇炎一號、北日耳曼十四號、挪耳同一號；奎隆出口：美國五號、英國十九號、璉國一號、法國一號、北日耳曼十三號、挪耳回三號、暹羅一號。共計入口輪船七號，餵三千八百六十九噸；帆船六十五號，餵一千七百四十二噸；統算七十二號，計二萬九百一十一噸；出口輪船七號，餵三千八百六十九噸；帆船六十五號，餵一萬六千九百七十一噸；統算出口七十二號，計二萬零八百四十噸。

又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十月三十日現在奎隆埠頭二號客餵六百四十七噸。

甲單所餵，係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冬季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秋季止，與前年出口茶葉比較多寡單：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日耳曼國船名臺灣，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二百七十萬五千

七百九十九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二月十九日，英國船名曼素，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六十九萬四千四百十六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二月念一日，日耳曼船名西的南，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四十五萬八千零四十八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花旗船勃士底，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六十七萬五千五百一十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三月初六日，日耳曼船名阿加弗理，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四十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三月初七日，日耳曼船名阿奴北，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三十四萬三千八百七十六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花旗船名西蓋萊士，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三十五萬二千八百四十一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花旗船名太平洋，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四十三萬五千四百九十五磅；

又日耳曼船名烏狸北麥，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八千零二十二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四月初二日，花旗船名北里色底，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四十二萬四千九百五十六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五月初五日，日耳曼船名花事得，運坑固茶往紐約都城，計二百磅；

又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二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一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花旗輪船名太平洋，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九萬一千五百三十八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國船名英守孛，運坑固茶往紐約都城，計一十四萬四千三百八十九磅；

又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二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磅；

又英國船名南直，運坑固茶往紐約都城，計一十萬八千二百五十磅；

又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二十萬一千三百八十三磅；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十月十八日，花旗輪船名太平洋，運烏龍茶往紐約都城，計二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磅；

全年計裝坑固茶二十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九磅；計裝烏龍茶四百九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一磅；合共裝茶五百二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磅。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計坑固茶二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七磅，烏龍茶五百七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四磅，統共裝茶六百二十七萬八千零八十九磅；計多坑固茶一萬七千五十二磅，計少烏龍茶七十五萬二千八百四十三磅，扯算少七十三萬五千七百九十一磅。

寅單詳載離打狗並臺灣府洋船數目：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冬季洋船離港者：有英國船一條，載三百零六噸，較前多一百八十噸；多季空船五條，載石子六百三十噸，較前多一條並三十五噸；普國船三條，載六百四十一噸，較前少五條並一千零九十七噸；又別國船較前少一條並二百七十二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春季洋船離港者：有美國船較前少一條並四百六十六噸；英國船七條，載一千二百四十八噸，較前少四條並一千三百七十一噸；又空船一條，載石子一百二十六噸，較前少九噸；法國船一條，載二百九十噸，較前多二十一噸；普國船二十條，載四千三百零七噸，較前少一條並五十二噸；又別國船三條，載七百六十六噸，較前多三條並七百六十六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秋季洋船離港者：有美國船較前少一條並四百八十六噸；英國船十一條，載一千九百六十四噸，較前增二條少五百六十噸；又空船較前少一條並石子一百八十三噸；法國船一條，載二百九十噸，較前少三條並四百二十二噸；普國船二十一條，載四千四百零一噸，較前少二條並石子五百六十八噸；又別國船四條，載一千二百五十五噸，較前少二條並九百九十七噸；又空船一條，載石子七十九噸，前無。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秋季洋船離港者：有英國船五條，載六百四十七噸，較前多四條並五百二十一噸；普國船十一條，載二千二百七十七噸，較前多二條並六百噸；又別國船較前少一條並一百七十七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冬季洋船離港者：有美國船較前少二條並九百五十二噸；英國船二十四條，載六千八百六十五噸，較前多二條並一千三百七十噸；又空船六條，載石子七百五十六噸，較前少四條並六百六十一噸；法國船二條，載五百八十噸，較前少二條並四百零一噸；普國船二十五條，載一萬

一千六百二十七噸，較前少六條並一千六百一十噸；又空船較前少三條並石子七百零三噸；別國船七條，俄二千零二十一噸，較前多三條並一千三百十四噸；又空船俄石子七百十九噸。所云別國者，如呂宋、荷蘭、暹羅等是也。

乙單詳載廈門並內地銷貨之多寡，除關釐外，合釐稅、運費在內，統列爲進口單：

白洋布每疋約四十碼，價四元，釐二角二分，稅一角一分，共計三角三分，運費六分；共售一萬六千二百三十九疋，稅厘共抽五千三百五十八元八角八分，運費九百七十四元三角四分，計虧四千三百八十四元五角三分。

灰洋布每疋約四十碼，價三元一角五分，釐稅、運費同；共售六千一百九十三疋，稅厘共抽二千四十三元六角九分，運費三百七十一元五角八分，計虧一千六百七十二元一角一分。

染花洋布每疋約四十碼，價三元五角，厘稅、運費皆同；共售四千四百五十六疋，共抽厘稅一千五百零二元四角八分，運費二百七十三元三角六分，計虧一百二十三元一角二分。

雜色洋布每疋同，餘未載。

提布每疋約四十碼，價三元六角，厘稅、運費同；共售六百三十疋，計稅厘二百零七元九角，運費三十七元八角，計虧一百七十元一角。

印花布每疋約三十碼，價二元五角，厘一角一分，稅六分，共計一角七分，運費五分；共售三千三百五十八疋，共抽稅厘五百七十七元八角六分，運費一百六十七元九角，計虧四百二元九角六分。

無花者每疋同，價四元九角，厘四角二分，稅二角一分，共計六角三分，運費七分；共售二千四

百二十五疋，共抽厘稅一千五百二十六元七角五尖，運費一百六十九元七角五尖，計虧一千三百五十八元。

嗶吱每疋同，價三元，厘一角三尖，稅六尖，共計一角九尖，運費一角；共售二千六百二十九疋，共抽厘稅四百九十九元五角一尖，運費二百六十二元九角，計虧二百三十六元六角一尖。

羽布每疋同，價三元二角，厘四角二尖，稅二角一尖，計六角三尖，運費一角五尖；共售一百三十六疋，共抽厘稅八十五元六角八尖，運費二十元四角，計虧六十五元二角八尖。

扣布每疋約四十八碼，價二元六角五尖，厘一角一尖，稅六尖，共計一角七尖，運費六尖；共售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七疋，共抽厘稅二千一十三元九角九尖，運費七百十元八角二尖，計虧一千三百零三元一角七尖。

羽緞每疋約五十六碼，價二十元，厘二元一角，稅一元五尖，計三元一角五尖，運費二元；共售八百疋，共抽厘稅二千五百二十元，運費九百二十元，計虧一千六百元。

羽紗每疋同，價十八元五角，厘一元四角，稅七角，計二元一角，運費五角；共售四百二十八疋，共抽厘稅八百九十八元八角，運費二百一十四元，計虧六百八十四元八角。

多囉呢每疋約五十碼，價一十八元，厘一元七角五尖，稅八角八尖，計二元六角三尖，運費一元一角六尖；共售二百五十二疋，共抽厘稅六百六十二元七角六尖，運費二百九十二元三角二尖，計虧三百七十元四角四尖。

長袈裟布，每疋約二十四碼，價一元八角，厘一角七尖，稅八尖，計二角五尖，運費五尖；共售三百四疋，共抽厘稅七十六元，運費十五元二角，計虧七十元八角。

短袈縷布，每疋約十二碼，價一元六角，厘八尖，稅四尖，共計一角二尖，運費三尖；共售二百二疋，共抽厘稅二十四元二角四尖，運費六元六尖，計虧十八元一角八尖。

棉花每擔十八元，厘五角六尖，稅二角八尖，計八角四尖，運費二角六尖；共售一萬一百四十六擔，共抽厘稅八千五百二十二元六角四尖，運費二千六百三十七元九角六尖，計虧五千八百八十四元六角八尖。

棉紗每擔五十一元五角，厘八角四尖，稅四角二尖，計一元二角六尖，運費五角三尖；共售六千五百一十九擔，共抽厘稅八千二百一十三元九角四尖，運費三千四百五十五元七尖，計虧四千七百五十八元八角七尖。

鐵製物件每擔三元，厘二角二尖，稅一角一尖，計三角三尖，運費九尖；共售六百二十八擔，共抽厘稅二百五元二角六尖，運費五十六元五角二尖，計虧一百四十八元七角四尖。

鐵線每擔價十元，厘八角四尖，稅四角二尖，計一元二角六尖，運費一元七角二尖；共售七百四十七擔，共抽厘稅九百四十一元二角二尖，運費一百二十六元九角九尖，計虧八百一十四元二角三尖。

鉛塊每擔價七元五角，厘四角四尖，稅二角二尖，計六角六尖，運費一元七角；共售九千六百一十擔，共抽厘稅六千三百四十二元六角，運費一千六百三十三元七角，計虧四千七百八元九角。

水銀每擔價七十元，厘三元三角三尖，稅一元六角七尖，計五元，運費一元四角；共售二百八十五擔，共抽厘稅一千四百二十五元，運費三百九十九元，計虧一千二十六元。

錫每擔價三十七元五角，厘五角五尖，稅二角八尖，計八角三尖，運費八角七尖；共售四千九百

四十二擔，共抽厘稅四千一百一元八角六尖，運費四千二百九十九元五角四尖，計虧一百九十七元六角八尖。

柯皮每擔價八角，厘二尖，稅一尖，計三尖，運費二尖；共售二萬五千八百五十擔，共抽厘稅七百七十五元五角，運費五百一十六元，計虧二百五十九元五角。

蘇木每擔價二元九角，厘四角四尖，稅二角二尖，計六角六尖，運費七尖；共售四千三百三十九擔，共抽厘稅二千八百六十三元七角四尖，運費三百三元七角三尖，計虧二千五百六十元一尖。

檀香每擔價六元七角五尖，厘二元，稅一元，計三元，運費五角五尖；共售一千七百八十四擔，共抽厘稅五千三百五十二元，運費九百八十一元二角，計虧四千三百七十元八角。

藤每擔價三元五角五尖，厘二角二尖，稅一角一尖，計三角三尖，運費一角；共售二千一百七十四擔，共抽厘稅七百一十七元四角二尖，運費二元七角四尖，計虧六百九十五元六角八尖。

芝蔴每擔價三元一角五尖，厘四尖，稅二尖，計六尖，運費九尖；共售九千二百二十九擔，共抽厘稅五百五十三元七角四尖，運費七百三十元六角一尖，計虧二百七十六元八角七尖。

黑胡椒每擔價八元五角，厘一元三尖，稅五角二尖，計一元五角五尖，運費二角五尖；共售六百二十三擔，共抽厘稅九百六十五元六角六尖，運費一百五十五元七角五尖，計虧八百九十九元九角一尖。

白胡椒每擔價一十三元，厘二元六尖，稅一元三尖，計三元九尖，運費三角五尖；共售六十一擔，共抽厘稅一百八十八元四角九尖，運費二十一元三角五尖，計虧一百六十七元一角四尖。

牛筋每擔價十八元五角，厘二角八尖，稅一角四尖，計四角二尖，運費三角一尖；共售一百三擔，共抽厘稅四十三元二角六尖，運費三十一元九角三尖，計虧十一元三角三尖。

香柴每擔價五十元，厘五角五尖，稅二角八尖，計八角三尖，運費三角；共售四百八十七擔，共抽厘稅四百四元二角一尖，運費一百四十六元一角，計虧二百五十八元一角一尖。

魚乾每擔價八元，厘二角八尖，稅一角四尖，計四角二尖，運費二角；共售一千七百六十二擔，共抽厘稅七百四十元四尖，運費三百五十二元四角，計虧三百一十七元一角六尖。

荳餅每擔價一元五角，厘二尖，稅一尖，計三尖，運費二尖；共售八萬四千七百一十七擔，共抽厘稅二千五百四十一元五角五尖，運費一千六百九十四元三角四尖，計虧八百四十七元二角七尖。

砂每擔價一元五角，厘二尖，稅一尖，計三尖，運費一角二尖；共售八千九百九十五擔，共抽厘稅二百六十九元八角五尖，運費一千七十九元四角，計虧八百九元五角五尖。

花生每擔計三元，厘一角六尖，稅八尖，共二角四尖，運費八尖；共售一萬五百六十擔，共抽厘稅二千五百三十四元四角，運費八百四十元四角，計虧一千六百八十九元六角。

黑海參每擔價二十二元，厘八角三尖，稅四角二尖，計一元二角五尖，運費一元五尖；共售六百六十二擔，共抽厘稅八百二十七元五角，運費六百九十五元一角，計虧一百三十二元四角。

白海參每擔價十元，厘八角三尖，稅四角二尖，計一元二角五尖，運費二角五尖；共售一千七百二擔，共抽厘稅二千一百二十七元五角，運費四百二十二元五角，計虧一千七百二元。

牛骨每擔價一元六角，厘一角四尖，稅七尖，計二角一尖，運費四尖；共售六千八百八十擔，共抽厘稅一千四百四十四元八角，運費二百七十五元二角，計虧一千一百六十九元六角。

牛牛皮每擔價十五元，厘四尖，稅二尖，計六尖，運費三角五尖；共售三擔，共抽厘稅一角八尖，運費一元五尖，計虧八角七尖。

荳每擔價一元四角，厘二尖，稅一尖，計三尖，運費四尖；共售一十八萬一千五百八十六擔，共抽厘稅五千四百四十七元五角八尖，運費七千二百六十三元四角四尖，計虧一千八百一十五元八角六尖。

麥每擔價二元三角，厘四尖，稅二尖，計六尖，運費無；共售一萬五千八百五十八擔，共抽厘稅九百五十一元四角八尖。

翠毛每擔價一百元，厘五角五尖，稅二角八尖，計八角三尖，運費五角五尖；共售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六元，共抽厘稅二百九元六角二尖，運費一百三十八元九角一尖，計虧七十一元七角一尖。

以上貨物，均係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冬季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冬季全年所運至廈者。所納厘稅，皆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所立爲法。消貨之處，則在漳州、泉州、臺灣並南臺等處。

丁單詳載轉運貨物之費，並廈門納稅之多寡，除各關厘外，合出口貨物，其厘稅比較，列爲一單：

麻袋一千個，價四十九元二角九尖。此物多產於疏辛地方，用以裝載荳米至烟臺。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亦有運至美國者。厘二元一角，稅一元五角五尖，計三元六角五尖，運費一元二角三尖；共售五十六萬三千二百個，共抽厘稅二千五十五元六角八尖，運費六百九十二元七角四尖，計虧一千三百六十二元九角四尖。

細磁器每擔價三十五元，出在「珠比」地方，厘二角八尖，稅一角四尖，計四角二尖，運費六角二尖。

粗磁器每擔價十五元，出在「珠比」地方，厘一角四尖，稅七尖，計二角一尖，運費三角一尖；共售粗磁器五千八百六十五擔，共抽厘稅三千六百九十四元九角五尖，運費五千四百五十四元四角五分。

上等紙每擔價十三元，出在「保供」地方，厘一角八尖，稅九尖，計二角七尖，運費四角九尖；共售三千六百二十一擔，共抽厘稅九百七十七元六角七尖，運費一千七百七十四元二角九尖。

次等紙每擔價六元，亦出「保供」地方，厘九尖，稅九尖，計一角八尖，運費二角八尖；共售二千二百十二擔，共抽厘稅三百九十八元一角六尖，運費六百一十九元三角六尖。

白糖每擔價九元，出處同，厘一角四尖，稅七尖，計二角一尖，運費一角四尖；共售一萬四千七百一十九擔，共抽厘稅三千九十九元九角九尖，運費一千九百八十七元六角六尖，計虧一千一百一十元三角三分。

紅糖每擔價三元八角，出處同，厘八尖，稅四尖，計一角四尖，運費八尖；共售四萬二千七十七擔，共抽厘稅五千四十九元二角四尖，運費三千三百六十六元一角六尖，計虧一千六百八十三元八角。

冰糖每擔價九元五角，出處同，厘一角六尖，稅八尖，計二角四尖，運費一角七尖；共售三萬三千四百六十七擔，共抽厘稅八千三十二元八尖，運費六千六百八十九元四角，計虧一千三百四十二元六角八尖。

煙每擔價二元四角，出在「朶打」地方，厘二角一尖，稅一角一尖，計三角二尖，運費三角二尖；共售三百六十擔，餘未詳載。

又磁器每擔價三元□角，出「漳津」地方，厘稅無，運費三尖。

磚一千塊價五元五角，出在「漳津」地方，厘稅無，運費三尖。

瓦每千塊價十七元，出處同，厘稅無，運費三尖。

菓乾每擔價九元，出處同，厘一角四尖，稅七尖，計二角一尖，運費三角五尖。

酸菓每擔價六元，出處同，厘稅無，運費三角五尖。

夏布每擔價八十元，出在廈門，厘三角三尖，稅一角七尖，計五角，運費一元七角四尖，餘未詳載。

以上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冬季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冬季，全年由廈門轉運到他處貨物。所納厘稅，皆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之定例爲準。

辛單詳載洋船到打狗並臺灣府城兩城數目：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冬季，洋船到打狗及臺灣府城者：有英船十條，較去年多四條。俄八百一十噸，較去年少三十噸；法國較去年少一條並二百六十九噸；普國船四條。較少四條，俄一千八十三噸，較少一千十三噸；又他國船較去年少一號並二百七十二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春季所到洋船：英國六條，較去年少二條，俄九百五十二噸，少八百五十六噸；又空船三條，俄石五百四十八噸，較前少二百七十二噸；法國二條，較前多二條，俄五百八十噸，較前多五百八十噸；普國十九條，較前多四條，俄四千九十八噸，多一千十六噸；又空船四條，俄石九百六十六噸，較前多三十噸；別國船四號，俄一千四十二噸，去年無；美國去年到空船一號，俄石

子四百六十大噸，今年無。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夏季所到洋船：美國無，去年到空船一條，載石子四百八十六噸；英國九條，載一千七百十二噸，較前多三條並一百八噸；又空船一條，載石子一百二十六噸，較前少三條並八百七十七噸；法國較前多三條，多四百三十五噸；又空船一條，載石子二百七十七噸，去年無；普國十六條，載三千四百一十噸，較前少二條並九百二十四噸；又空船載石子三百九十二噸，較前少五條並一千一百三十八噸；又別國船三條，載九百八十八噸，較前多一條，多八百一噸；又空船一條，載石七百九十噸，較前少九十八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秋季所到洋船：英國五條，載六百四十七噸，較前少一條並一百九噸；法國一條，載一百七十九噸，去年無；普國七條，載一千三百九十八噸，較前多一條，多二百七十二噸；又空船二條，載石子四百八噸，較前多三噸；又別國船較前多一條，多一百七十七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冬季所到洋船：美國空船較前少二條，少九百五十二噸；英國三十條，載四千一百二十一噸，較前多四條，少八百九十四噸；又空船三條，載石六百七十四噸，較前少四條，少一千二百四十九噸；法國三條，載七百五十九噸，較前少一條，多載五十五噸；又空船較前少一條，少二百七十七噸；普國四十七條，載九千九百八十九噸，較前少一條，少六百四十九噸；又空船十九條，載石一千七百六十六噸，較前少六條，少一千三百三十七噸；又別國船七條，載二千二十一噸，較前多四條，多一千三百九十五噸；又空船一條，載七十九噸，較前少一百七十九噸。所云別國者，如呂宋、荷蘭、暹羅等是也。

丙單詳載廈門並銷貨處，計抽鴉片多寡數目：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全年鴉片，計在廈門所銷者：上鴉片一千三百箱，計各等稅厘一十七萬五千九百四十二元，惟所應納稅五萬九千五百七十九元，計差一十一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元；中鴉片一千二十九箱，計各等稅厘一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九元，惟所應納稅四萬七千一百五十九元，計差八萬一千二百四十元；下鴉片二千箱，計各等稅厘二十四萬九千五百六十元，惟所應納稅九萬一千六百六十元，計差一十五萬七千九百元。所云各等稅厘者，爲厘金華稅公項及各偏稅等是也。至廈門所銷鴉片之處，則有漳州、泉州、臺灣、金門、保蘭、石美、林洋等處。

戊單詳載產茶各處所抽厘稅多寡數目，唯除各關厘等：

上等茶田在林洋，距廈門一百六十里，每擔價二十四元，合各厘稅運脚應值三十一元一角四分，運稅一元四角一分，合運費四元二角五分，並原價二十四元，只售三十元一角六分，計差九角八分。次等茶田在龍巖州，距廈門一百二十英里，每擔價十六元，合各厘稅運脚應值二十二元四角三分，運稅一元九角一分，合運費四元一角，並原價只售二十二元一分，計差四角二分；又有出在白崎者，距廈門一百三十英里，每擔價並厘稅運費等項皆同上；又有出在新橋者，距廈門一百六十英里，每擔十六元，合各厘稅運脚應值二十二元五角八分，運稅一元九角一分，合運費四元二角五分，並原價只售二十二元一角六分，計差四角二分；又有漳平所出者，距廈門一百二十英里，每擔價十六元，合各厘稅運脚應值二十二元四角三分，運稅一元九角一分，合運費四元一角，並原價只售二十二元一分，計差四角二分；又有出在龍清漳者，距廈門一千（百？）英里，每擔價十六元，合各厘稅運脚應值

二十二元三角七尖，運稅一元九角一尖，合運費四元五尖，並原價只售二十一元九角六尖，計差四角二尖。

下等茶有出在安桂者距廈門六十六英里，龍崎者距廈門三十三英里，會板者距廈門八十英里，每擔價各十二元，各厘稅皆二元一角九尖，唯龍崎者一元九角八尖，運費皆四元三尖，合各厘稅運腳應值十八元二角二尖，運稅一元九角一尖，故合運費並原價只售十一元九角四尖，計差各二角八尖。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廈門全年所銷之茶，共三萬九千二百一十擔，計各厘稅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六元，運稅七萬四千八百九十三元，計虧三萬八千四百二十八元；此皆美國商家論也。

庚單詳載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全年洋船離廈門數目：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冬季離廈洋船：計有美國船三條，載二千二百二十三噸，較前少三條，少二千六百三十七噸；英國船五十四條，載二千四角三十五噸，較前少二十五條，少一萬三千六十七噸；又空船較前少七條，少石子三千三百一十四噸；法國船三條，載二百七十六噸，較前多二條，多四十九噸；普國船五條，載一千一百四十八噸，較前少二條，少二百九十八噸；又別國船三十六條，載一萬五千五百一噸，較前少七條，少三千五百一噸；又空船二條，載石子五百五十一噸，較前少一條，少六百三十三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春季離廈門洋船：計有美國船八條，載四千六百零一噸，較前多五條，多二千五十一噸；又空船二條，載石子一千二百六十二噸，前無；英國船四十八條，載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九

噸，較前多一條，多一千三十七噸；又空船五條，載一千六百十噸，較前多四條，多一千二百四十噸；法國船二條，載五百八十噸，前無；普國船十五條，載三千五十一噸，較前多六條，多一千九百三十一噸；又空船二條，載石子三百四十五噸；別國船二十七條，載七千六百八十三噸，較前多十條，多二千五百九十九噸；又空船一條，載石子一百八十九噸，較前少一條，少二百三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夏季離廈門洋船：計有美國船五條，三千四百四十噸，較前多三條，多二千四百五十三噸；又空船較前少一條，少石子五百二十一噸；英國船六十二條，載二萬九千五百四十三噸，較前多六條，多五千二百八十噸；又空船七條，載石子三千二百四十七噸，較前多五條，多二千五百六十九噸；法國三條，載一萬一千三十五噸，前無；普國船二十六條，載五千六百四十三噸，較前多六條，多一千五百三十八噸；又空船一條，載石子二百八噸，較前少六條，少一千三百二十六噸；別國船二十五條，載六千七百五十五噸，較前多十五條，多四千四百六噸；又空船九條，載石子二千六百二十九噸，前無。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秋季離廈門洋船：計有美國船二條，載一千四十一噸，較前多一條，多二百八十九噸；又空船一條，載石子六百七十七噸，前無；英國船五十條，載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二噸，較前少二十六條，少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二噸；又空船五條，載石子三千四十八噸，較前多一千六百八十二噸；法國船二條，載五百八十三噸，較前少一條，少三百五十一噸；又空船一條，載石子七百五十七噸，前無；普國船十三條，載三千四百五噸，較前少八條，少一千九百五十九噸；又空船二條，載石子五百四十一噸，較前少五條，少一千一百七十五噸；別國船十九條，載五千一百九十六噸，較前多八條，多一千五百五十四噸；又空船五條，載石子一千八百六十一噸，較前多三條，多九百五十六

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冬季離廈門洋船：計有美國船十八條，載一萬一千三百五噸，較前多六條，多二千一百五十六噸；又空船三條，載石子一千九百三十九噸，較前多二條，多一千四百十九噸；英國船二百十四條，載九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噸，較前少四十條，少一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噸；又空船十七條，載石子七千九百五噸，較前多二條，多二千一百七十七噸；法國船十條，載二千五百四十二噸，較前多六條，多一千七百八十一噸；又空船一條，載石子七百五十七噸，前無；普國船五十九條，載一萬三千七百六噸，較前多二條，多一千二百一十二噸；又空船五條，載石子一千八十九噸，較前少九條，少二千四百九十八噸；別國船一百七條，載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五噸，較前多二十六條，多五千四十九噸；又空船十七條，載石子五千二百三十噸，較前多十條，多二千七百四十九噸。

已單專載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全年洋船到廈門數目：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冬季到廈門洋船：計有美國船三條，載二千二百二十三噸，較前少三條，少二千六百三十七噸；英國船五十四條，載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二噸，較前少二十九條，少一萬五千七百七噸；又空船二條，載石子一千四百八十六噸，較前多一條，多七百十四噸；法國船三條，載二百七十六噸，較前多二條，多四十九噸；普國船五條，載一千一百四十八噸，較前少一條，多一百三十六噸；又空船較前少一條，少石子四百九十五噸；又別國船三十五條，載九千七百八十五噸，較前多四條，多一百一十一噸；又空船三條，載石子一千六噸，較前少二條，少七百六十八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夏季到廈門洋船：計有美國船五條，載三千四百四十噸，較前多四條，多二千

九百七十四噸；英國船六十九條，載三萬二千八百噸，較前增五條，多五千五百八噸；又空船較前少一條，少石子二百八十九噸；法國船三條，載一千一百三噸，前無；普國船二十六條，載五千六百一噸，較前少七條，少一千六百四十九噸；又空船一條，載石子二百四十五噸，較前少一條，少一百一十二噸；又別國船三十三條，載八千八百四十一噸，較前多二十條，多四千八百三十二噸；又空船二條，載石子九百噸，較前少一條，多石子四百七十八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秋季到廈門洋船：有美國三條，載一千七百十八噸，較前多二條，多九百六十六噸；英國船六十七條，載二萬九千十二噸，較前少九條，少二千八百四噸；又空船較前少二條，少石子五百四十五噸；法國船四條，載一千五百二十九噸，較前多三百一十四噸；又空船三條，載石子一千八百十五噸；普國船二十三條，載五千九百一噸，較前少一條，少二百四十一噸；又空船較前少二條，少石子四百三十七噸；又別國船四十三條，載一萬三千五百七十八噸，較前多二十七條，多六千七百三十九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冬季洋船到廈門者：有美國船十九條，載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二噸，較前多七條，多二千九百六十三噸；又空船二條，載石子一千一百三十二噸，較前多一條，少六百一十一噸；英國船二百三十二條，載一十萬四千一百九十八噸，較前少三十三條，少一萬四千三百五十四噸；又空船十三條，載石子五千五百五十一噸，較前多九條，多三千九百四十五噸；法國船十二條，載三千四百八十九噸，較前多七條，多二千二百三十五噸；又空船三條，載石子一千八百十五噸，前無；普國船六十六條，載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九噸，較前少五條，少四百七十八噸；又空船七條，載石子一千六百八十七噸，較前多三十六噸；又別國船一百三十四條，載三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噸，較前多五十七條，

多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噸；又空船十條，載石子三千五百三噸，較前多一條，多一千一百二十五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春季到廈門洋船：有美國船八條，載四千七百三十一噸，較前多四條，多一千六百六十噸；又空船二條，載石子一千一百三十二噸；英國船四十二條，載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四噸，較前少一千六百五十一噸；又空船十一條，載石子四千六十五噸，前無；法國二條，載五百八十噸，前無；普國船十二條，載二千五百九十九噸，較前多四條，多一千二百七十四噸；又空船六條，載石子一千四百四十二噸，較前多六條，多一千九十噸；又別國船二十三條，載六千二百七十五噸，較前多六條，多一千七百五噸；又空船五條，載石子一千五百九十七噸，較前多五條，多一千四百七十一噸。

附錄一 目次

同治六年丁卯六月己亥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吳大廷奏

七月壬申閩浙總督吳棠福建巡撫李福泰奏

八月乙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附) 美國照會

給美國照會

十月乙未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奏

十一月丁丑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奏

十二月辛丑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李福泰奏

同治六年丁卯六月己亥（十七日）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福建臺灣道

兼學政吳大廷奏

竊考臺灣圖誌，南路鳳山縣所屬，洋面之險，沙汕礁石，觸舟卽碎者，以瑯嶠爲最；生番之兇，豺目獸心，見人卽殺者，以傀儡山爲尤。距鳳山縣西十里打鼓口放洋至瑯嶠，約二百四十里之遙，由瑯嶠換小舟，登岸東折，迄於傀儡，鳥道羊腸，箐深林密，自來人跡所罕到，亦版圖所未收。我朝設土牛之禁，嚴出入之防，所以戢兇殘而重人命，用意固深遠也。

不料本年二月十八日（按當西曆一八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准打鼓口英領事賈祿致臣大廷函，突有夾板商船一隻，駛至瑯嶠洋次紅頭嶼，衝礁擊碎，船夥駕划逃生，至瑯嶠尾龜仔角鼻山登岸，猝遇生番，多遭戕害，僅餘華人水手一名，逃至車城街被救，配船送署收領，請飭地方官確查情形，照律究辦等語。當經臣大廷飛飭鳳山營縣速爲查辦，一面仍函覆該領事，告以生番不歸地方官管轄，嗣後請飭外國商人謹遵土牛之禁，不可擅入生番境界，以免滋事。嗣接賈領事覆函，絕無異說，並以該國有犯風船主自廈來信，感臣大廷設法保全，殷殷致謝。並據該縣吳本杰稟稱，卽日會同署南路營參將凌定邦，接見賈領事晤商辦理。該領事亦知生番行同獸類，匿跡放槍，不可理喻；並以該處

山海險阻，不便進兵。意謂可以息事矣，詎三月十四日（按當西曆四月十八日），合衆國李領事、費總兵管帶兵船來臺，照請撥兵會剿，其意甚銳。臣明燈等非不知該處不能進兵，伊等往亦無益，而大局所繫，須求萬全；當將與賈領事節次函商情形，縷細照覆，並允以卽飭地方官從長計議，設法辦理，若使外國洋兵往剿，損威失事，愈抱不安，再四勸阻。接見之下，復經臣等剴切開導。又密囑隨行通事花翎林鍼從旁開說，始欣然揚帆而去。

嗣接委員凌樹荃暨鳳山營縣會稟：奉檄後卽委熟悉番情之前屯把總潘春暉前往哨探，何處可以安營，何道可以進兵，詳細查明，以憑勦辦。後據該弁回稱：馳赴瑯瑤，詢之番民，均云離龜仔角尙數十里。該地盡係生番，並無通事。水路則礁石林立，船筏罕到。陸路則生番潛出，暗伏殺人。其巢穴徑途，無從偵探等語。臣等雖知查係實在情形，據情照覆李領事等婉切勸諭，仍密飭該員等於萬難爲力之中，總當從長圖之，以彰國家柔遠之意，以杜外人挑釁之端。特以人非華民，地非化內，剋日圖功，萬難應手，準理度情，洋人亦當見諒。乃五月十二日戌刻（按當西曆六月十三日），又接李領事四月二十九日（按當西曆六月一日）照會，既明言該處西南風當令，難以下手矣，而又以打聽失事船夥，尙有四名未盡殺害，以傳聞無據之詞，瀆催勦辦。臣等何難據理力爭，折其桀驁之氣，無如遭值時艱，不得不曲示包容。又經臣等照覆，添委前署南路營參將凌

定邦、幫辦靖海營官吳本烈、署安平協副將蕭瑞芬酌帶兵勇，水陸並進，會同現任參將文麟、知縣吳本杰相機圖之。並飭如遇該國兵船，妥爲勸阻，不可任聽輕進，致慮意外。乃該參將等料檢行裝，甫於十五日早先後起程，而該地文武稟報洋官受挫之牘夕至。據稟前因十二日，探有花旗國輪船二隻收泊旗後，是否報復瑯嶠生番之嫌，卽飭兵役前往確探。現經兵役回稱，探得花旗國輪船於十二日到旗，卽赴傀儡山之龜仔荳社內，有二等帶兵洋官一員，洋兵一百七、八十名，被生番詐誘上山，從後兜擊，因路徑險窄，帶兵官受傷斃命，洋兵被傷者數人。輪船已於十三日開駛上海，聲言回國添兵，秋冬之間，再來勦辦。現在被傷洋官埋在旗後渡船頭等情。臣等得報之餘，不勝詫異。

夫兇番之不歸王化，該地之礙難進兵，臣等反復辯論，不啻穎秃唇焦；卽李領事照會，亦自言風未當令，難以下手。何以由旗後至府城未及二日，程不過百里，既不向臣等知照半語，又不就近約同該地文武會商妥辦，冒險恃強，自取挫衄，夫復何言！該領事等如能反躬自責，應知臣等從前生番難勦之說，再四勸阻，具有苦心。但洋情悍執，旣據聲言回國添兵，秋冬再來勦辦，恐亦未盡子虛。查府志藝文內有云：傀儡生番，鮮食茹血，蒙頭露目，手執寸鐵，伏林莽以伺人，賽髑髏而稱傑。又海東札記云：生番善於走險，懸崖絕壁，跣足而登，捷若猿猴，每掘土爲坑，暗藏鋒竹，蓋以薪芻，或誤墮輒爲所害；又潛伏草內，暗發鏢矢，往往被戕云云。似此該領事等卽再往攻，料亦難於

得手；且花旗遠處西洋，非從前紅毛荷蘭諸夷近在東洋可比，亦未必遽有覬覦別口之事。惟臣等職任地方，總以安靜息事爲要。現擬將蕭瑞芳等先行調回，督令署臺灣府葉宗元，移飭該地方文武，一面安撫瑯嶼附近莊民，仍選得力屯弁屯丁，不動聲色，駐紮瑯嶼不遠之水底寮一帶，懸立重賞，密約熟悉番乘間代謀，並飭確探該國兵船，如再來旗，該地方文武立即馳往，設法阻止，以免仇釁愈結愈深，致成不了之局。伏乞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該國公使，據理辯論，毋得帶兵自辦，一誤再誤。

御批：該衙門知道。

——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十九。

七月壬申（二十一日）閩浙總督吳棠、福建巡撫李福泰奏

竊據臺灣鎮總兵劉明燈、臺灣道吳大廷稟稱：准合衆國住厦李領事照會，該國商船名羅妹，於外國本年三月十二日，即中國二月初七日，行至臺灣南洋海面，閣礁受傷打破，該船主及其妻並第二夥長水手三名，下杉板登岸，約離打狗口一百五十里之遙，被該處之人戕害，止有華水手一名脫逃。又第二號小船一隻，內載夥長並水手七人登岸，料亦被害，請嚴查究辦，如尙未盡被害，查明送交。又准該國亞士休落總兵官費米日照會等因，並稱定必以力相幫，辦理此案。

先是接准英國領事賈祿函致：本月初八日，有夾板船一號駛至瑯嶠洋次紅頭嶼，衝礁擊碎，船中夥計十四名，駕杉板逃生，至瑯嶠尾龜仔角鼻山登岸，被該處生番捉殺十三人，僅存一人，來至貓仔坑莊車城街，經瑯嶠匠首人等將船夥一名發配貨船來旂，交敵署收領各等情。當經臺灣道吳大廷面復賈領事，並檄鳳山縣會營設法查辦。

厥後李領事、費總兵至臺，與吳大廷接晤，經該道將臺地生番穴處獠居，不載版圖，爲聲教所不及，是以設有土牛之禁；今該船遭風，誤陷絕地，爲思慮防範所不到，苟可盡力搜捕，無不飛速檄行，無煩合衆國兵力相幫辦理，或損威失事，愈抱不安，剴切開導。該領事等均各允服樂從。現仍再飭鳳山縣會營查辦各等情前來。

查此案先據李領事來省面見臣吳棠，述知前事。當因未據鎮道稟報，卽飭令通商局司道密函飛布臺灣道，趕緊確查委辦去後；旋據稟報各情，復經臣等飭行臺灣鎮道查辦提防，萬一再有外國人船，驟到生番地界停泊，務必設法勸阻，弭患事先，並咨呈總理衙門查照在案。

嗣據臺灣鎮道五月初二日（按當西曆六月三日）來詳：據鳳山縣知縣吳本杰會同南路營參將凌定邦、前署鳳山縣知縣凌樹荃等查稟，龜仔角地方去瑯嶠尚有數十里，其地盡係生番，並無通事，烏道羊腸，箐深林密，係在生番界內，其行劫之兇犯又係生番，並非華民，該處既未收入版圖，且爲兵力所不及，委難設法辦理。並據聲明業已照會李

領事查辦。旋又據該鎮道抄錄五月二十四日奏稿呈報：五月十二日，花旗國輪船駛赴傀儡山之龜仔豈社，有二等帶兵洋官一員，洋兵一百七八十名，被生番詐誘上山，從後兜拿，因路徑險窄，帶兵官受傷斃命，洋兵被傷者數人，輪船已於十三日駛回上海，聲言回國添兵，秋冬之間再來勦辦等情。臣等接據詳報，不勝詫異。正在檄飭設法妥辦間，據英國稅司美理登代送合衆國李領事申陳，以該鎮道始則允爲辦理，不必外國相幫，繼則諉諸地非中國兼轄，爲兵力所不及，似可置不與較，謂爲前後異議，語多恫喝；而其五月十二日輕進失挫一節，諱而不言。

臣等伏思瑯嶼傀儡山一帶，地屬番境，該處之不易進兵，番人之難以理喻，此固人所共知，卽外國人亦未必不知。此次合衆國商船，因遭風誤陷絕地，臺灣鎮道劉明燈、吳大廷等於據報後卽經委派文武查辦，剴切開導，告以該處不可進兵，允飭地方官設法，不必外國相幫，深得大體；卽其奏稱密約熟番乘間代謀等語，亦屬得法。而其照會李領事等之文，則以委難辦理之語決絕覆之，致令有所藉口；在該鎮道之意，似欲使其知難而止。中外交涉事件，必須計出萬全，縱係實在情形，亦不得不曲示包容，周顧大局。今該商既被擒殺多名，又有兵船挫失之事，斷不肯置不與較。一經與番人構釁，則臺地動多牽掣，自應趕緊設法籌辦，不容以推諉而生枝節。現經臣照覆李領事等，允爲查辦，並嚴檄責成該鎮道會督文武，遴選屯弁屯兵，雇覓熟番購線辦理。暨查有前署臺灣

鎮總兵曾元福於該處情形最爲熟悉，委署臺防同知王文燦前在嘉義任內深得民心，檄派令隨該鎮道相機妥籌，務將滋事之兇番，緝獲懲治，一面查起被害洋人屍身交領，以仰副聖朝柔服遠人之至意。

御批：該衙門知道。

——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十。

八月乙酉（初五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同治六年六月十八、七月二十一等日，由軍機處交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閩浙總督吳棠等先後奏報，美國商船至臺灣南洋港閣礁受傷打破，該船主及其妻並第二夥長水手三名下杉板船登岸，被該處之人戕害等因具奏前來，均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等查此案前於三月十九日，據美國使臣蒲安臣呈遞臣衙門照會內稱：美國船一隻名羅發，被颶風吹觸海礁，以致沈沒水底，船主與水手共十四人一齊登岸，忽有一群土匪突出，將十三人全行殺害，請速爲查辦；並稱達知本國水師提督，派兵船到臺灣會辦。當經咨行該省督撫轉飭迅速查辦。嗣據覆稱：業經向該領事官剴切開導，均各允服樂從，撤兵回廈，似其心已輸服，別無齟齬。復經臣等致函密詢閩省督臣，該國輪船究竟行駛何處，應轉飭該鎮道密速查覆，務令設法調停，免滋事端。並告以生番雖非法律能

繩，其地究係中國地面，與該國領事等辯論，仍不可露出非中國版圖之說，以致洋人生心等因各在案。

茲據吳棠等奏報前情，臣等伏思生番匿處窮山，林深箐密，即使帶兵勦辦，非有熟悉路徑者爲之引進，亦不易得手。儻該國果於秋冬間帶兵而來，此時更難阻其不往。設使洋人受挫，則生番之滋擾益甚。若生番被挫，則洋人難保不別生覬覦之心，辦理更形棘手。今吳棠擬令雇覓熟番，購線籌辦，尙爲得法。惟事經該督等照會該領事等允爲查辦，儻所派文武委員及鎮道等不能豫爲熟籌妥辦，遷延日久，必致嘵瀆不休。臣等公同商酌，應請旨飭下閩浙督撫，嚴飭該鎮道及所派文武道員迅速購覓熟番，相機辦結，不得任令顛預支飾，庶美國無所藉口，而別釁亦可不生。

御批：依議。

美國照會

爲照會事：照得廈門領事官李於二月二十七日咨稱：美國商船之水手華人到臺灣府港口，稟知英國領事官云：伊先十餘日坐美國船一隻名羅發往牛莊去，開船三兩日，忽被颶風吹船，船觸海礁，以致沈沒水底。船主與水手共十四人，坐三板往臺灣極南之海股，耳聆其音名彭流，十四人一齊登岸。彼時困憊之極，忽有一群土匪突出，將十三人全行殺害。該水手即行躲避，逃至臺灣港口英領事署稟明等語。英領事立刻偕該水手坐兵船一隻，往該地方查驗或生或死。兵船主駕

兩雙三板甫到海濱，尙未登岸，忽見叢林中放出許多弓箭鳥槍，止傷一人，而被害之十三人所乘之三板置在沙岸，形跡顯然可見。該兵船回至臺灣府，本領事風聞此事，亦往驗過等因前來。

本大臣因思此等兇惡之徒連殺十數命，復逞兇施放箭槍，實屬難容。而且臺灣極南之海股，係險隘之區，歷年以來，往來船隻遭難者不少，務使該處無危險之虞。爲此照會貴親王，請速行知該地方官。本大臣卽達知本國水師提督，派兵船到臺灣府，與貴國官相商前往該地方查辦可也。

給美國照會

爲照覆事：准貴國大臣照會內稱：以美國羅發商船在臺灣府彭流地方被土匪殺害船主人等十三人，經領事官查驗，形跡顯然，請行知該處地方官查辦等因。本爵查遭風洋商，逃至臺灣府所屬彭流地方，其困憊情形，自屬可憫，竟被該處慘殺多命；迨經英領事官前往查驗，又有施放箭槍，拒傷一人，亟應嚴拏懲辦，以儆兇暴而安商旅。惟查臺灣所屬有地名澎湖，海輿紛歧，今貴大臣所稱澎湖地方，是否卽是澎湖，其滋事之匪，究在何處，均須訪該處地方官確切查明，以憑覈辦。本衙門現已將貴大臣照會鈔錄，飛咨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嚴飭該地方官趕緊查辦，務將該匪設法辦理，俾商旅得以暢行。除俟該督撫覆到再行知照外，相應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爲此照覆。

——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十。

十月乙未（十六日）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奏

合衆國商船至鳳山洋面遭風上岸，被傀儡生番戕害一案，業經奴才會同道臣吳大廷，將先後辦理情形據實詳細密陳。嗣又會同道臣吳大廷，督令臺灣府，移飭南路營縣，責成選派屯弁屯丁兵丁多名，直赴瑯嶠附近地方，擇要駐紮，懸立重賞，乘間密拏。原冀購得兇番數名，以謝洋人，俾免口實。奴才等身任地方，斷不敢輕聽營縣藉口諉延，自取咎戾。乃六月十七日，接住厦合衆國李領事照會，於五月十二日並未知照地方官輕進被誣之事，避諱不言；於奴才等節次照覆，遴派文武，會同營縣，設法拏辦之文，亦無一字提及，獨摘奴才等先於五月初二日照覆婉勸之語，紛紛詰難，語多恫喝，殊不可解。

夫該處山海危險，兼係番地，又值風汛不時，以合衆國之强悍，火輪船之便捷，五月十二日之挫，李領事至今諱莫如深，是奴才與道臣吳大廷前此委婉勸諭者，愛之非拒之也。顧經委婉勸慰，原冀悅服其心，仍復相機妥辦，以期了結此案，始終未敢推諉。特以昇處南洋，比時既非進兵之時，該處又非用衆之地，番性狡詐，可智取不可力爭；苟一辦理失宜，致如李領事等之輕進受挫，不但無以謝絕洋人，亦恐有乖國體。奴才與道臣吳大廷時常接見，未嘗不於此事反覆籌維，思得當以報，以冀綏靖海疆，藉慰宸廑。現已會商道臣，定期八月十三日趁南閩營伍之便，會同前署總兵降調北路協副將曾元福，馳赴瑯嶠，相機妥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見同治朝臺灣縣志卷五十一。

十一月丁丑（二十八日）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奏

竊奴才於八月十三日由郡起程，十八日抵枋寮，查詢前途，盡屬番界，間有閩粵之人零星分處，以生番伺殺無常，恆有戒心。且其中箐深林密，鳥道羊腸，又多巨石嵯峨，礙難下足，素爲人跡所不到之區。當即分派員弁，督率民夫，將枋寮以下一帶山路，樹則芟之，道則平之，先後就地添募勇丁，並各給予旗幟，分紮各莊，看守堵禦，兼作鄉導。於二十五日，由枋寮統帥水陸並進，間遇路徑險窄，每日身先士卒，步行二、三十里。沿途經過各莊及附近番社，皆出迎接，並獻雞豚酒米，一概卻之，宣布皇仁，分別賞給番銀、銀牌、羽毛、紅布、料珠等件，各社番俱各歡欣感戴而去。

奴才抵瑯嶼後，駐紮柴城，前署鎮臣曾元福及署臺防理番同知王文榮、合衆國領事李讓禮等先後到地。訪查龜仔角生番，尙離瑯嶼四十餘里，地勢險要。傳集各莊頭人來見，詳加詢問。據稱內山地方，共有十八番社，其負嵎恃險，以龜仔角爲最，而其兇惡殘忍，亦以龜仔角番爲尤；平居互稱酋長，夜郎自大，迨至酒酣，輒拔刀相向，雖父子兄弟，亦所不顧，習俗使然也。該番戕害洋人之後，知爲法所不容，早已加意提防，雖

不與熟番人等往來貿易，祇邀十七社番飲酒要盟，意圖抵拒。而各社生番，屈於威力，頗多勉強應允；但得番目卓杞篤前往宣諭，散其黨與，勦辦不難得手。

奴才竊思奉委查辦此案，祇期拏獲兇番數名，盡法懲治，即可以謝洋人。今該番負固不出，既無線路可通，復敢要結黨援，妄逞螳臂，若不大張撻伐，不足以儆兇頑。當與道臣吳大廷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一面會同前署鎮臣曾元福稟咨督撫臣，先令臺防理番同知王文榮、隨營委員候補從九品王懋功、留閩浙補用副將張逢春、儘先補用遊擊本任斗六門都司林振泉等，分赴各番社妥爲安撫。奴才卽於十五日（按應爲九月十五日）拔營進紮龜鼻山，距該番巢穴不遠。正與前署鎮臣曾元福訂期分路並擊，十六日據准李領事照會，內稱十三日（按中曆九月十三日當西曆十月十日）帶領通事吳世忠及閩粵頭人親赴火山地方，途遇該處總目卓杞篤，面議和約：嗣後船上設旗爲憑，無論中外各國商船，如有遭風失事，由該番妥爲救護，交由閩粵頭人轉送地方官配船內渡；儻若再被生番殺害，閩粵頭人轉爲幫拏兇番解官從重究治。此次起得女洋人頭顱及照影鏡，係該領事自向贖回，所費銀圓照數歸還；其餘屍身已被該番先拋入海，此外並無被擄未害洋人，無從釋放。該領事恐其結怨，業已允從，願爲和息，並代該番照請撤兵，懇免深究等由前來。

奴才伏查此次羅妹船夥被生番所殺，並非無因。祇緣五十年前龜仔角社生番曾被外

國洋人登山酷殺，幾無孑遺，以致世世挾仇，希圖報復；此係番目卓杞篤向李領事面言，似屬可信。奴才察看此間海道，生成天險，礁石林立，利如鋒刃，其中暗伏沙線，尤難窺測。設或風帆不順，船隻到此，無不立碎。況該番與洋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前此乘危截殺，原爲報復起見，今若代其勦辦，誠恐洋番讐怨，愈結愈深，從此讐殺相尋，永無休息。現既據該領事等兩願和好，盡解前隙，似宜網開一面，用彰我皇上寬大之恩。當即飛函密與道府熟商去後，十七日復據李領事親至大營，面見奴才求爲和息，言詞愈益懇切，不得不通融辦理，俯如所請，飭傳閩粵熟悉頭人，立具保結，一面妥議章程照覆。並將代爲追回量天尺，千里鏡及該領事前去贖價番銀一百圓，由奴才先行發還；該領事甚爲感激。惟現紮營盤，據該領事照請暫留，俟其到省申陳督撫臣，可否准予改設礮臺，另奏請辦理。現酌派兵丁及該處莊丁看守，並留行營礮二尊，以壯聲威。奴才於十九日回至瑯嶠內山，各社生番經王文榮等撫諭之後，仰忱聖主恩威，均各相率來見。復經奴才闡揚德化，優加犒賞，莫不以手加額，喜出望外。奴才抵瑯嶠後，立將募勇裁撤。其應需員弁兵勇薪水、口糧、夫價、船價、賞號等項，除臺灣府先後解來番銀一萬三千四百兩，分撥曾元福、王文榮兩人支應外，尙有不敷，業由奴才就近籌借發給，事竣覈實報銷，絲毫不敢冒濫。一面將辦理詳細情形，稟由督撫臣察覈具奏，並俟李領事回廈，奴才始行起程，於十一月初一日回郡。

御批：該衙門知道。

——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十四。

十二月辛丑（二十二日）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李福泰奏

竊照合衆國羅妹商船駛至福建臺灣之瑯嶠洋面，遭風擊碎，被生番戕害一案，合衆國任廈領事李讓禮始則欲坐兵船赴臺住泊，繼則申請將瑯嶠地方收入版圖，設官駐兵，以絕生番戕人之患。當以臺地民情浮動，外國兵船若往久住，必致別釀事端。卽所請瑯嶠地方設官駐兵一層，固爲一勞永逸之計，然應察度地勢，俾民番兩無驚擾，方可日久相安。復經吳棠與臣李福泰諭令福州口稅務司美理登致書勸阻，勿帶兵船。其瑯嶠安設官兵，飭俟此案辦結後，由在事文武商酌周妥，稟覆查辦。

嗣李讓禮無可置詞，惟稱伊奉該國使臣節飭，須赴臺灣將羅妹商船人等分別收屍領回。旋接臺灣鎮總兵劉明燈、道吳大廷、署臺灣府知府葉宗元與曾元福會稟：李讓禮抵臺，劉明燈於八月十三日先帶所部兵勇五百名由郡起程，曾元福、王文榮與李讓禮繼之。八月十八日，抵枋寮查詢。由枋寮以至瑯嶠，係熟番村社，內有閩粵之人零星分處，箐深林密，礙難下足。劉明燈選派員弁，督率民夫，伐山開往，二十六日抵瑯嶠，據李讓禮面稱：訪知羅妹商船洋人盡被生番殺害，屍身拋棄下海，祇留女洋人頭顱並照影鏡

等件，現已備價一百圓向其贖回，此外並無尙存未害洋人。探聞龜仔角行兇生番，邀集十七番社飲酒，意在抗拒我軍，不與熟番人等往來貿易，竟無線路可通。九月初五日，劉明燈等傳集各莊頭人，詳加詢問，僉稱內山地方共有十八番社，其負嵎恃險以龜仔角爲最，而兇惡殘忍亦以龜仔角爲尤。該生番雖邀十七番社欲圖結爲黨援，實則各社生番屈於勢力，頗多勉強應允，但得番目卓杞篤前往宣諭，即可解散。經王文榮招之來見，卓杞篤卽言願往宣諭各社聯名出結，儻此後該國船隻失事，不敢再行戕害。而李讓禮亦爲該生番乞恩，照請免予拏辦。劉明燈等因龜仔角生番負固圖抗，若不懾以兵威，不足以儆兇頑，與吳大廷往返函商，意見相同。派令王文榮與副將張逢春等分赴各番社妥爲安撫，於十五日拔隊進紮龜鼻山，直逼該番巢穴。正在定期追擊間，復接李讓禮照會，據稱十三日帶領通事及閩粵頭人，親赴火山地方，適遇番目卓杞篤面與議和：嗣後船上設旗爲憑，勿論中外商船，遇有遭風到彼，該番妥爲救護，送交閩粵頭人，傳送地方官配船內渡；如有再被生番殺害，閩粵頭人當立保結幫拏兇番解究。其贖回女洋人頭顱等件，所費銀圓，照數歸還。該領事願爲和息，懇請撤兵，免予深究。並親赴劉明燈等營面請，情詞懇切，至再至三。劉明燈等察查該處海道，生成天險，海船遭風至彼，未有不破。此次羅妹船上洋人被害，係因五十年前龜仔角一社之番統被洋人登山殺滅，僅存樵者二人，以致世世挾仇，心存報復，並非無故逞兇；由卓杞篤自向李讓禮言之。若再

爲勦殺，更恐仇怨愈深，從此構結釁端，永無休息。復函商吳大廷等，不得不通融辦理，俯如所請。當取具閩粵熟番頭人保結，並議章程十條照覆；又將贖價一百圓，由劉明燈先行發還，該領事深爲忻說。劉明燈等同至瑯嶼，待李讓禮內渡後，始行率隊旋郡，將所取保結同會議章程錄送前來。

臣等查此案臺灣在事文武辦理尙能迅速，進止亦合機宜，卽所議章程均尙妥洽。現在合衆國洋人固深感朝廷柔遠之懷，而各社生番，自王文榮等撫諭以後，更莫不仰戴皇仁，相率來見，經劉明燈優予犒賞，益加鼓舞歡欣。惟查鳳山縣境由枋寮至瑯嶼柴城一帶，均係熟番村社，並有閩粵莊人雜居其中。其由瑯嶼深入，皆屬生番巢穴，本設土牛之禁，爲人跡所罕到者。比自打狗口通商以來，每有洋人私躡其地。生番伺殺無常，恐復有如羅妹商船之事，辦理愈行棘手。前事可鑒，後患宜防。應作何設官駐兵，以杜邊釁，容臣等督飭省會司道，並臺灣鎮道通盤籌畫，另行奏明辦理。尙有李讓禮續請在龜鼻山設立礮臺，是否可行，劉明燈親履其地，必深知之，現飭妥議馳覆，並俟覆到酌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十六。

附錄二：譯文考證

一 畫

一作書人(二二面)：「百年前，曾有一作書人，……」，原文爲 An author of the last century (前世紀的一位著作作者)，係指法國人天主教耶穌會士 Jean Baptiste Du Hald (一六七四—一七四三)。此節，據 Le Gendre 的報告原文註謂，係引自 Du Hald 著「中國全誌」一書之一七三六年英文本。按 Du Hald 著「中國全誌」(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法文初版在一七三五年刊於巴黎，法文本第二版在一七三六年刊於海牙。英文本有一七三六年、一七三八—四一年、一七四一年等三種版本。

一素(八面)：原文·Esuck。射麻裡社頭目的名字，抄本亦作「以瑟」。按恆春縣誌卷五「招撫」所收光緒十二年四月初十日稟報各社戶清冊云：「……以上七社，共一千零二十一人，歸射麻裏二股頭人一色膏轄，每季給口糧銀七十二元。……」；又據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知縣等稟稱：「一、射麻裏社，共男丁二百七十六名，正副社長葛亦失、葛射落，月支口糧重洋五·三元，衣褲同前」。又光緒十五年三月初八日，知縣等造送已撫番社設立正副社長，並造戶口清冊，曰：「射麻裏社，共八十三戶(男二百七十六丁，女二百四十八口)。正副社長亦失、射落。離城十二里」。又曰：「射麻里社二股頭人一色等銀七十二元，……」等，有「一色」、「亦失」等名字，似爲同人異譯。

三 畫

下甲人（六、七、九、一七、二一、二二、二四、二五、三六、四〇面）：原文：Hakkas，即「客家人」。

大有港（三五、三七、三八、三九、四〇面）：原文：Tah-Yu-Kang，當指七星山竹仔湖的東北邊金包里方面硫磺產地，土名爲「大油磺」。

大呂宋（一七面）：指西班牙。按當時菲律賓賓仍屬西班牙，因此，抄本對西班牙本國稱爲「大呂宋」，或單稱「呂宋」，而對馬尼拉稱爲「小呂宋」。

小呂宋（九、四九面）：原文爲 Manila（馬尼拉）。參看前條「大呂宋」。

四 畫

中港（一九面）：原文作：Tung-Kang，即「東港」。

厄伯呢（三四面）：原文：Appennines。山脈名，爲歐洲 Alps 山脈之支脈，延袤於意大利半島之上。

日里歷凱（一三面）：番語，意即「寒冷」，原文作：Jelicki。

毛木（四三面）：樹木名，原文作：Mau-muh。

火山（一三、一六面）：原文：Volcano。此抄本對火山有兩種說法。一爲普通名詞，一爲固有地名。按恒春縣志卷十五「山川」項曰：『出火山，在縣城東五里，三台山之左。爾雅：「大山宮，小

山霍」，此實霍也。爲縣城入射麻裏、赴內山之路。路岸穴孔如碗，火即出，無烟而焰；焰高尺餘，陰翳天可見。投以草木，則烈而燼。火移徙無定處；然相去不遠耳；冬、春有，夏、秋無。沙土石，皆青黯色。山下有溪名出火溪；源細而流長，行六、七里，會龍鑾潭西北流入海。據采訪錄：「近年火少見」。士女往觀者，謂尋火而得，則吉；否則不吉。居民以此占否泰也」。

「毛里遜」山（一〇、三五面）：原文· Mount Morrison，即「玉山」。

五 畫

以瑟（八、九面）：原文作 Esack，射麻裡社頭目之名字。參看「一素」條。

加士邦（三四面）：原文· Caspian Sea，即「裏海」。

北里色底（五八面）：船名。原文· Benefactor。

古丹（一六面）：原文· Kootang，即「猴洞」，今恒春。抄本亦作「孤灘」（參看八畫該條）。按沈葆楨「請琅璣築城設官摺」曰：「十八日，抵琅璣，宿軍城，爲前大學士福康安征林爽文駐兵之處。接見夏獻綸、劉墩，知已勘定軍城南十五里之猴洞，可爲縣治；臣葆楨親往履勘，所見相同。蓋自枋寮南至琅璣，民居俱背山面海，外無屏障；至猴洞，忽山勢廻環，其主山由左迤趨海岸；而右中廓平埔，周可二十餘里，似爲全臺收局，從海上望之，一山橫隔，雖有巨礮，力無所施；建城無踰於此」。

市叉（四四面）：樹木名。原文作 Chee-cha。

市頗（四三面）：樹木名。原文作 Chea-per，即土名「赤皮」之譯音重譯。學名爲 *Quercus*

Stiva, Blume.

本國史官(一四面)·原文·Hon. Secretary of State, 即美國國務卿。按當時美國國務卿是 William Henry Seward。他是在一八〇一年五月十六日生於 Florida, 係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為美國共和黨創始人之一。一八六〇年共和黨提名總統候選人大會時, 雖在初選時壓倒其他候選人, 最後敗於林肯。林肯當選總統後, 入閣任國務卿。林肯遭刺後, 仍留任 Johnson 總統的國務卿。一八六七年由俄國買收阿拉斯加, 即在他的任內。一八七二年十月十日歿。

本國博物院(四二面)·據原文, 為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of New York (紐約博物館), 在第三六面作「紐約之博物院」。

瓜山(三三三)·原文·Kwa Siang Bay, 似指「南灣」。歐美人士稱南灣為 Kwaliang Bay, 而 Kwa Siang Bay 當為 Kwaliang Bay 之誤排。按在較早時期, 單字中間的字母「s」都作為「j」, 其形體與「i」頗相似, 排印時容易發生錯誤。故很可能由 Kwaliang Bay 誤排為 Kwaliang Bay, 而分寫作為 Kwa Siang Bay。

瓜地律羣(三九面)·原文·Guadeloupe. 地名, 為法領西印度群島之一。位於英屬 Dominica 島之北, 分東西二島, 並附有五小島。總面積一千三百八十方公里; 有火山地帶。

白沙(二三三)·原文作 Baksa, 即「木柵」之譯音重譯。現高雄縣旗山區內門鄉木柵村。

白來士(三四四)·原文作 Pallas, 人名; 即 Peter Simon Pallas (一七四一~一八一一年)。生於伯林, 是一位著名博物學者與旅行家。一七六七年應俄國女皇 Catherine 二世之聘, 任教於聖彼得堡學院 (Academy of Saint Petersburg)。他曾充女皇於一七六八年所派遣的 Siberia

調查團之一員，至一七七四年回到聖彼得堡。對 Siberia 及中國邊疆的動物、植物、地質的調查有鉅大的貢獻；他著有許多學術價值極高的調查報告與旅行記。一七九五年，由於健康的關係，轉到 Crimea，住了十五年後回到柏林，死於一八一一年。

白崎（七〇面）：原文：Pak Kee，當爲「北溪」之譯音重譯。按北溪係富屯溪上流名稱，發源於福建省光澤縣西北縣界。

石美（七〇面）：原文作：Chio Be，似爲「石碼」之譯音重譯。按石碼在福建省海澄縣港口堡。抄本亦作「珠比」，參看「十畫」該條。

石龍（四六面）：原文：Shek-Long, in the Canton province。按石龍在廣東省東莞縣東北三十里東江之濱，廣九鐵路所經。

六 畫

「冰碛」海關地方（二〇面）：原文作：Bay of Bengal，即「孟加拉」灣。在亞洲南境，介印度半島與印度支那半島之間，爲印度洋之一大海灣，北岸有「加爾加答」等市。

印度土人（一六面）：原文作：Indian。

吐拏勒（一四面）：原文作：Toapangnack，即「大板埭」之譯音重譯。按恒春縣誌卷十五「山川」曰：『大板埭，在縣南十二里，與大沙灣、船篷石毘連。形勢太敞，無歸束處；東南風來，仍不可避』。

多克察（四、六、七、八、九、一〇、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二五、二六、二七面）。

原文作：Tauketok，豬勝束社的土目，並統轄瑯嶠十八社之大土目。中文資料多作「卓杞篤」。

宅兒（一四面）：原文爲：Tait & Co.，即英商德記洋行，於一八六七年在臺灣南部開始營業。

宅碼落（二三三）：原文作：Tagal，即菲律賓 Tagal 族。

安打們（二六六）：原文：Mr. Man。參看「十三畫」【意勒安打們】條。

安桂（七一）：原文作：An Koé，即泉州安溪縣之譯音重譯。

桑打（六七）：地名。福建省煙草的產地，原文作 Tiotoa。

色肯（二〇）：原文作：Saccam，即「赤嵌」（今臺南市）之譯音重譯。抄本所載「赤嵌」，

均指「車城」。參看「七畫」【赤嵌】條。

色比里（七、八、九、一〇、一一、一二、一八）：原文作：Sabaree，即「射麻裏」社。

色比里土音（一一、一二）：原文：Sabaree dialect。抄本所載數詞與原文互相比較如下：

數詞	抄本	原文
一	意他	Ita
二	佬沙	Lousa
三	拖路	Torro
四	實不	Sipat
五	里碼	Lima
六	音能	Ainem
七	壁桃	Pitau

八 阿蘭 Allau

九 什賤 Sivah

一〇 波盧 Porrou

西的南 (五八面) : 船名。原文作 · Ferdinand。

西蓬萊士 (五八面) : 船名。原文 · Surprise。

七 畫

「伯士喀多」海島 (三面) : 澎湖西名 Pescadores Islands 的譯音。按抄本謂 : 到澎湖並「伯士喀多」海島，係誤。原文為 · Ponghoo or Pescadores Islands (澎湖，或稱「漁夫島」)。

伯司 (一二面) : 原文 · Bashee islanders，即「巴士」島人。按巴士群島為臺灣與呂宋間之一小群島，係火山質構成。或云 Batan 群島。參看次條「伯宅里」。

伯宅里 (一二面) : 原文 · Batanes，即菲律賓之 Batan 群島，在北緯二〇度一五分—二一度九分、東經一二一度四七分—一二二度三分 Bashi 海峽南方、Babuyan 群島之北，大小五十島嶼；包括 Batan，Ibajos，Sabatan，Yami，Mabudis，Ibayat，Dioyo，Siyauan 等島。或稱 Bashi 群島，住民為 Ibayat 及 Ibatan 族。

伯爾欵 (三四面) : 原文 · Baker，地名，在裏海地方。

克薩士 (二六、二八面) : 原文 · Kalis，即傀儡番；此係「傀儡」之譯音重譯。按鳳山縣采訪冊乙部「諸山」云 : 「內支 (謂港東、西二里內山，故曰內山)，總名傀儡山 (地屬生番界，俗呼生番

爲傀儡，故曰傀儡山），由北而東、而南，綿亘一百二十餘里。

利哩菴（一三面）：係十八社「番語」，意即「水」，原文作：Ialium。按恆春縣誌卷六「番語」項，曰：「水·孛濃」。鳳山縣誌卷三「番語」項曰：「水爲喇淋」。

呂宋（三、九、二三、六一、六九面）：原文：Spaniard 或 Spanish，係指西班牙。參看「三畫」「大呂宋」、「小呂宋」兩條。

坑園茶（五九面）：原文：Congou，即「工夫茶」。

坑榛（四四面）：樹木名。原文：Kaon-Tsang，似爲土名「梭欖」之譯音重譯。學名 *Quercus glauca*, Thunb.

夾籠（三〇面）：原文：gallon，英美之液量名稱，普通譯爲「加侖」。

李想兒（一三、一四面）：即 Le Gendre 之譯音。法裔美國人。一八六一年美國南北戰爭時，曾投北軍而因功陞爲陸軍少將。一八六二年負傷退伍，而來中國。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任廈門領事，並兼轄臺灣領事。一八六七年三月美國船 Rover 號遭難後，奉命來臺灣，與臺灣道交涉，未獲結果，遂有美國軍艦襲臺之舉。但美軍反被土人擊退，於是他乃單身進入「番境」，同年十月與豬勝束社大頭目卓杞篤簽訂協約。翌年，再到臺灣重晤卓杞篤。後回美國途次，適日本因琉球人被高士佛、牡丹兩社土人所殺，將與師侵臺，任日本外務省顧問。

沙虫（四三面）：樹木名。原文：Shwa-Sam，即土名「山杉」之譯音重譯。學名爲：Podocarpus Nagio Pilger。

沙龍眼（四四面）：樹木名。原文：Shwa-Lung-Yuen；or wild Lung-Yuen，即土名「山龍

眼」之譯音重譯。學名爲：*Helicia formosana*, Hemsl.

赤狗(二九面)：臺灣北部之地名，原文：*Chemo*，不詳。

赤嵌(三、五、六、一八、二五、二六面)：原文：*Chasiag*。即「車城」之譯音重譯。

赤當茨(五面)：原文：*Chetongkah*。即「荊桐脚」之譯音重譯。

邑龍山(四〇面)：原文：*Ape's Hill*，意爲「猴山」，即「打狗山」之西名。

八 畫

亞墨利加土人(二四面)：原文：*Indians in America*。

亞墨里駕(三四面)：原文：*America*。

兒梨(一四面)：原文：*Elles & Co.*，即「怡記洋行」：於一八六六年在打狗開始營業。

卑兒信(三面)：原文：*Padre Sainz*，即聖多明我會神父 *Fernando Sáinz* (華名：郭德剛)

。生於一八三二年五月三十日，一八五四年一月十五日發願，一八五八年晉鐸。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與 *Joseph Dutton* 兩人被菲律賓聖多明我會派來臺灣佈教。先赴廈門，*Dutton* 神父因通華語，留於廈門。一八五九年五月十五日，*Sáinz* 神父偕 *Angel Bofurull*、中國修士三人、教友三人起程來臺，五月十八日到達高雄。在高雄前金建立教堂一座、神父宿舍一所。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奉命回馬尼拉，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九日離臺。一八八六年間任馬尼拉華僑天主教本堂主任司鐸，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七日病卒於馬尼拉任所。

卑魯(二六面)：「故提督率卑魯」，原文爲：*lamented Rear-Admiral Bell* (故海軍少將 *Bell*)

，即 Henry Haywood Bell (一八〇三—一八六八)。一八〇三年四月十三日生於 North Carolina，一八二三年八月四日任海軍少尉候補生，一八六五年被任爲東印度艦隊 (East India Squadron) 的司令官，努力鎮壓在中國海域騷擾的海盜。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陞爲海軍少將。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日本沿海溺斃。

卓先生 (四〇面)：原文：Mr. Dodd。參看「九畫」「約翰多卓」條。

呼路兒 (二、四、一三、一四面)：原文：The Rover，美國船名。一八六七年在七星岩附近遇風遭難，搭乘人員上陸爲龜仔角社土人殺害，因之引起美國構兵「懲番」之舉。中文資料作「羅妹」。

「呢能爹啞」礮臺 (二〇面)：原文：Fort Zelandia，即安平之「熱蘭遮城」。

孤灘 (六面)：原文：Kootang，即「猴洞」之譯音重譯，今恒春。參看「五畫」「古丹」條。

屈菱 (二八、三四、三五面)：原文：Koukau，似指苗栗縣牛角山，按淡水廳誌卷十二「物產考」金石屬云：『磺油，亦名地油，產貓裏牛角山，由石壁中流出』。又苗栗縣誌卷五「物產考」貨屬云：『磺油，產貓裏溪頭牛鬮山下』。

帖九辨 (一八面)：番族名。原文：Takubien tribe。似爲鄭嶠十八社中之「竹社」(Tatalivan) 之訛誤。

府城 (五、一九、二六面)：原文作 Taiwanfoo (臺灣府)。

府城某先生 (二三面)：原文：Dr. Maxwell, of Taiwanfoo (臺灣府之 Maxwell 醫生)，即 James L. Maxwell, M. D.；係蘇格蘭長老會醫務傳道師，爲荷蘭撤退後清末初次來臺之新教傳道師。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得醫學博士學位，曾任長老會教堂長老。於一八六四年由英國抵廈門，學習

閩南語。翌年五月二十八日由打狗登岸，至臺灣府城，一八六五年六月十六日在府城西門外租屋作佈道所兼診所。後受民衆包圍毀壞，被迫遷出，移居於旗後作爲行醫傳道之根據地，教務遂略有進展。一八六七年在埤頭建設禮拜堂，而一八六八年發生騷擾，教堂被拆搶、教友高長被毆、莊清風遇害，發生「洋教」案。經中英交涉後，福建總督委興泉永道渡臺會同英領事會辦結案。事後總督出示曉諭保護教士（參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五）。Maxwell 於是再入府城居於二老口之許厝，施醫傳道。此地嗣後即命名曰「舊樓」。按臺陽見聞錄卷上「洋務藥房」條中：「光緒七年十月，醫士買威令請在安平行臺後，舊礮臺邊，擇一官地，起蓋藥房。……」之「醫士買威令」，即 Dr. Maxwell。迫樸（三、六、一六、一七、二二、二三、二四）：原文：Peppo，即「平埔」族之譯音重譯。學名即 *Mallotus paniculatus* Muell, Arg.

抽加簪（四七）：原文：Teuckcham，即「竹塹」（今新竹市）之譯音之重譯。

拍拉吐（三七）：地名。原文：Pluto River, near Mount Helena, north of San Francisco。

拖土索土音（一一～一二）：原文：Taoo-Siah dialect。按 Taoo-Siah 當爲「大社」之譯音。「大社」即指住於武洛溪上流 Paiwan 族 Raval 系統之 Parirayan（參看臺灣高山族系統所屬研究第一冊第二六七面）。抄本所載「大社」之數詞，與原文互相比較如下：

數詞	抄本	原文
一	意他	Ita

二	丟沙	Dusah
三	吐嚕	Tourou
四	實不	Sipath
五	里麻	Limah
六	秧難	Ounum
七	壁吐	Pitua
八	音饒	Azou
九	實咬	Sivah
一〇	落奴	Pourouh

拖士索(二、一二面)：原文：Tallassock，即豬勝束社；係椰嶼十八社之一。

拖米(四八、五〇面)：原文：Dr. Talmage，係美國改革派長老會駐廈門牧師。一八四七年至廈門傳教達四十多年。其名字爲：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 D.，著有「廈門音字典」。

拖首板(二六、二七、二八面)：原文：Tossu Pong，即「大樹房」之譯音重譯。

杭(二四面)：原文：Hong，即行商「行」之譯音重譯。參看「十畫」「庫杭」條。

板崎(二三面)：地名。原文：Pangki, a town situated south of Takao。

板莫(四四面)：樹木名。原文：Pan-mock。

板寮(一八、一九面)：原文：Panliau，即「枋寮」。

林洋(七〇面)：原文：Leng Yang，嘗爲「甯陽」之譯音重譯，即福建省龍巖州甯陽縣。

治丹 (二〇面)：原文：Tatum，即「大屯」山之譯音重譯。

波裂格 (六、九面)：原文：Poliac，即「保力」莊之譯音重譯。

肯褒爹 (三面)：原文：Cambodia，即「柬埔寨」之譯音。

花事得 (五九面)：船名。原文：A. E. Vidal。

門順先生 (三四面)：原文：Dr. Manson。抄本亦作「們順先生」，為當時洋行專任醫師，名 Patrick Manson (參看臺灣研究叢刊第六〇種「老臺灣」第一二三面)。

阿加弗理 (五八面)：船名。原文：August Friedrich。

阿奴北 (五八面)：船名。原文：Albert。

阿西亞呢亞 (二四面)：為 Oceania (海洋洲) 的譯音。惟原文作 Australia (澳洲)。

非素亞 (三四面)：原文：He-Soa, (fire hill)，即「火山」之臺語音譯之重譯。

九 畫

保供 (六七面)：福建產紙地方。原文作 Po Lan，似為木蘭溪之「木蘭」二字之對音。按木蘭溪流域，包括莆田、仙遊兩縣，為產紙地。抄本亦作「保蘭」。

保蘭 (七〇面)：原文：Polan，似指「木蘭」溪。參看前條。

前任史官 (二六面)：原文：your predecessor，即前任美國駐華公使。據原文註係指 Anson Burlingame。按 Burlingame (中國名：蒲安臣) 在一八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紐約州 Chearango country，曾學法律於 Harvard Law School，並在 Boston 操業律師，一八五四、五六、五八年

三次由 Massachusetts 州被選爲國會議員。一八六一年任駐華公使，一八六七年卸任。在其任中列國覬覦中國時，處事和平，頗爲清廷盡力，極肯排難解紛；於是清廷請他代表中國出使。Burlingame 應允，並帶記名海關道志剛及禮部郎中孫家穀隨同出國，爲中國第一次正式派出使節赴歐美辦理外交。一行赴美，轉赴英、德、法、俄各國，不幸他因積勞成疾，卒於俄京聖彼得堡。

勃士底 (五八面)：船名。原文·John Worcester。

南直 (五九面)：船名。原文·Nantib。

南港江 (二〇面)：原文·Nankam River。

南澳 (一三、一四、二七、三五面)：原文爲 Southern Bay，或作 South Bay，即「南灣」。

即修 (五〇面)：「洋人即修」，即修係 Jesuit (天主教耶穌會士) 之譯音。此指康熙五十三年間耶穌會士所測繪之地圖。參看方豪撰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 (文獻專刊創刊號)。

奎隆 (二〇、二八、二九、三〇、三二、三三、三五、三六、三七、四〇、四五、五二、五五、五六、五七面)：原文·Kelung，即「基隆」(鷄籠)之譯音重譯。

客拉邦 (四八面)：「公爵客拉邦」，原文爲 Lord Clarendon，指第四代 Clarendon 伯爵，其姓名爲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Clarendon。生於一八〇〇年正月，一八三三—三八八年任駐西班牙大使。一八三八年因其伯父第三代 Clarendon 伯爵逝世，襲伯爵位。一八四〇年任掌璽尙書。一八五三年正月任 Aberdeen 內閣的外相。一八五五年二月 Palmerston 組閣時留任外相；不久，因 Palmerston 辭首相而連袂辭任。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再任外相。由於 Reform Bill (選舉法修正法案) 未獲議會通過而內閣總辭，後繼首相 Derby 卿擬邀他參加組聯合內閣而不就。一八

六八年十二月 Gladston 組閣時，再入閣任外相。歿於一八七〇年。

施噶美啞 (三五面)·原文 Mount Sylvia (雪山)，卽「次高山」。

星察里 (二面)·原文· Mr. Sinclair，爲當時英國駐福州領事。

柏木 (四三、四四面)·樹木名。原文· Káng-moo，似爲土名「江梅」、「江某」之譯音重譯

。「江梅」的學名爲 *Heptapleurum octophyllum*, Benth.

柴寮 (四三面)·樹木名。原文· Cha-lew。

省佛淋食士庫 (三七面)·卽 San Francisco (舊金山)之譯音。

約哈馬 (五五面)·日本「橫濱」(Yokohama)之譯音。

約翰多卓 (三六面)·英人 John Dodd 之譯音。抄本亦作「卓先生」(Mr. Dodd)。一八六四年在淡水創設行號 Dodd & Co. (寶順洋行)，爲臺灣茶業的恩人。他於一八六五年在臺灣調查茶業以後，翌年試買粗茶，又爲增加生產起見，從安溪運來苗木，貸款給農夫，獎勵栽培。一八六七年，向澳門輸出而大受歡迎。於是在艋舺設一茶館試行粗茶的精製，受居民阻擾後遷移大稻埕。這是臺灣茶葉精製的濫觴。一八六九年以帆船二隻載運臺灣烏龍茶二、一三二擔直輸紐約，以 Formosan Tea 招牌銷售，博得聲譽，對臺灣茶葉市場之開拓頗有貢獻。一八六六年間亦曾在淡水爲 Dent & Co. 的代理人，收購臺灣樟腦。

英守琴 (五九面)·船名。原文· Insulaire。

香柳 (四四面)·樹木名。原文· Shiong-Lew, or willow tree。

十畫

們順先生(二八、三五面)：原文：Dr. Manson。參看「八畫」「們順先生」條。

庫里美亞(三四面)：Crimea之譯音。在俄國西南部，突出於黑海北部的半島。

庫杭(二四面)：行商「公行」(Cohong)之譯音重譯。

庫臘(二、一二、一三面)：原文作Koalat，瑯嶠十八社之一Kuraluts的譯音。按鳳山縣志作「龜勝律社」，恒春縣志作「龜仔角社」。

庫臘土音(一一、一二面)：原文：Koalat dialect。抄本所載「龜仔角社」數詞，與原文互相比較如下：

數詞	抄本	原文
一	意他	Ita
二	柳仇	Lusu
三	里格	Lero
四	庫落	Poorok
五	司拿	Zeina
六	仁拿	Inna
七	壁仇	Pichu
八	意崇	Azoo

九 實瓠 Siboo

十 普落 Poorok

格致士 (二三面)：「西國之格致士」，原文作 many philosophers (許多哲學家)。

桑肥釐 (四三面)：樹木名。原文作 Sung-pih，即「松柏」土音之譯音重譯。學名爲 *Pinus formosana*, Hayata，或指 *Pinus Massoniana*, Lamb.

氣利伯除 (三面)：原文· Isles of Calabashes, a group situated on the coast of Cam-bodia (柬埔寨沿海之 Calabash 群島)。按據原文註，此節係引自一七四九年倫敦出版的 Dampier 航海記 Circumnavigation of the Globe 一書。這本書迄未獲睹，惟據一九二七年所重印一六九七年的 Dampier 航海記，他們寄碇地當爲 Pulo Condore (崑崙洋)。參看「十二畫」「登除」條。

烟臺 (六六面)：抄本亦作「燕臺」。原文作 Chefoo (芝罘)。

烏木 (四四面)：樹木名。原文爲 black Ebony，黑檀之一種。土名爲「烏皮石苓」，學名即 *Maba buxifolia*, (Rottb.) Pers.

烏停 (四三面)：樹木名。原文· O-Ting，即土名「烏甜」之譯音重譯。學名爲 *Vitex quinata*, (Lam.) F. N. Will.

烏狸北菱 (五八面)：船名。原文· Rebecca。

烏魯灣 (四八面)：原文· Admiral Rowan，即 Stephen Clegg Rowan (一八〇八—一八九〇年)。生於愛爾蘭 Dublin 近郊。少時隨家屬移居美國。一八二六年任海軍少尉候補生。一八六七—一八七〇年任美國亞洲艦隊 (the Asiatic Squadron) 的司令官。

烏蘭 (二一、三四、三六、四七面)：原文：Oulan，即「後壠」之譯音重譯。

珠比 (六六、六七面)：原文：Chio Be。當爲福建省海澄縣「石碼」之譯音重譯。抄本亦作「石美」。

留庫呢啞 (三面)：Luconia 之譯音，即菲律賓之「呂宋」島。

索圩海關 (二一面)：原文：Saou Bay，即「蘇澳灣」之譯音重譯。

索淤海關 (二三面)：原文：Sau-o-Bay，即「蘇澳灣」之譯音重譯。

郎嬌海關 (一〇面)：原文：Liangkiau Bay，即「瑯嶠灣」。

高市 (四七面)：原文：Gauchay，即臺中縣「梧棲」之譯音重譯。

十一畫

偉廉先生 (二六面)：原文：Mr. Williams，即指 Samuel Wells Williams。按 Williams 係於一八一二年生在紐約州 Utica，一八三三年來到中國傳教並兼通譯，爲 China Repository 的編輯。一八五三年 Perry 提督訪問日本時曾充任通譯。一八五七年又回到中國，在美使館任書記官，並曾任代理公使等職。一八七六年回美國，在 Yale 大學教授華語。有頗多著作，就中 The Middle Kingdom 一書爲當時名著。

亞梭竿 (一四面)：原文：Tuihssockang，當爲「豬勝東港」之譯音。按夏獻綸撰臺灣輿圖說作「豬勝東大港」；恒春縣志作「大港口溪」。有云：「大港口溪，在後山，距縣東南二十三里。其源出高仕佛山，經三百六崎南行二十里，有大魯公溪水入之。又西南曲折行，歷九間厝，有响林、攬仁

坑水入之；又南行十里，經豬勝束、文率、阿眉等社各山之水入之。至港口出海』。

得吉利 (五〇面)：「英國教士得吉利」，原文作：Rev. Dr. Douglas, of the London Mission，即英國長老教會駐廈門牧師 Rev. Carstairs Douglas, M. A., LL.D. Glasg.，著有廈門音辭典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曼素 (五八面)：船名。原文作：John C. Munro。

畢咨林 (一、四、一二、一四、二五、二六、二八、三五面)：即 W. A. Pickering，中國名爲「必麒麟」。英人，初在海關任職，後爲英商 Ellis & Co. 駐臺人員。Le Gendre 來臺時，充翻譯。

著有 Pioneering Formosa (老臺灣)，中文譯本收於「臺灣研究叢刊第六〇種」。

船主勿氏 (五〇面)：原文：Captain Ray, R. N.

荷哇炎 (五六、五七面)：原文：Hawaiian，即「夏威夷」。

荷威 (二〇面)：原文：Howei，即「滬尾」(今淡水鎮)之譯音重譯。

荷蘭史官 (二三面)：「一千六百七十五年間，荷蘭史官會記彼地風俗云……………」，原文爲：

In 1675 one of their historians,……，係指 C. E. S.: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一書。

麥里那 (二三面)：Manila (馬尼拉)之譯音。

麥里森絲兒 (一三三)：番語。原文：mazangiel，意即「頭目」。

麥肯士 (一、四)：Mckenzie 之譯音。按一八六七年三月美船 Rover 號在臺灣南部七星

岩附近觸礁沈沒，搭乘人員上陸遭遇「番害」。Admiral Bell 所率美國艦隊受命懲處「兇番」，六月六日駛至南岬。七日即派 Captain Belknap 與 Lieutenant Mackenzie 帶同約一八〇名陸戰隊

上陸，與「兇番」交鋒，而 Mackenzie 卽中彈斃命。

麥庫里 (二八、二九、三五、四〇面)：原文：Lacouie，或作 Lakouie，卽「六龜里」的譯音重譯。今高雄縣「六龜」鄉。

麥桑禿古 (二〇面)：原文：Mason peninsula，今金山鄉之馬鍊半島。

麥氣哪把 (三四面)：原文：Maccaluba。係在 Sicily 島西南岸 Girgenti 州北方六哩之有名的泥火山。

麥措糧 (一三面)：番語。原文：Machoolia，意卽「飢餓」。

麥黎人 (九、一一面)：原文：Malay，係馬來人，而抄本謂係日本之麥黎人，誤。

十二畫

喀喀 (一三面)：番語。原文作 Kaka。意卽「兄」。按恆春縣誌卷六「番語」項，兄作「加憂」。斑亞 (四四面)：樹木名。原文：Punga, or wax-bearing tree, (Stillingia sebifera)，卽土名「柏仔」之譯音重譯。學名爲：Sapium sebiferum. Roxb。

曾板 (七一面)：距廈門八〇哩之產茶地方。原文作：Chan Poan。

森木 (七面)：原文：Mahogany，卽「桃花心木」。

測赤萊 (一三面)：番語。原文：chachilai，意卽「石」。

疏辛 (六六面)：麻袋產地。原文：Sur Sing。

登除 (三面)：Dampier 之譯音，卽指 William Dampier。他生於一六五二年，好航海，十

九歲時會到過 Bantam。一六七三年英荷戰爭時入海軍，因負傷退伍。一六七五年到 Campeachy，於一六七八年回倫敦。一六七九年到 Jamaica，後隨 Mr. Hobby 將往 Mosquito 沿岸貿易，而在 Negril Bay 遇海賊船隊集合於該地，全部船員被誘加入海賊；Dampier 雖不願意，遂亦入夥，數年間劫掠西班牙的各殖民地。後橫斷太平洋，經過 Guam 島，於一六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到菲律賓的 Mindanao 島，滯留六個月。嗣因 Captain Swan 殘暴，發生叛變，水手佔領了船隻，遺棄 Swan，於一六八七年一月十四日離開 Mindanao 島。在呂宋島沿岸捕獲一些西班牙船隻；二月二十六日離開呂宋島到 Pulo Condore。四月二十一日自 Pulo Condore 開往暹羅灣，五月二十一日再返 Pulo Condore。後要開往馬尼拉，遇風不果，北上駛到中國沿岸；因遇猛烈颱風。七月二十日到澎湖。七月二十九日自澎湖解纜，沿臺灣西南岸駛向 Bashi 島，於一六八七年八月六日到達。後到過 Celebes、澳洲北岸、Nicobar 等地。由於長久的航海，海賊們規律頗紊亂，好飲酒、多爭吵；Dampier 厭惡這種瘋狂的生活，常想逃走。在 Nicobar 島遂與船醫、另一英人偕同若干土人逃至 Achin，結束他八年半的海賊生活。後到過 Tonquin、Malacca 等地，於一六九一年九月十六日回到英國。一六九七年出版他的「世界航遊記」，頗受歡迎，有許多版本。一六九九年海軍當局供給他一隻船，去探險澳洲等地。一七〇一年回英國，出版其「探險記」。嗣後數次出外航海，於一七一五年去世。在 Le Gendre 的文中，謂 Dampier 於一六八五年八月六日到達 Bashi 群島，係一六八七年八月六日之誤。抄本又誤為到達「瓜山」。按 Le Gendre 的原文：「海賊們在海上遊弋時，必定也看到了臺灣南部的海岸。雖然也許為西南貿易風所阻，不能在 Kwa Siang 灣（按即南灣之誤，參看「五畫」「瓜山」條）上錨，却沒有什麼會阻止他們在東岸接近琅琦或豬勝束罷。在一六八

五年時番人仍佔有現在車城的那些地方；而不多年之後，福建的中國人便來該處定居了。

絲秧柳（四三面）·樹木名。原文·Seaon-lau，係土名「松蘿」之譯音重譯。學名為·*Chamaecyparis obtusa*, Sieb. et Zucc.

買士提落（五面）·臺灣之「買士提落」，原文為·Mestizos of the Philippines。按 Mestizo 係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時期，對於中國人為其父親、菲律賓人為其母親之混血人所稱（參看 *Censo de las Islas Filipinas*, 1903. Tomo 2, P.463 Nota）。

都逢（二九、三三面）·「管輪人姓都逢者……」，原文作·an engineer, Mr. Dupont。

十三畫

意米亞（一〇面）·番族名。原文·Amia。

意勒安打們（一、一四面）·原文·I. Alexander Man。英國籍，當時為打狗海關稅務司。一八六三年二月開始服務於海關，一八六八年六月陞為稅務司。中文名字稱「滿三得」（參看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list*, 1875）。

煤骨（二九面）·原文·coke，即「焦煤」。

矮三（一六、一八面）·原文·Assam，猴洞社土目的名字。

十四畫

彰化進西（二四面）·原文·at other points east of Changhwa，故應為「彰化進東」。

漳津（六八面）：原文·Chang Chin。

除釐務（五、六、一五、一八面）：原文·Sialiao 或作 Sialio，即「射寮」。

赫里那山（三七面）：原文·Mount Helena。

赫德（四五面）：原文·Mr. Hart，即 Sir Robert Hart。一八三五年生於愛爾蘭之 Portadown，一八五四年來華，在香港貿易監督廳任助理通譯官。一八五九年英法聯軍侵略廣東時任關稅監督官。一八六三年轉任上海稅務司，對中國海關行政的改革頗有貢獻。一八九六年陞為總稅務司，一九〇七年辭任回國，一九一一年逝世。

鳳港（一八面）：原文·Hong Kang，即楓港。抄本云：『此地為鄭成功夫人墳墓所在』，按據恒春縣志卷二十二「雜志」云：『鄭延平女娣墓，在楓港海岸山上。天朗氣清之日，泛槎海上，望而見之；及登山尋訪，則渺矣無踪。其山之仙耶？其鄭之仙耶？』

十五畫

劉鎮臺（一五、二五、二六面）：原文·Chentai Lew，指臺灣鎮總兵官劉明燈。

嘴等加（四〇面）：原文·Chui-ten-kah，即「水返脚」；今汐止鎮。

瓊國（五六、五七面）：原文·Danish，即「丹麥」。

遮駕（四九面）：原文·Java，即「爪哇」。

鄭禮乾（二六面）：通事鄭禮乾，原文·Tseng Tayen。

十六畫

燕臺（四九面）：抄本亦作「烟臺」，原文爲 Chetoo（芝罘）。

龍崎（七一面）：原文：Liong Ké，當爲「龍溪」之譯音重譯。

龍清漳（七〇面）：距廈門一〇〇哩之產茶地，原文：Loan Chin-chian。

十八畫

雜加丁（四三面）：樹木名。原文：Chug-Kha-Ting。

十九畫

羅蚶（二〇面）：原文：Lohan，似爲「羅漢」石之譯音重譯，在基隆西側「萬人堆鼻」之別名。

識星里（三四面）：地中海第一大島 Sicily 之譯音，屬意大利。

二十一畫

驚呼哩（一五面）：原文：Enifield，一種來福鎗之牌名。

二十四畫

讓禮（二三、一四面）：原文：Charles，即 Le Gendre 之名（Charles W. Le Gendre）。

後記

這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原名「臺灣番事」的抄本，茲經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抄錄標點，列為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行世。書中有許多固有名詞，原著是依照土音拼成英文，譯者又從英文譯成漢字；因此，與實在的名稱，頗有出入，這是閱讀本書之一困難。周憲文先生囑我將這些固有名詞查出，使與實在的名稱予以對照，以供讀者之參考。

我讀了這本書後，記得曾看過本書的英語原文；這是美國駐廈門領事官 Le Gendre 所寫的。於是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把它找出，彼此對照。

本書是 Le Gendre 寄給美國駐華公使關於廈門、臺灣地方事務的一六八九年度報告，原題為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by C. W. Le Gendre, U. S. Consul at Amoy*，是在一八七一年由華盛頓的國家印刷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印行的，為一本總共五十面的小冊子。拿原文與本書對照的結果：

（一）原文分為二部。前半部為廈門；後半部為臺灣。在本書後半的「論臺灣、廈門兩處海口宜建旗燈以便行船」至「各船隻進出口單」為止，係屬原文的廈門部份；而原文「廈門」部份，則並無分段標題。

(一) 本書前半自「敍呈送各大憲緣由」至「論木料一項」，爲原文後半的臺灣部份。

(二) 原文臺灣部份，再分爲二節。第一節爲 *Le Gendre* 再往「番地」的見聞與對「番事」的意見等，沒有標題；第二節標題爲「臺灣北部及中部的物產概要」，而再細分爲：煤、石油、硫黃、樟腦、樟腦的專賣、其他各種物產、木材等項。

(四) 原文與本書之間，不但章節次序不同，內容的敍述順序也有許多不同處。如：

- (1) 本書「論臺灣漢番來歷」至「論中外立約通商利弊」(一九—二五面)諸項，原文都包含於「樟腦之專賣」(本書「論包辦樟腦之事」)項下，其次序與原文亦有不同。
- (2) 「論前劉鎮臺會遣人至生番請其會辦事情」(二五面)，原文寫在 *Le Gendre* 會晤卓杞篤後回到車城之後、到達楓港之前。
- (3) 「論火山」(三四面)一節，原文寫在 *Le Gendre* 與卓杞篤別後、途次「出火山」停歇的記事中。因此，可知譯者對於內容，曾經考慮，是有意加以更動的。至其目的，不得而知，不過，有些地方，却比原文妥當。

本書的譯者，似是清末人，惟不知是何人？如爲 *Le Gendre* 所雇用的領事館華籍職員或各地洋商買辦，大概不會把基隆、安溪譯爲「奎隆」、「安桂」，「公行」譯爲「庫杭」。至於譯文，間有錯誤，也有省去了許多西文特有的冗長敍述，大體還算相當

正確的。

因爲本書所譯的名詞，許多與通行的不相符合；故爲利便閱讀起見，查出原文和真實地名、人名等項，予以對照，按筆劃加以整理，以供檢索。又在必要處，稍加注解，藉便讀者的參考。至若干未能查出者，也均已註明原文。至於本書的誤譯之處，因爲篇幅關係，未及指出。不過，周憲文先生已請周學普先生把原文譯成中文，不久可以刊行；這對讀者是大爲方便的。（曹永和）

臺灣文獻叢刊第五一種

臺灣生熟番紀事

黃逢昶

10

1

李序

自曼倩有畢方之辨，同朝駭爲赫聞；會宗綴行役之吟，史氏歎其閎識。遐覽所逮，勝游斯傳。

曉墀黃君，素挺嫩才，雅負遠抱。長征閩嶠，奉公瀛郡；乘查乎天表，酌酒乎海會。鐵線橋畔高歌，則劍槩交橫；紅毛樓頭博辯，則刁斗互答。積日既久，采風殆徧；是用紀載，藉資徵考。審程記里，實仿地志；尋俗識怪，特殊齊諧。軍國據其偉略，湖山壯其豪氣，信乎發皇耳目，拔飾才藻矣。

方今西夷抗順，東都經武；鯤身紆鬱，陰瘴晨晦；鹿耳險峻，烽烟夕驚。火艦揚波，飛馳龍輪之窟；天戈浴日，稽破獮鬻之軍。仄席旁求，長纓爭請。君其更罄心畫，翊成膚功；奪得崑崙，奔走張鐙之讎；刻以金石，揄敷平蔡之助。梟性克馴，蠻化待治；濟世有具，酬知非偶。庶幾疆臺千里，亶趾名賢舊蹟之遺；縹囊一編，匪惟王會新圖之續！

光緒十一年（歲次乙酉）孟夏月，同邑李輔燿拜手。

周定軒夫子題辭

頃讀曉墀先生臺灣雜記，欽佩無已；謹題辭三首。

海外山川海上城，援軍隔水檄縱橫；袖中一策尤堪用，招集民番代戍兵。
談到瀛洲客不知，雞籠、鹿耳海環之。何緣外國詳風土，百首西堂舊竹枝。
新從閩海唱刀還，臺北、臺南記往還；幕府昨逢余節度，地圖先問釣魚山。

世愚弟周發藻頓首呈稿。

臺灣生熟番紀事目錄

臺灣驅寇論·····	(一)
上岑宮保撫番稟稿·····	(三)
臺灣生熟番輿地考略·····	(五)
生番歌·····	(三)
熟番歌·····	(五)
臺灣竹枝詞·····	(七)
附 錄	
化番俚言·····	(三七)
訓番俚言·····	(五)

臺灣生熟番紀事

湘陰黃逢昶曉墀甫稿

臺灣驅寇論

臺灣枕夷夏之交，四面濱海。其中層巒聳翠，前後相連。後山爲生番巢穴，名曰高山番；山外皆熟番所居，名曰平埔番；總計生、熟番千百社。其餘貿易、耕種，漳、泉人居多。地本膏腴，物產富饒，富甲於中外，爲夷人窺伺、垂涎非一日矣。當法兵猖獗，基隆、滬尾、鹿耳門各海口皆梗塞。我軍駐臺，雖猛力前驅，其勢或有所不敵；渡臺救應，其容緩哉？雖然，臨時募勇不習海戰，縱有大隊兵輪，恐敵人藏魚雷於海底，未及登岸即被轟燬，將捐軀不足以報國，反致有損國威。

查乾隆、嘉慶、道光年間，朱一貴、林爽文、蔡牽、朱潰等侵犯臺疆，所爲勦滅驅逐者皆借士勇、社番之力。臺多煙瘴，地尤險阻，鴟音缺舌，言語不通，又不合水土，行之路難，實爲所苦；即承平無事，官軍駐防傷亡不少，一旦交鋒對壘，能保全軍無恙乎？惟漳、泉飄海之舟乘風潮而入，著名海口雖塞，其間小港尙多，土人素所經歷，而且民風强悍，番性尤剛，所好者紅布、鹽、酒，以此獎勵，遂踴躍從公。該處富紳，家

貲數萬至數十萬者，又多急公仗義，夙負幹練之才；如臺北林時甫、黃紹芳、周振東、臺南林蔭堂、張縉雲、林汝梅、張春華、林儀卿等，皆能助軍餉、舉義旗，招集民番，力圖驅逐；一紓國難，一保身家，義固不容辭者。特非諭令，則其權莫假，卽其勢不行；務期大帥主將，謹遵上諭，督師駐紮漳、泉，聯絡紳士、士勇，設計渡臺，暗結臺民，向前猛撲，而以官軍助之。不增兵，不籌餉，以拙勝巧，以逸待勞；斯驅寇之計得焉矣！

上岑宮保撫番稟稿

爲安邊綏遠、和衆豐財，以廣招徠而增賦稅事。

竊維用兵之道，固宜因利乘機；制敵之方，尤貴隨時應變。逢昶渡臺日久，民物關懷；地方情形，頗爲熟悉。查臺北府南離城四十里，大地名南勢，兼連粗坑、新田、火燒樟等處；陸路三十里至基隆，九十里至宜蘭，一百二十里至蘇澳；水程五十里至臺北，七十五里出大海。該處多出木料，遍山種靛、栽茶，物產富饒，生生不息；前此多資度活，近來莫慶安全。其故因官軍駐臺，威振海疆，生番不敢猖獗；爾年防務稍鬆，番衆毫無忌憚，燬民房、斃民命，滋擾情形不堪言狀，居民求救，地方官不遣一師駐防追勦。該處離城不遠，兼屬要區；若不痛除，必貽後患！

逢昶雖屬儒生，略知武備。敢請招募壯丁五百，名爲追勦，實則撫綏；擇要駐防，致令梗頑向化。且番主我客，要在先探虛實；番守我勞，亦須略用機謀。欲勦不勦，可撫則撫；勦必使知畏，撫則必使知恩。並懇頒發關防，以昭信允。軍裝、火藥，准其請領；營規、營制，俾有遵循。如軍餉不敷，該地紳士願設釐卡抽費彌補。一則輿情安堵，一則賦稅加增；一經肅清，事歸畫一。該處局面寬廣，最好安人。現山田遍荒，一旦耕種如前，皆得隨營度活，不至流落邊陲。

且此地招撫有方，後山尤爲易辦。生番以殺人爲快，後山番逆無一月不傷民命，即無一月不燬民房；其弊皆由奸徒貪利，私造軍械、火藥，對換生番土物，名曰「換番」，實助番爲虐。地方官束手無策，眼前殺戮置若罔聞；斃命雖多，皆隱匿不報。民冤莫訴，民害愈深。此情此景，目擊心傷！有志斯世、斯民者，其能安坐耶？果派勇丁防守，揚言勦番、嚴禁「換番」，遣妥當通司曲爲開導，着將所換之軍械、火藥概行繳出，仍以食品易之。番不用銀錢，所好者紅布、鹽、酒，將此物並懸獎格，以示鼓勵，番必俯首投誠。一社投誠，衆社聞風嚮慕；有不從命者，即將降番征逆番。

由此進兵，庶幾後路相應，該番逼窄無路，歸化當在須臾。若由後山進勦，層巖遠涉，勢必糜餉勞師。且三面空虛，進退維谷；一將救援，緩急不接。番逆無懼，兵勇不合水土，疾病尤多。棄難從易，以逸待勞，斯用兵之道得焉矣。

爰不揣冒昧，敢獻芻蕘。爲此，稟懇宮保大人臺前察核施行，深爲恩便！是否有當？尚乞鈞裁！臨稟悚惶，不勝待命之至。

批：據稟軫念民艱，留心時務，並熟悉臺地情形，募勇駐防，一面招撫；專關切要，大有裨於生靈。俟府城竣工，准卽如稟施行，相期助理！

臺灣生熟番輿地考略

臺灣初闢時，預籌進山要道，以便策應緩急。南北通衢，由大甲至新莊、抵淡水北路凡三條：一由淡水基隆、三貂過降嶺，抵頭圍，係入山往來大路；卽漳人分得地界之內，今由艋舺入宜蘭通行大路。又一路由艋舺之大坪林進山，從內山行走，經大湖隘，抵東勢之溪洲；係泉人分得地界之內。又一路由竹塹之九芎林進山，經鹽菜甕、玉山脚，由內鹿埔出東勢之叭哩沙喃；係粵人分得地界之內。近年來，艋舺安溪茶販，竟由大坪林內山一帶行走，直出頭圍，其徑甚捷。艋舺近莊人，多由萬順寮六里至平林尾過溪，入九芎林，開墾田園千萬頃；桑麻黍稷，被野盈疇。

臺灣入山孔道，初由東北行。自淡水之八堵折入基隆，循海過深澳，至三貂、崙嶺，入宜蘭界。嗣改從東行，由暖暖、三爪仔過三貂，則較由基隆而稍近矣。迨開疆時，復由三爪仔迤東南走三貂、魚桁仔、遠望坑過嶺，至大里簡，入頭圍；此卽現在通衢，視番路又較近矣。然自宜蘭至艋舺計程二百餘里，官程四站、民壯五寮，雖便而猶未捷也。茲查有一路，地甚寬坦，毋庸多涉深溪、重經峻嶺；但由頭圍礮臺外斜過石空仔山六里至鹿寮（一名待牛寮），再十二里至大溪，又十二里至大坪，二十里至雙溪頭，雙溪頭二十里出淡屬之水返脚，再二十五里便抵艋舺矣。凡所經過內山，皆做料、煮栲、

打鹿、抽藤之家；而大溪、大坪、雙溪頭一帶，皆有寮舍，行人可資棲息。現安溪茶販往返，皆資此途。惟中有溪流數處，深廣五、六尺許，必須造橋五、六座，設隘一、二寮，方足利於行人。又中有一路，不出水返脚而出錫口。又有一路，不由大坪，可直向萬順寮出口，路更坦曠無溪；出口十餘里，即抵艋舺。附志之，以俟捷足者先登。

宜蘭縣，南與奇萊社番最近。奇萊，陸由烏仔埔觸奇萊至蘇澳南關，大約一百五十里；水由米浪港出口，直入蘇澳界，程五、六十里。該處生番，現有根耶耶、直脚宜、豆難、薄薄、李劉、罷鞭等六社名目。查根耶耶即爲椰椰，直脚宜即竹仔宜，豆難即多難。此四社，舊屬諸羅縣界崇爻山後、傀儡大山之東，後與崇爻、芝舞蘭、芝密、猫丹、水輦合爲九社，歸入諸羅，歲輸社餉；近又改照民丁例，凡四社與芝舞蘭、芝密、水輦、納納，名爲崇爻八社，另輸鹿皮打(?)徵丁銀；亦可見番性之遷改無常，故社之分合不一也。今芝密訛作奇密，與納納同屬泗波瀾。泗波瀾有十八社番，與奇萊相近，屬鳳山縣界，亦在崇爻山後；可知奇萊即嘉義之背、泗波瀾即鳳山之脊。由此而卑南覓、而沙馬磯頭，廻環南北一帶；則後山諸地，自泮鼻至瑯嶠，大略與山前千餘里等耳。海舟從沙馬磯頭盤轉而入卑南覓諸社山後大洋之北，有嶼名釣魚臺，可泊巨舟十餘艘；崇爻山下泗波瀾，可進三板船，漳、泉人多有至其地者。

卑南覓自山濶五、六十里，南北長約百里到海。此地開闢，可墾良田數萬甲，歲得

租賦數萬石，足置一縣治；與秀孤鸞爲隣，今嘉、彰兩相接壤也。其地爲東面大太平洋，向西北行百餘里卽彰化界外之埔裏社，乃全臺適中之處也。卑南覓土產檳榔，薯榔尤多，漫山遍野皆是。近時郡城有小船私到山後，向番擺流（華言互易）者，卽卑南覓也。所出鹿茸、鹿脯亦多。交易不用銀錢，但以物互換而已。其地港澳數處，皆可泊舟。小舟由溪而入百二、三十里，溪水清且深。

烏石港口，南去「萬水朝宗」洋面不遠。舟行至此，百無一回；俗謂之「落溜」，卽「落漈」也。按「續文獻通考」：「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落漈者，水趨下而不同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以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漈，回者百無一、二」。又「稗海記游」云：「基隆山下，實近弱水，秋毫不載。舟至，卽沈。或名爲「萬水朝東」。勢傾瀉，捲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返」。一說微異。但謂在澎湖以下者，時尙未開臺也；謂在基隆山下者，時尙未開蘭也。總之，不離平東流者近是。新修「臺邑志」則云：「弱水見於「禹貢」，自有其處。「萬水朝東」，天下之公言也。諸書言順流而東而南者，就內地言之也。臺處東南，其北之基隆（本係雞籠，近時更易）山，卽內地之東；其南之沙馬磯頭，卽內地之南。水歸東南，故皆可曰順流」。康熙初，張給諫「出使琉球記」謂：「由五虎門放洋，已離梅花所七日矣。令舵工上斗遙望，見東北一山，形圓，卑如覆盂，四面無址；諒無居民，心甚疑。越日，因北風，引舟南行至小琉球；

詢之士人云：「尤家埠琉璜山也」。北去日本，東出弱水洋，當飄蓬萊、扶桑，不知何日西還矣！據此，所言則又似「朝東」之水與小琉球遙相對云。

嘉慶丙寅春，海寇蔡牽至烏石港，欲取其地，使人通謀共墾，衆患之。賊舟有幼童被虜者，乘間登岸，遇其父匿之，賊索不得，揚言且滅頭圍；衆益懼，頭人陳奠邦、吳化輩相與謀：今通賊，官兵必討，自家之害，尤爲切要；不如拒之，且以爲功。乃夜定計，集鄉勇並各社番伏岸上爲備；賊猶未覺，晨入市貨物，衆乃縛之，得十三人並頭目。賊聞之怒，連帆進攻；衆斷大樹塞港，賊不得進。拒敵久之，賊敗去；化等乃以所擒賊獻。將軍賽冲阿聞，乃有「該處膏腴爲蔡逆窺伺」之奏。越丁卯秋，朱潰大載農耜泊蘇澳，謀奪溪南地爲賊巢。陳奠邦遣人告急，知府楊廷理緝捕至艋舺，得訊，遂與南澳鎮王得祿水陸赴援。先是，漳人盡得有西勢地，柯有成、何繪、陳奠邦、賴岳、吳化、吳光裔六人爲之董事；而東勢之強者，獨番社潘賢文駐羅東。自羅東以南至蘇澳三十里，朱潰謀奪之，以嗶吱、紅布散給東、西勢諸社番；有漳人李祐，陰結黨羽勾通。廷理乃以札諭柯有成、潘賢文七人，曉以大義，出嗶吱十板、紅布五百疋，番鏹千圓賚番衆，賢文大悅，民咸踴躍用命；設木柵於海口，各出器械巡邏，捕通賊者。祐黨懼，挈妻子入賊舟；賢文復獲海寇黃善等七人以獻。有黃灶者，大股賊目也；爲黃姓所匿，廷理索之，卽縛灶出獻。於是蛤仔難居民競出，治道以迎廷理。四日而至五圍，至則泉州義

首林永福，翁清和自艚舸率精壯番勇千二百人穿山開路，以達蘇澳；潘賢文亦以衆斷賊樵汲，遂與舟師夾攻敗賊，賊順流而東遁。

蔡牽僭稱王號，逆造正朔（自稱鎮海威武王光明元年），起釁滬尾，竄連東港，厚集郡城，皆山賊爲之揚其波；一若至微極賊之蔡牽，一日可鞭箠番民，控制閩、粵也，豈不悖且惑哉？蔡牽雖垂涎臺灣，然日久計熟，所欲得志者噶瑪蘭耳。其地膏腴，未入版圖，田畝初開，米粟足供給郡城；上流險固可守，漳、泉人雜處，其釁易乘，而同時巨盜朱漬力足控蔡牽，又慮爲其所奪，是以揮金布賂，密謀先發，令其黨赴東港而自留滬尾督率，意以滬尾旣得，即可上追噶瑪蘭而下制郡城。不圖羽翼未成，陸賊元兇就戮，不得已始率黨南下。旣入鹿耳門，又遷延踰旬；若其初意在郡城，必乘無備，併力急圖。蓋蔡牽雖愚，生長海涯，習聞往事，縱使僥倖得有郡城，未有不懼爲朱一貴之續。以此度群賊所爲，決非噶瑪蘭不可也。蔡牽烏合鴉張，多以林爽文比；而大勢實相反。林爽文之變，實激之使起；故釁生一時，蔓延數載。而其敗也，至於窮蹙自投。蔡牽之變，若招之使來；故勾通數載，流毒一時。而其敗也，祇於詭秘自逸。以勢論之，山賊被誘迫脅，身雖從賊，心懷兩端，群呼跳躍，如同兒戲；有節制之師，不足平也。海賊雖拚命敢殺，然其入港借勢風潮，即使登岸必無傾船盡出之理；有勇力之師固守海口以逸待勞，亦足恃險無虞！惟上流噶瑪蘭，官所不轄，所不必爭，萬一民番失守，棄以與

賊，臺灣之患，由是方滋。故爲臺灣久遠計，非掃清洋面以拔其根，卽當破力上流以絕其望！論者謂海賊出沒蹤跡無常，水師頻年勦滅苦於風濤，無已，則請踵藍鼎元「鹿州集」中之故智，而以假扮商船之說進。然時至今日，則又不然！自泰西諸國通商後，商船往來不絕，臺中物產豐饒，皆外夷所窺伺；爲夷人第一緊要者，基隆之煤，全臺之樟腦木料耳。地方官因現敦和好，借輪船飛渡爲便捷。凡漳、泉人飄海之舟，幾置爲無用；番社屯丁、團勇並不時加訓練，又未能撫恤招徠爲固結人心之本。一旦海疆有事，將鞭長莫及，其爲患有甚於從前者矣。

烏筠林，諱竹芳。前宰詔安，以緝捕勤能，擢升刺史，借署噶瑪蘭通判（道光五年六月）。到任次年五月間，嘉、彰分類，匪徒竄入蘭境，布散謠言；吳鄭成、吳集光、吳烏毛等從而和之，聚衆數千人，焚村莊，劫財物，全臺鼎沸。烏聞信，星馳至冬瓜山，粵莊賊衆甫集，倉皇驚散；追至馬賽，生擒賊七名。次早至羅東，聞賊正攻打圓山，遂不暇食，率衆前往。賊伏那美莊竹園中，鎗銃齊鳴，傷勇役三名，衆欲奔避；烏以身當先，大呼各役奮勇衝擊，生擒五名，賊畏逃。次日，探賊聚鹿埔莊，烏與營員議分路夾攻。烏先至鹿埔，賊正焚莊；見官兵驟至，率衆齊出，漫山遍野而來；彼衆我寡，人人皆懼，烏獨激勵勇役以一當百，衝鋒直入，生擒賊九名。從此賊衆喪膽，望風而靡；但團聚四處，一時未能卽散。二十四日，諸路賊又會，攻打圓山。烏傳諭各村居民：團

練鄉勇，豎立義旗；身領兵勇，並帶大礮三尊，布列山前，與賊對壘；各路伏勇又生擒八名。自此賊衆計窮勢蹙，遁影無踪；而全臺不至蹂躪，居民得以保全矣。又中港逃來難民不下三千人，烏恐與賊合謀；率領頭人，親至頭圍撫恤，給以米銀、棲以廬舍；皆歡然不敢滋事。時淡水小雞籠與蘭接壤山上，又有避難粵人千餘，被漳人圍圈日久，飲食幾絕；烏聞信，即飭漳屬頭人帶銀數百，星夜馳赴，給以米石，勸漳人解圍和好。由是，歡頌之聲遍於道路。光緒八年（壬午），逢利奉委至宜蘭催收臺北城捐，蘭中父老有詳述其事者，遂不

詳

握管直書。足見軼事流傳，至今不替云。

生番歌

風藤纏掛傀儼山，山前山後陰且寒；怪石叢箐巨龜臥，橫眼老榦修蛇蟠。呦鹿結群覓仙草，捷猿率旅尋甘泉。蕉葉爲廬竹爲壁，松枝作瓦椽作椽。中有毛人聚赤族，群作鳥語攀雲顛；黔面文身喜跳舞，唐人頭顱漢人奸。或言嬴秦遣徐富（福），童男童女求神仙；神仙不見見海島，海島已荒荒人煙。五百男女自配合，三萬甲子相廻環；不識不知覺太古，以似以續爲葛天。何不招之隸戶籍，女則學織男耕田？人生大欲先飲食，此輩喜見盛衣冠。熙朝版圖軼千古，梯山航海暨極邊；此亦窮黎無告者，聖人仁政懷與安！

熟番歌

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賤如土；強者長之弱者欺，無乃人心太不古！熟番歸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竊聞城中有父母，走向堂前崩厥首；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訴未終，官若聾，仰視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將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嗟爾番！汝何言？爾與唐人吾子孫，讓耕讓畔胡弗遵？』吁嗟乎！生番殺人漢人誘，熟番翻被唐人醜；爲民父〔母〕者慮其後。

臺灣竹枝詞

鼇頭砥柱梗中流，千里臺疆水上浮；滄海雲濤環四面，我來疑卽是瀛洲。

驅車走馬白雲灣，遊遍銀山又玉山；造物不知何愛寶？教人莫掛杖頭還（臺中有銀山，玉山，人不敢取）！

忽訝空中振鐸聲，樵逢谷口問山名；道儂且住聞天語，鐸子峯前鐸自鳴（鐸子山，臺北府屬；空中有聲如鐸，故名）。

僂伏深淵不計年，魚頭仰臥正朝天；化龍飛去知何日，得水從今躍海邊（魚頭山，臺北府屬；山似鯉魚朝天，故名）？

孤山笑口爲誰開？龜息千年欲出來。漫道斧柯今莫假，蓬萊宮闕正須才（龜山，宜蘭縣屬；有老龜千數觔，嘗現身）。

作霖有願代天工，欲雨何眠亂石中？不信臥龍崗在上，請看燭照（「山海經」：「燭龍照天」）海門紅（臺北有石燭坑，亂石參天，光如燭照。天將雨，則有聲如龍；又呼龍洞）。

名園曲路柳成陰，月滿樓臺樹滿林。金縷歌喧鶯嘴嶺（宜蘭縣北），攜柑往聽奏新音。

畫棟雲飛近海濱，花枝右拂武陵春（臺北大成館右有武陵寮，熟番聚處，取魚爲業）；榜人一笑先招手，如入桃源訪道真。

電光時掣日光斜，萬景遙涵映白沙；楓落潮頭秋色晚，登崙如踏紫金蛇（宜蘭縣有蛇崙，海沙飛積，逶迤六十里，酷似蛇形。每歲秋晴，士女遊觀，紛紛爭集。過客登樓愛晚，題句最多）。

桃花三月遶前堤，倏忽秋風擗葉低。日暮漁船何處泊，下雙溪接上雙溪（臺北有上雙溪、下雙溪，水雲環抱，漁舟往來）。

採花莫道菊花殘，朵朵瓊英足夕餐；忽訝扁舟浮一葉，仙人又到秀孤鸞（宜蘭縣有秀孤鸞，其山多菊花，能結實。海中有一浮嶼，皆仙居；每歲冬初，遣一童子駕獨木舟到秀孤鸞採菊實。有老番從童子至其處，無城市，有人家，異獸珍禽，琪花瑤草，滿目繽紛。歸則壽數百歲，猶依稀能憶其概。或童子不來，欲往尋之，則迷路不得其所；惟隨童子往返，瞬息登岸，迅若雲飛）。

蘭疆驛路關三貂，海外雄圖天外橋；有句攜來搔首問，莫疑孤嶺隔雲霄（三貂嶺爲臺灣第一最高處）！

旅夜高樓夢忽驚，瀟瀟不住到平明；天公欲與蛟龍噴，聽罷濤聲聽雨聲（臺臨海，濤聲作，卽大雨）。

海內何如此地溫，恒春樹茂自成村；輕衫不怯秋風冷，終歲曾無雪到門。

鄉村二月便分秧，望杏頻聞叱犢忙。打稻家家逢令節，新鎌磨罷過端陽。

未取纜歌三百困，村邊鳥語復催春；蒲懸萬戶秧千畝，前度紅蓮今又新。

綠野芸苗遍夏畦，身如躍水手搓泥；笑他脚底雙雙採，一脚高來一脚低（內地人芸苗，手持竹管以足採草；臺人反笑其愚）。

操臼何修月下容，紅顏赤腳鬢蓬鬆；雙拳握杵聲聲喊，紫竹黃梁用手舂（閩中婦女皆用手舂米；笑其愚，尤憫其苦）。

花林港口泛輕航，問道穿花盡女郎；兩面芙蓉看不見，採蓮人在水中央（花林港，臺北府屬）。

家家弄瓦必開筵，慶溢門楣喜欲顛（生女較生男尤爲貴重）；包布客來齊入賀（賀生女者以布贈之），道郎（臺人男女均呼郎；又呼女爲雜木郎）應載美人船（賀客稱呼、主人回答之詞，可意會、不可言傳）！

圍圍一去女如雲，翠帶垂肩兩鬢分；莫訝雙蓮彎似月，玉鈎倒掛映霞裙。

檳榔何與美人妝？黑齒猶增皓齒光；一望色如春草碧，隔窗遙指是吳娘（臺中婦女，終日嚼檳榔；嚼成黑齒，乃稱佳人）。

引得清風拂面來，張葵曾畫放翁梅；何如贈我檳榔扇（檳榔扇出臺灣），一路揚仁到上台！

煙飛漠漠繞千家，珠玉輝增蔗管華（臺地多甘蔗，以蔗管嵌金飾玉爲鴉片煙槍；人皆寶貴）；異客不知何物好，隔村遠聽賣風車（臺人呼鴉片煙槍爲風車）。

登臺莫訝杖燃藜，萬戶星臨福德齊（臺北有福德坑，石如明星朗照）；照徹石頭鷓鴣眼，取來井井勝端溪（其石爲硯最佳，人爭取之）。

海曙雲霞日暮煙，炬光閃閃燄橫天；何人不怕山頭火，尙有真金在客船（臺南有火山，出硫磺）。

百圍大木聳煙嵐，珠樹琪花好供探；海外有材儲國器，襲大尤愛是香楠（臺灣後山

，多香楠木）。

落霞掩映夕陽紅，海外花開別樣工；日下扶筇桑下望，教人錯認牡丹同（大紅花，即扶桑花；宜蘭縣最盛）。

一枝高折近蟾光，尙待中秋桂子黃；詎料木樨花斷巧，年年月月散天香（木樨花枝繁蒂軟，每月一開，亦名月桂；臺地最多）。

香雪含葩玉吐華，影隨明月照窗紗；攢如銀箭擎如傘，疑是簪花卽此花（洋玉簪花，莖如傘柄，葩似箭攢，開似傘蓋；周圍似雪，香氣襲人，真異花也。宜蘭縣有之）。

後山踏遍到前山，綠樹陰濃明月灣；蕉葉有心纔轉雨，粟粟結果出閩關（蕉果最多，臺人爭食之）。

昨夜聞聲賣地瓜，隔牆疑是故侯家。平明去問瓜何在？笑指紅萸繞屋華（臺人呼紅萸爲地瓜。地瓜最多，大者十餘觔重；家家和米煮粥以佐饕飮。內地人不合水土，食地

瓜最宜！

百盤異果出臺灣，多品何如金面山（臺北山名；多果品）。柿子初黃瓜子熟，秋來不改舊容顏。

臺高灣曲產名茶，一味清香沁齒牙；有女採來歌欲罷，滿筐歸去夕陽斜。

日落沙明喜浴鳧，泉流月照水平鋪；新茶石上初烹火，過客勾留是此湖（白石湖出清泉、產名茶）。

從來丙穴出嘉魚，況復山居近海居。無那遊鱗多怪狀，秋風鱸膾思何如！

窗壁搖搖忽作聲，無端地震輒心驚；東邊牆屋西邊倒，傳說鰲魚正轉睛。

客中聞道巨魚多，忽報揚鱗海口過；屈指前程三十里，登臺猶見尾長拖。

恍聽工歌入曲新，鹿鳴何獨遍東閩！不知異獸多花樣，海內鯨魚是化身（土人云：有花毛者，鯨魚變成；茸無補意）。

山番港口水中流，番女番婆夜盪舟；打得鹿來歸去好，歌喧絕頂月當頭（鹿港，臺南府屬；熟番捕鹿之區）。

濤飛日落水瀲灩，昔欲乘桴今渡臺；南望層城如畫裏，天邊竹箭海邊來（由臺北至臺南，樓船泊處，離城三十里，竹排轉渡。排中置木桶，一桶坐二人；波濤洶湧，殊爲可畏。間亦有失事者）。

恒春開闢幾經年，草木逢春色倍妍（恒春縣，臺南府屬）；夏雨纔過秋雨潤，稻香風送雁來天（其地多稻，粒大，米香）。

金鼇穩踏上山波（嘉義縣，臺南府屬；縣南，有金鼇山），馬首東來嘉阜（縣東有嘉阜）過；誰道海邦無義士？荷鋤人盡習干戈（其地尙武，民多仗義）！

彰化（彰化縣，臺南府屬；朱澍吾大令權篆斯土，民尙愛之）人稱宰治良，牛刀小試舊登堂；問誰手段屠龍（治南有屠龍市）慣，驅馬（治西有驅馬坡）來觀海國光。

鹹水中分淡水流（淡水，爲臺北府首縣），波涵月影照城頭；天開一幅新圖畫，客到如臨十二樓（現新修府城）。

種得千竿萋竹新（新竹縣，臺南府，其地多竹。竹之高者，海內所未有），班聯玉筍出風塵；琴堂若有虛心問，除却松梅有故人！

綠沈千个儼維城，鳳竹猶傳維蝶名；固圉卽今勞版築，此君應不負生生（臺地多插竹爲城）。

自昔疆開噶瑪蘭（臺北府屬），而今化縣治思潘（今改爲宜蘭縣）；宜民早種宜男草，九畹新英好並看。

蜃市雞關爽氣通，早朝日射夕煙籠；泉流水渺帆初轉，盡在蘭陽八景中（蘇澳蜃市

、北關海潮、西山爽氣、龜峯朝日、崆嶺夕煙、湯圍溫泉、沙喃秋水、石港春帆，皆宜蘭縣境內；爲蘭陽八景）。

曾過馬隘鳳山邊，海外人疑別有天；乍見東方紅日出，無端變幻又雲煙（馬隘鳳山，其地多陰霾瘴雨）。

雞籠（海口）罕見月中蟾，鴨漲茫茫昨夜添；客子貂裘何易敝？沾衣無奈雨如鹽（臺地多山臨海，氣候不同；風土人情，亦復各別）。

遊人莫漫解輕衫，滬尾（海口）風寒水更鹹；若問波濤誰敢涉？惟憑忠信掛征帆（臺歌云：『艋舺女，滬尾風，雞籠雨，郎去郎來容易死』）。

桂棹蘭橈艋舺（臺北地名）過，來如飛箭去如梭（舟隨潮來去）；仙槎八月年年到，有客從茲泛絳河（臺俗：中元新造一舟，家家備辦糧食、百盤食品俱全。公請一閒人坐於其中，任風飄泊；及止其處，其人登岸還家。舟中食品，任窮民分取；舟亦聽其爭奪。此風不獨臺灣，閩中多有之。故七、八月之間，有飄泊至艋者，有由艋經過飄泊他

方者)。

南北衢通大甲溪，洪濤巨浪湧前隄；行人到此愁無奈，喚救聲聲共鳥啼（大甲多山，陰霾瘴雨，終歲不改。山水奔流，行人不敢經過。有時晴霽忽雨，進退維谷，葬於魚腹者多矣。岑宮保鑄鐵籠，修築隄防，行人歌頌。今又衝倒，非愚公復起、神禹再生，無濟也）！

巖疆猶見古衣冠，獨苦荒山白骨寒；有孽難逃歸去後，請公入甕便拋棺（閩中風俗：人死埋葬後，必檢骨於甕。富者，用石灰罈磚封於土面；貧者，即以瓦甕置諸山中。若不如此，其心不安，無顏對親友。然仕宦秉禮之家，則不聞有此。若鄉間愚民，雖疊經地方官出示嚴禁，習俗移人，今猶如故）！

家貧殮葬更寒心，屋小如舟擗竹林；無數枯骸皆入內，泉臺風雨夜沈沈！

中元殺果列層臺，夜夜燈花繞市闌；鴨作高山雞作塔，人人競說搶孤來（臺俗：中元家家燈燭輝煌，並結綵燈，多至千萬；笙歌鼓舞，夜夜遊街；名放水燈。豬羊雞鴨，

砌成山塔；百盤果品海菜，羅列高臺。無賴之徒，爭相奪食；名曰搶孤。搶時雖有地方官率弁勇監督，猶不免傷人。鄉域用費，須十數萬金。

莫道僧無父子親，也曾舊好結朱、陳；禪林花放桃千樹，根葉迎有一色新（僧家娶妻，不獨臺灣；閩中多有之）。

鴉音缺舌苦難通，翻笑唐人（唐人呼內地人爲唐山郎）話不同；欲問前程何處是，但憑指畫辨西東。

生番何獨愛鬻體，日暮孤村動客愁；手執長標腰佩劍，殺人爭賀奪人頭！

攜手歸來落照西，番王有女配爲妻；更將何物增新寵，雉尾雙雙插鬢齊。

獨憐血刃尙流紅，手舉頭顱作碧筩（取酒灌死者口中，以瓦樽承接，和血暢飲）；有酒盈樽招客飲，銜杯爭說助英雄。

姓姓忽訝遍山村，又取枯骸飲一樽（見山中有鹿，取枯骸灌酒酣醉以捕之）；聞說醉人先得鹿，皆攜斗酒祝靈魂（衆番羅拜稱賀）。

報道空空打獵回，便拋枯首墮塵埃（百端辱詈，並以屎尿污之）；不知無限泉臺憾，且囑癡魂莫再來！

防番無奈「換番」何（以物易物，名曰「換番」；番首出山「換番」，名曰「番割」），持戟殺人引誘多；不有奸徒貪貨殖，問誰能與製長戈？

異類猶能感至仁，有臺無物不登春；同遊化日光天下，何獨生人欲噉人（有海舟將之日本，行至雞籠山後，無風，爲東流所牽；抵一山，得暫息。舟中七十五人，皆莫知其所。有四人登岸探路，見異類疾馳，攫一人共噉之。三人逃走，遇一人於莽中；與之語，係泉州人。攜之登舟，具道妖物噉人狀。莽中人曰：『此非妖物，卽生番之別種也。蛇首獐獐，能飛行；然所越不過尋丈。前數日，余舟至，同侶遭噉，惟余獨存』。問其故；舉項問一物曰：『彼畏此，不敢近耳』。衆視之，則雄黃也。皆曰：『吾輩生矣』！出其籠，有雄黃百餘斤；因各把一握。少頃，蛇首數百飛躍而來，將近船，皆伏

地不敢仰視；久之，逡巡而退。殆後水轉西流，舟回廈門，泉人得歸故里！

赤身幾莫辨豚魚，猶見娥眉月下舒；荳蔻梢頭風露冷，護花有布尺無餘（番女美色，尙多眠雲宿露，尺布遮羞；殊爲可惜）。

同心蕊綻並頭蓮，點點波紋欲鬪妍（番女配合者，頭面刺紋爲記）；樹下誰題鸞鳳字？惟將一齒締良緣（番皆倚樹爲巢，男女配合，女拔一齒授男，以示信從）。

莫道番非太古民，羞顏猶自率天真；天桃不與桑中亂，粉蝶偷香恨煞人！

漁郎宛載木蘭纜，一曲歌聲度隔江；月夜不知誰盪槳，熟番有女話篷窗（生番歸化曰熟番；番女多以取魚爲業）。

唱罷漁歌覓剪刀，輕裁番布白如旄；漫疑花樣新宮錦，莫與香羅價並高（熟番以樹皮爲布，輕似香羅；豪貴爭購）！

熟番相顧謂生番：何弗同沾雨露恩？聞道戍樓兵不解，低頭欲語復聲吞！

歌傳碑口語思岑，頑石猶如衆母心。詎料巉巉頭乍點，雲邊一去憇棠陰（岑宮保修城開路，設法招撫，生番向慕。惜移節滇南）。

臺城鬱鬱水迢迢，滿目蚨飛海上橋；畢竟有錢歸不得，千金都付客中消（臺歌云：『臺灣錢，臺灣酒；臺灣不酒，不得過海』。內地人紛紛渡臺，獲利者多矣；究竟空空妙手，非憫死亡，卽悲淪落。童謠有是，天實爲之，可慨也夫）！

春帆帶雨轉山隈，柳絮飛時破浪來；歸路忽逢葭瑄動，竹枝唱遍海中臺。

跋

黃君曉墀先生所著「臺灣紀事略」，於全臺形勢、利害、本末，臚考甚備；及所論撫番、禦夷之策，皆切中情，事可施行；又嘗爲生番、熟番二歌與東瀛竹枝詞若干首，以達民難言之隱，詳風土之異，可謂有心當世之務者矣。今臺事日棘，聞先生現在臺疆，勤事戎幕，其戰守大計，固日往來於胸中，所建議當必不止於是者；然卽是，已見先生於臺，籌之至熟，至悉，爲足資帷幄之折衝也。

其嗣芷陔茂才爲講舍高才生，出是編，屬余序。余於文弗能工也，固謝之；聊綴數語簡末，志仰止云。

光緒十一年（乙酉歲）孟夏月，都梁彌之鄧輔綸謹跋。

附錄目次

化番俚言·····	(三)
訓番俚言·····	(五)

化番俚言

賞戴花翎、賞穿黃馬褂、記名提督軍務、統領臺灣後山中南北三路諸軍辦理開墾撫番事務、鎮守福建臺灣等處地方水陸掛印總鎮、誠勇巴圖魯、帶尋常加三級吳爲曉諭事：照得爾等番衆，分聚臺灣後山，未歸王化、未通人道，已數百餘年於茲矣。本鎮奉命統領中、南、北三路各軍開山撫番，已歷五載，所有後山各路番社，罔不加以意撫循，廣爲教導。其有兇殘頑梗、抗拒官軍、不受招撫者，亦皆親統大軍，嚴加痛剿，以張天威。如阿棉山、納納、加禮宛等社，均經掃穴搗巢，擒渠斬攘。爾等番衆，或得之目擊、或得之耳聞，可爲殷鑒。上年番情大定，本鎮會商總理全臺營務處臺灣提學道夏、稟咨閩浙總督部堂、福建巡撫部院、總理船政大臣設立招墾局，委員經理，爲爾等制田里、教樹蓄，以冀爾等化番爲民。第有養不可無教，復設立番學，延請蒙師，拓置番童，教之以讀書識字，使爾等沾染聖教、沐浴皇仁，盡爲熙朝赤子。惟念爾等番衆，於人情物理，懵然無知，卽蒙師手示口言，亦恐不能詳盡；因擬立化番俚言三十二條，刊刷成本，頒發爾等各社、各學，以便逐日觀覽。並令蒙師於授學之餘，講解而指示之，俾知人情而通物理。合行諭飭。爲此示仰爾番衆人等，務將後開條款，時常誦讀，默記於心。中間所列者皆人倫日用之常，使爾等易行；所言者皆淺近鄙俚之語，使爾等易明。

爾等務須逐一遵守。將見蠻夷僻陋之俗，轉成禮義廉讓之風矣。各宜懍遵，毋負厚望，切切！特示。

計開化番俚言三十二條。

右諭後山各路番衆。准此。

光緒五年五月□日示。

一、設局招撫，以便民番。現在中路璞石閣、北路岐來、南路卑南，均已設立招撫局委員。爲管理地方起見，爾等或因莊內滋事生端，或恃強爭佔欺凌等事，或營中勇丁強買強賣、藉端訛索等弊，許卽告知該莊頭目，先行理論。倘係判理不清，卽行邀同頭目赴就近招撫局，具實稟報。定必拘縛被告之人，分別是非，秉公懲辦。爾等素屬愚蠢，切不可有事不敢見官、不敢稟告，以致自己吃虧。今後各莊務須遵照辦理，毋得生畏！

一、舉委頭目，以專責成。查頭目係爲一社一莊之主，卽官府亦皆信任之。爲頭目者務行正道，學習規矩，講求禮貌，公正辦事，約束衆番。倘有不服教訓，仍敢爲兇作惡，該頭目聞知，卽傳該莊小頭目傳知長者帶同犯事之人，嚴行儆戒。倘仍頑梗，卽鳴衆網綁，送官究治。若頭目辦事不公，爲出結擔保之頭目是問。長者縱容子弟滋生事端，由頭目稟官，卽將縱容之長者究辦。蓋朝廷以莫大之恩招撫爾等爲民，無非欲爾等

知禮識義，改惡從善，將來或讀書通達、入學中舉，以及做官，或務農勤墾、積蓄富有，豈非家庭之樂。爾等頭目、戶丁務須激發天良，黽勉圖之，是爲至要！

一、首訓頭目，以知禮法。爾既爲頭目，通莊社丁番衆所共仰望之人。查各莊男女老幼，大莊數千人，小莊或千人、或數百人不等，皆賴該頭目公正管束教訓。倘頭目不好，則破莊滅族，皆爲此一人所累。爾頭目無事，亦要常川謁見官府，學習禮儀，以廣見聞。回家教訓社中子弟，互相傳習，久則惡習不期化而自化，居然盛世之良民矣。

一、分給工食，以資辦公。查設立正總頭目及副總頭目以爲各莊之主，另又選各莊正副小頭目以爲一莊之主。各戶番丁有事，須稟告本莊正副小頭目。如正副小頭目辦理不清，卽轉告正副總頭目調停，不得自作自爲。凡各莊小頭目務要遵總頭目之訓，各戶番丁亦須遵本莊小頭目之戒。其各總副大頭目及各莊正副小頭目均歸官府約束。倘有何莊頭目辦事不公，亦由爾番戶告知總副頭目責辦。如總副頭目判理不公，遂稟告官府究責開革，另舉公正者補充。惟計各頭目原不能枵腹辦公。本軍門酌量：如係該莊內已耕水田一甲種穀者，每年抽穀一石五斗，按甲抽收；如係旱地埔園播種雜糧者，十分抽一（或遇水旱風災，荒歉無收，請官酌量減抽），以爲各頭目工食。每年議給正總頭目二十石、副總頭目十六石、各莊正副小頭目每名十二石，以爲辦公食用之資。除給各頭目之外，如有餘存，留爲通莊公費。每年收到多少、支用多少，由總副頭目開列清單，貼在

公廳，俾衆人共知共見。另照列數單發交各該莊正副小頭目收存，以備查核。俟三五年後耕種已成、田地已收，其起稅升科，由官照例辦理。爾各頭目既受衆人工食，則當勉爲衆人秉公辦事。至通事抽收番貨，嗣後永遠禁革。

一、改社爲莊，以示區別。查內地百姓所居之地，均稱某村、某莊，未有稱爲社者。茲本軍門恩准爾等安居故土，其社名改名爲莊。爾等將來置買田業、立契書券，一切皆照現改莊名辦理，以歸畫一。

一、約束子弟，以歸善良。爾等番衆少年子弟皆不明理，好勝生事，恃惡爲非。爾各頭目若不隨時教訓，多方做責，則在莊不免欺壓良家，在外不免行兇作惡，鬧出大事，連累全莊。爾等頭目番長務必隨時嚴行約束，隨時教訓。倘有恃蠻不遵，合衆網綁懲治，或送官究辦，以儆兇橫而安良善。

一、禁除惡習，以重人命。恭查大清例載：『故意殺人者斬，幫同加刃者絞，知情不報者治罪』；律有明條，罪在不赦。查爾番社向以所殺人頭割取回家，各番出酒相賀，敬美其能；以酒灌入死人口中，從喉嚨流出，用器盛其血酒，群相歡飲，牽手長歌。兇番即將人頭懸在門前，並將死人頭髮繫在標槍桿上。再次殺人亦如是。番俗以殺人多者爲好漢子。試問他人將爾本身或父母妻兒無辜殺害，照樣施爲，問心何如？今爾等既受撫而化，自當遵守國法，先除惡習，勉爲良善之人。速將此項人頭髮記（？）收埋在外

，嗣後永遠不得擅殺民番。如再故犯前事，該社頭目即將起意殺人及幫手之兇番鳴衆網送到官，審訊情實，立將兇首斬首示衆，以爲逞兇殺人者戒。頭目出首網送兇犯到案者給予賞犒。如該社頭目知情容隱、不將兇犯送案者革除治罪，仍勒限親屬交兇，務獲懲辦，方能完案。自此次告誡之後，如若查出爾等仍有舊日人頭不行收埋者，即將該兇番重責一百板，仍勒令收埋，並將不職頭目責革不貸，以重人命而彰國法。

一、禁止做饗，以免生事。查爾等不肖少年嗜好飲酒，三五成群聚飲一處，挽臂歌舞，呶呶呵呵，社中婦女，嘻笑唱和，以此爲樂，名爲「做饗」。酒闌曠醉，口角稱強、互相鬪毆，因而生事者甚多。今與爾約，嗣後不得如前飲酒生事。社番頭目不禁，一同做責。願爾等同爲安分良民，不犯王法，豈非樂事乎！

一、保護商旅，以廣貿易。現在後山中、南、北一帶地方業經開闢，招民墾種，通商貿易，設官招撫，教訓爾等改除陋俗，學習生財之道，從此可獲無窮之利益，將來更有受不盡之福澤。查爾等從前不知耕稼，野處窮荒，以畋獵爲生涯，終日露宿風殮，跋涉奔馳，不知所得禽獸幾何。出山與民易換食物，幸遇風平浪靜，有船裝載貨物到境，與爾易換鹿皮、鹿筋，所得又不值幾何；若遇風帆不順，欲換油、鹽尙不可得。今自開山以來，兵勇雲集，商民繹絡不絕，百物齊備，任意交易，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卽挑柴、運木、舂米、洗衣，婦孺亦得資財飲食之益。較之昔年，何等利便。其通事頭目邀

賞頂戴衣冠，何等榮耀。況將來做官食俸，世受皇恩，上而榮宗耀祖，下及子子孫孫，何等清高貴重，受福無窮，豈不勝爾日前之奔逐無休乎？可見商旅到境，宜實力保護，公平交易；切勿欺凌生客，以致商賈畏懼不來，不獨利益無由而得，而且有干朝廷法紀，難保身家性命。爾各凜之！

一、遭風船隻，亟宜救護。查臺灣孤懸海外，風浪最爲猛烈，中外商船過其地者常有打破之虞。爾等如遇船隻遭風、漂流到境，如船已破壞沈水、尚有生人喊救者，則先駕艇撈救生人上岸，負回家中，予之飲食，妥爲款待；一面飛報就近防營，將此難民交官照料。不准撈取船上貨物；如係失事船主客商僱倩爾等打撈船上貨物，爾等既受人所僱，必須盡心竭力，逐件撈起，點交船主客商查收，毋得偷竊分毫，顧全他人血本。如若船沈人沒，即當報知防營，聽候官長辦理，亦不可匿報，擅行打撈船上貨物，致干重咎。如敢乘機撈搶以及殺害難民，一經查獲，就地斬首，懸竿示衆；並將該社頭目、通事革除，嚴加懲治，以儆效尤。

一、安分守己，以保身家。爾等已經歸化，自應凜遵天朝法紀，屏除一切惡習，真心向化。以農事爲根本，勤耕廣種，所得穀米、薯芋、瓜果、菜蔬、柴草、竹木、山禽、野獸、百貨，可以易換衣物。遇有口角微嫌，告訴頭目，自能爲爾排解。縱使被人欺凌毆打，稟告到官，有官爲爾公斷責罰，不用自己動手報仇。如爾等不聽告誡，任性妄

爲，殺人放火、鬪毆傷人，以及藐視官長、凌辱軍民，干犯前事，便是不法之人。一經頭目拿獲送案，定必按法懲治。如該社頭目番丁不肯網送兇犯，以致官軍到社拘拿，該社番衆膽敢奪犯拒捕，致傷官軍者，悉照上年烏漏、阿棉、加禮宛等社糾衆反撫故事，一體嚴加懲創，決不姑寬。前車可鑒，爾各戒之，切切勿踏喪身滅社之罪！

一、彼此各莊，宜相和睦。爾等番衆平日殺戮成風，強橫成性，偶有小事不合，遂至互相尋殺，禍無了期，實屬可憫。自今以後，倘遇小事相爭，該莊頭目當力爲排解。如或不能和解，則再請鄰莊總頭目分辨道理，誰是誰非，務爲勸息。否則，稟官爲之公斷。切勿恃血氣之方剛，混行鬪殺，自取殺身之禍，後悔莫及矣！

一、分別五倫，以知大體。何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君爲至尊，爲臣者當盡忠。臣係朝廷命官，爾等叩見官府，必須恭敬，肅靜侍立，毋得亂講亂笑，肆無忌憚。爲父當慈愛子女，不可使之饑寒。子女稍長，則教之以禮義廉恥，不可任其妄爲。爲子須孝順父母，盡心奉養，不可忤逆。至爲兄長者，須友於弟，如弟年幼則提携撫養，稍長則隨時教訓，不可妬忌，不可嫌棄。爲弟者更要恭敬兄長，聽從教訓，不可恃蠻干瀆。夫婦須要和順，勿因小過反目分離。朋友相交，須以信義。凡係公正之人，最宜親近；其兇惡之輩，切勿與交。此乃五倫之要道，爾等分別遵從，切勿違忽！

一、奉養父母，以報深恩。查爾番民等不惟無孝順父母之心，時見忤逆父母之事；幼小則侍養於父母，長大則自養而不顧。此等心腸，甚於禽獸。自今以後，若父母在堂，無論幼小以至於長大，皆當盡心奉養，不可違拂父母心意。菽水承歡，務盡爲子養親之道。如父母大故，則葬之以禮，祭祀勿失其時，以報父母鞠育之恩，方不愧爲人子。

一、夫妻和順，以成家室。蓋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所謂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也。嗣後爾等番民，一經結爲夫婦之後，彼此須要和順，以期室家興隆。妻不賢，夫當訓責；夫不良，婦當勸諫。不可以小疵小怨，爾我相鬧，嫌怨不休，甚至男圖別娶、女另嫁人，有乖倫常之道。

一、學習規矩，以知禮義。爾等每逢飲食，均於地坐，男女不分。偶遇外人到家，遂相喧嘩，不曉避嫌。男女共器並飲並食，殊屬可醜。今後有力之家，須置桌椅，數人聚集一桌，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同坐一席。晚間睡臥，分別房間。夫妻方許同床；如係子女、兄弟、叔姪，則別床鋪，乃不紊亂。至講話須要謙恭，行坐須循規矩，禮義不可不知。

一、嚴禁淫亂，以維風化。蓋男女有別，千古大綱。若五倫失序，男姦女淫，卽與禽獸無異。嗣後各莊除明婚正配之外，有男女通姦之事，該莊頭目、尊長卽將通姦之人，網綁割耳遊莊，或從重鞭打示辱，使各知儆畏，以重廉耻。

一、薙髮打辮，以遵體制。爾等番衆既經受撫，係爲天朝百姓。但爾等從前，無論男女俱留長髮，殊無分別，實屬可耻。茲已化番爲民，婦女當蓄長髮，男子須薙髮打辮，方見爾等真心歸順，是爲遵制良民。

一、穿衣着褲，以入人類。蓋人無衣褲，形同牛馬畜牲。爾等向來赤身露體，上不穿衣、下不着褲，實屬可羞可耻。自今以後，男女須學民人一體穿着衣褲，毋得如前醜陋。

一、分別姓氏，以成宗族。爾等從前父有父姓、子有子姓，數傳以後，就不知誰是祖宗、誰是子孫，血脈紊亂，實與野類相同。茲本軍門將爾等各莊分別姓氏，嗣後兒女須從父姓，一脈相傳，庶免錯亂宗支。

一、分別稱呼，以序彝倫。大凡親戚，有父族、母族之分。何謂父族親戚？如父之姊妹稱爲姑母，姑母之夫卽爲姑丈，姑丈之子女卽爲表兄、表弟、表姊、表妹，父之女卽爲自己姊妹，姊妹之夫卽爲姊夫、妹夫，姊妹之子卽爲外甥；此所謂父族之親戚。何謂母族親戚？母之父母稱爲外公、外婆，母之兄弟姊妹稱爲舅父、姨母，舅父之妻稱爲舅母，姨母之夫稱爲姨丈，舅父姨母之子女亦稱曰表兄弟、表姊妹；此所謂母族之親戚也。何謂妻族親戚？妻之父母曰岳父、岳母，妻之兄弟曰舅，稱之曰內兄、內弟，妻之姊妹曰姨，稱之曰大姨、小姨，內舅之子曰內姪，姨之子曰姨甥；此妻族之親戚也。爾

番衆與親戚往來，務要分別。

一、分別姓氏，以定婚姻。娶妻不娶同姓，恐其亂宗族也。查爾等番俗，無論同姓、異姓，牽扯過門就爲夫婦，有亂大倫。惟天朝民人，凡娶妻者託媒人擇異姓年紀相稱者，須用三書六札，父母主婚，俱要過禮受聘，謂之明婚正娶，不得糊亂強配。臨娶之時，又要擇吉日，到門夫妻同拜天地，再拜祖宗、父母，然後夫婦之道乃成。男家娶婦之後，彼此兩家卽爲親戚。女之父母謂女之夫爲婿，男稱女之父母爲岳父、岳母，婦稱男之父、母爲翁、姑。作婦者須孝順翁、姑，作婿者須要敬禮岳父、岳母，此理宜辨。

一、禮宜祭葬，以安先靈。蓋人老必死，既死骸骨必須歸土，乃一定道理。爾等番俗，父母死後皆不用衣棺收殮，就將屍身藏於室內或埋之隴畝，不知祭拜；天倫滅絕，莫此爲甚！此後爾等如遇父母、兄弟、妻子死亡，須用衣棺收殮，深埋山岡之上，堆土爲記。每年清明，祭拜一次，世代相傳，勿忘父母鞠育之恩。如父母死，男子用白線打辮、女子用白繩束髮，不可穿紅着綠，以表哀慕之誠。三年後始行除去，再從吉服可也。

一、殷勤攻讀，以明道理。蓋人無論賢愚，有子弟者必須讀書，便可明理。理明則愚亦變爲賢。大如忠孝節義廉恥，自然通曉；小如交易書券數目，自然明白。本軍門現延請師長，廣設學堂，爾等各處宙莊，無論漢番民人，一體悉准入學。其書紙筆墨及先

生學金，均由官府給發。至內地民人子弟，則惟自辦。本軍門爲爾等無知起見，凡有子弟者務須踴躍送學讀書，以期明理。不可視爲等閒，有負厚望焉！

一、分記歲月，以知年紀。如每逢一年爲一歲。每歲係分十二個月，每月大建係三十日，小建係二十九日；自初一日起、至初十日係爲上旬，十一日起、至二十日係爲中旬，二十一日起、至三十日係爲下旬；合三十日謂之大建也，若二十九日謂之小建也，是爲一個月。如正月初一日爲元旦，俗呼爲新年，十五日爲元宵節；此半個月內，各家男婦穿新衣、備酒肉、焚香燭，虔拜神明，以迓庥祥。二月爲春分節。三月爲清明節，是節家家備酒肉香燭、登山掃先人墳墓，名曰春祭，爲不忘根本。四月初八日爲鬼門關節，凡陰人自春分起開門受享子孫祭拜，至四月初八日止，遂關閉鬼門。其無子孫者爲孤魂，孤魂之鬼無人祭拜，卽耐於異姓就食；是以四月初八日俗燒衣紙、設酒果，使孤魂之鬼亦有食，地方遂無作祟之事。五月初五日爲端午節，家家門戶懸艾旗、掛蒲劍以除不祥。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焚燒紙衣，澆奠酒醴，敬拜祖先及無祀之鬼，爲送寒衣。八月十五日爲中秋節，家家備時物賞月。九月初九日爲重陽節，是節家家備酒肉香燭、祭拜祖先。十月初一日爲牛王誕節。十一月冬至，是日爲過冬，名爲長至節。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小年節，各家竈君登天，將各家善惡上奏玉皇，爲善者賜以百祥、爲惡者降之百殃；到三十日仍回家查察善惡。十二月爲歲終，月大建係三十日除歲，月小建係二十

九日除歲。度年之後，次日名爲新年，卽上所謂正月初一元且是也。人若過此一年便爲一歲、過十年便十歲，均照年挨算。爾等各宜趕緊學習，庶年月之多寡，不至茫無所知。

一、宜戒遊手，以絕盜源。凡人無常業者必至無所不爲，大而殺奪，小而竊取。原其故，總爲衣食二字所累。蓋人不專務一業，則爲遊手；遊手則衣食無資，所以有盜取之事。爾等各莊爲父兄者務宜訓戒子弟，或讀書、或耕田、或做生意，務宜各就一業，則衣食有資，盜心自不萌矣。

一、嚴禁偷盜，以安閭閻。凡一村一莊，家中衣物牛畜以及栽種五穀薯芋菜蔬，在家物件固多，卽生植田園亦復不少；若不嚴禁偷竊，皆爲盜賊所有。以後各莊如有遊蕩無賴之徒專偷竊人家物件者，卽由本莊頭目網綁吊打嚴責，並勒其賠還贖物交回失主。倘有恃惡不遵責罰者，卽即送官究治，以儆效尤，以正風俗。爾等務宜隨時查察。

一、疏通水圳，以便耕種。查爾等番民不辭辛苦，終日栽種雜糧，雖有萬頃田場，不知集力開圳築陂，引水灌溉田園，以致旱澇失收，殊爲可惜。此後亟宜會商總目，量地分工，開通圳道，築立高陂，蓄涉得宜，荒地變爲良田，栽種穀麥黍豆隨地所宜，定獲無窮之利。爾等務宜合力爲之，以期一勞永逸。

一、出獵以時，免妨耕種。爾等番人日事遊獵，以致田園荒蕪。此後或當插田耘蒔

、收割農忙之時，務宜停獵。待田事既畢，然後修器械以搏取，庶不至有妨農事。是爲至要！

一、樽節食用，以備饑荒。緣天時不盡皆和，年歲亦常遭歉。無論種禾種麥以及黍荳瓜菓，今年豐孰、明年失收者，往往有之。爾等番民務宜慳儉。如禾麥等物，當收成時即計算所得多寡，復計一年所食幾何、所用幾何，量入爲出，務必計到禾麥復出時，仍有餘積。由是年年積蓄，不惟可以備荒，亦可以致富。上如父母得所養、下如妻子得以育，一家豐衣足食，何樂如之！

一、宜設墟市，以便交易。蓋衣食器皿等項，非一家所能盡具，惟立墟市，則諸貨可以聚集、有無可以相通，不至積有穀粟無地消售。至立墟之地以十里爲準，赴市之期以三日爲率。交易之時務要公平，不得恃強買賣。如有此弊，一經稟控，卽問該莊頭目嚴拿究辦。

一、建立廟祠，以安神祖。爾番衆現已歸化，凡一村一莊、或幾村幾莊共建廟宇一座，安設關聖帝君、或天后聖母、或文昌帝君及各位正神身像，合衆虔誠供奉。又各莊各建祠宇一座，安設全莊祖宗牌位，每逢年節及每月初一日、十五日，衆備香燭虔心叩拜，必獲保佑人口平安、五穀豐熟，獲福無窮矣。

訓番俚言

天地生萬物，性人爲至貴；鳥獸與昆蟲，均皆有其長。鳳凰長羽族，百鳥聽約束；麒麟長毛族，百獸群悚惕。中國有皇帝，萬邦咸悅服；爲民設官府，爲民謀衣食。內有六部官，外分十八省。兩省一總督，各省設巡撫。宣政有有司，理刑有按察。鹽道管鹽務，糧道督糧米。巡道與兵備，分巡各外府。知府轄一府，知縣管一縣。二府與三府，督捕並水利。撫民兼治民，理番專理番。上下有等級，皆爲朝廷官；上宣天子德，下理百姓情。愛民如赤子，使皆爲善良。惡民爲盜賊，拏究不容寬。殺人者受刑，搶擄者治罪。無分番與漢，一體敷教化。

鳥獸有毛羽，人當有衣冠。番在邊野中，苦無綿與絲；所以男與婦，科頭並裸身。豈無羞耻心？豈無衣冠志？奈處荒僻地，官長難兼顧。今逢聖主朝，爲爾籌長計。兩宮皇太后，爲女中堯舜。內有良股肱，外有賢疆吏。欽派有大臣，和衷期共濟。道臺與知府，臺防同縣令，綢繆思保衛，籌餉兼籌兵，冒險赴爾境，曉諭費苦心。賜爾衣與帛，開關榛莽路；南北可相通，東西無阻礙。教言通言語，得爲中華人。爲爾設義學，讀書識理義。當知君王恩，在家孝父母。有兄當敬兄，有弟當愛弟。男女當有別，隣里要相親。切勿思殺人，殺人要償命。切勿好爭鬪，爭鬪傷和氣。田地勿荒蕪，各宜勤耕種。

荒地廣開墾，積糧防歲饑。多植棉與麻，緝績學紡紗。漸教機織布，不愁無衣褲。多求松杉秧，隙地盡栽種；不過六七年，即能成大樹。材可架屋宇，枝葉炊爨用。牛車甚有功，惜不利山徑。更求單輪車，仿式依樣製；可以用手推，可以代肩負。沙地難蓄水，更應開溝渠；或多穿沙井，桔槔汲灌溉。種稻當去莠，耘耔不可廢。糞土常儲備，不可任拋棄。疾病當用藥，不可信符呪。藥宜講泡製，醫局擬官置。痘症多奇險，代設牛痘師；可以保性命，可以無憂虞。男宜薙頭髮，女學梳頭髻。臉宜常洗淨，日日不可間。身不宜刺紋，腳須穿襪履。雨宜戴箬笠，不可聽淋漓。列日戴草帽，不可任曬曝。有人裝扮，豈可同禽獸？但須從儉樸，不可務華飾；華飾要錢財，徒動盜賊心。番俗亦有理，各設笆樓館。莊中有公事，會議於此間。男未娶婦者，住在此樓中。犯姦有定例，罰不過酒食；俱無笞與責，恐不知警戒。男女相歡悅，即爾成婚姻，無有父母命，不須媒妁言，似非正配禮，當改從前風。

欲達聖主情，當通番人意；聊譏鄙俚句，俾與番童歌。爾等從今後，當改曩日習；恪聽長官訓，洗心爲好儂。爾無害人心，自無人戕害；何必持鏢鎗？何必佩刀劍？劍可賣買牛，刀可賣買犢；永爲良農氓，歡聚慶長生。酒是儀狄作，本可爲禍胎，番人多喜飲，亦難全禁絕；但常隨量喫，不可過於醉。一醉多生事，禍起於俄頃，殺人與犯上，憫不畏於死；可惜七尺軀，死於一甌酒！爾等當醒悟！爾等當戒謹！

番地多溪港，水深涉不易。何不造小橋，或結竹排渡？竹木番中多，可無沈溺慮。路長結茅亭，可以庇風雨。隨處做好事，自有天眷顧。各社相往來，不必懷猜忌。彼此結婚姻，喜慶常聚會。敬老與慈幼，心田不要壞。長作太平民，豈不共稱快！無分番與漢，熙熙億萬世！

後記

這本臺灣生熟番紀事付印，有幾點需要說明。

(一)本書列爲「臺灣文獻叢刊」第五一種，遲遲沒有出版；這因「臺灣銀行季刊」打算編印有關臺灣先住民的特輯，我們想以本書先在特輯的文獻欄轉載，藉便查考。現因特輯久未集稿，所以本書先行排印；但已耽延了不少時間。

(二)本書所載「生番歌」與「熟番歌」，據陳淑均的噶瑪蘭廳志及柯培元（易堂）的噶瑪蘭志略都說是柯培元的作品，至屠繼善的恒春縣志刊錄「熟番歌」，則署黃逢昶之名。按陳、柯的著作遠在道光年間，黃、屠的著作係在光緒時代；我們無暇考據，照理當以前者爲是。這原因，本書是由著者的兒子（芷陔）代爲編輯的，故把別人的著作錯爲他父親的著作了（恒春縣志的來歷，可能是根據本書的）。

(三)由於本書的篇幅過薄，所以我們乃以清季的「化番俚言」與「訓番俚言」作爲附錄。（周憲文）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〇種

清職貢圖選

弁言

清代官書有「皇清職貢圖」一種（乾隆間編纂），內容係將所有藩屬與海外交往諸國官民以及國內各地先住民男女的狀貌、服飾一一加以圖繪，並說明其生活與「貢賦」情況；其目的，在所謂「以昭王會之盛」（引用乾隆帝「諭旨」中語）。全書計分九卷，卷一為藩屬與海外交往諸國，卷二以下均屬國內各地的先住民。本書所選，一為統治過臺灣數十年的荷蘭國人及其所役使的「烏鬼」，二為分布於臺灣境內的先住人。編輯的用意是在搜集研究資料，顯與原編有所不同；但為求明瞭當時時代背景與編纂經過，仍將原編卷端所載乾隆帝「諭旨」一道以及跋文一篇刊諸書首。（知非）

諭旨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六月初一日，大學士忠勇公臣傅恒奉旨上諭：「我朝統一區宇，內外苗夷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着沿邊各督、撫於所屬苗、黎、獯、獯以及外夷番衆，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彙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各該督、撫於接壤處，俟公務往來乘便圖寫，不必特派專員。可於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欽此」。

原 跋

皇清膺大寶命，拓迹垂統；四裔逃聽，冠帶偕來。皇上纘武，策勳西陲，大功載獻。垓埏所極，莫不尊親；用弼億萬禩丕，丕基訖乎無外。三古之隆，方斯蔑矣。

先是，乾隆歲戊辰（一七四八），王師平定金川；皇上念列朝服屬外臣式增式擴，爰敕所司繪「職貢圖」，以詔方來而資治鏡。不數年間，舉濛濛二萬餘里，悉就戎索；鴻貺響臻，有若爲茲圖集大成者。臣等伏思自有志乘以來，爰閩所處、王會所登，鋪陳景鑠，率體專乎史。厥後，以圖著。例如梁蕭緯所繪三十餘圖，既地限偏隅，無可稱引；惟唐閣立本應詔作圖，其事爲後賢津逮。顧尙論者猶以一代之時勢轉移，於突厥、回鶻不免委蛇求濟，或結爲兄弟、或重以和親，且不足以語羈縻；又何懷德畏威之有若我國家久道化成，中外禔福，皇上以怙冒法天而天庥滋至、以覲揚法祖而祖烈益光！披茲圖也，大之可以徵分野、規方之略，精之可以體服食、好尙之情。然非我監臣所手量、我將帥所目擊、我驛使所口陳者，不以登槩；削焉。統計以部曲區名者，凡三百數；以男女別幅者，凡六百數；猗歟肆哉！蓋冊府傳信之鉅觀，於是乎在；而皇上睿題往復，惟保泰拊循爲兢兢，則信乎運世有本！臣等雜誦之下，尤願拜手稽首而申重之，且自慶其

遭逢之盛也。

大學士公臣傅恒、大學士臣來保、臣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公臣兆惠、尚書公臣阿里袞、尚書侯臣富德、尚書臣劉綸、都統侍郎臣納延泰、侍郎臣于敏中恭跋。

清職貢圖選目錄

一

荷蘭國夷人及夷婦……………(一)

大西洋國黑鬼奴及奴婦……………(五)

二

臺灣縣大傑嶺等社熟番及番婦……………(九)

鳳山縣放練等社熟番及番婦……………(一三)

諸羅縣諸羅等社熟番及番婦……………(一七)

諸羅縣簾壠等社熟番及番婦……………(二一)

彰化縣大肚等社熟番及番婦……………(二五)

彰化縣西螺等社熟番及番婦……………(二九)

淡水廳德化等社熟番及番婦……………(三三)

淡水廳竹塹等社熟番及番婦……………(三七)

鳳山縣山猪毛等社歸化生番及番婦……………(四一)

諸羅縣內山阿里等社歸化生番及番婦	(四)
彰化縣水沙連等社歸化生番及番婦	(五)
彰化縣內山生番及番婦	(五)
淡水右武乃等社生番及番婦	(五)

荷蘭國夷人及夷婦





荷蘭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明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二〇）間，常駕大艦泊香山澳求貢市；不果。已而入閩，據澎湖，侵臺灣地。國朝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始由粵通貢。康熙（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初，助大兵征臺有功。嗣後貢市不絕；其貢道，改由福建。夷人黑氈爲帽；遇人，則免冠挾之以爲禮。着錦繡絨衣，握鞭、佩劍。夷婦青帕蒙頭，領圍珠石、肩披巾縵，敞衣露胸；繫長裙，以朱革爲履。其地有咖喇吧，爲南洋之會。又析其名曰嘴、曰英吉利。

大西洋國黑鬼奴及奴婦





夷人所役黑鬼奴，卽唐時（六一八—九〇七）所謂崑崙奴。「明史」亦載：荷蘭所役名「烏鬼」，生海外諸島。初至，與之火食，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或病死。若不死，卽可久畜。通體黝黑如漆，惟唇紅、齒白。戴紅絨帽，衣雜色粗絨短衫；常握木棒。婦項繫彩色布，袒胸露背，短裙無袴；手足帶釧。男女俱結黑革條爲履，以便奔走。夷人雜坐，以黑奴進食。食餘，傾之一器，如馬槽；黑奴男女以手搏食。夷屋多層樓，處黑奴於下。若主人惡之，錮其終身，不使匹配；示不蕃其類也。

臺灣縣大傑嶺等社熟番及番婦





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本朝始入版圖。番民有生、熟二種，聚居各社如內地之村落。不設土司，衆推一人約束。其大傑嶺等社熟番，編竹木爲牆，屋蓋以茅茨；土基甚高，入室必以梯。男剪髮，束以紅帛。衣用布二幅聯如半臂，垂尺許於肩肘；腰圍花布。寒衣曰「縵披」，其長覆足。婦衣亦然。俱以銅鐵環束兩腕，或疊至數十。各縣社番多有之。嚼米爲酒，恒攜黃梨以佐食。男女相悅，卽野合。「府志」稱：各社終身依婦以處，贅婿卽爲子孫。歲輸丁賦七十餘兩。其新港、卓猴二社舊屬諸羅，今改隸臺灣縣治。

鳳山縣放練等社熟番及番婦





放縱等社熟番，相傳爲紅毛種類；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歸化。其人善耕種，地產香米。男以鹿皮蔽體，或披氈蔽衣；女着衣裙。喜懸螺貝於項間，腕束銅環而跣足。捕鹿，必聽鳥音以占得失。婚娶，名曰「牽手」。女及笄，構屋獨居；番童以口琴挑之，喜則相就。遇吉慶，輒艷服，簪野花；連臂踏歌，名曰「番戲」。疾病不事醫藥，用冷水浴之。茄藤、力力等社皆然。歲輸丁賦三百四十九兩零。

諸羅縣諸羅等社熟番及番婦





諸羅山社，相傳亦紅毛種類。風俗、物產，與鳳山放練等社相似。男番首插雉尾，以樹皮績爲長衫；夏常裸體。女盤髮，綴小珠，覆以布帕；項圍白螺、珊瑚爲飾。又男番喜穿耳，納竹圈於中，漸易大者；久之，將垂及肩，乃實以圓木或嵌螺錢。各縣社番多有之。諸羅社在縣西，其打猫社、他里霧社、柴裏社俱在縣北。

諸羅縣簫壠等社熟番及番婦





諸羅縣南，曰簫壠社、曰加溜灣社、曰麻豆社、曰哆咯囑社。服飾大略與諸羅等社同。男以竹片束腰，曰「籬肚」；欲其漸細。能截竹爲簫，長二、三尺；以鼻吹之。歲時，婦女多以糞餌相餽餉。又按「府志」：哆囉囑社男女成婚後，俱折去上齒各二，彼此謹藏；蓋亦終身不改之意云。凡諸羅縣各社，歲輸丁賦一百八十餘兩。

彰化縣大肚等社熟番及番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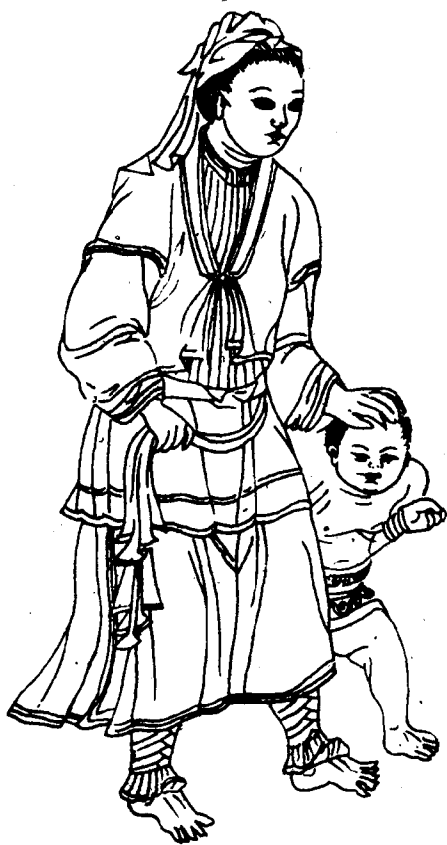




彰化縣屬土番，濱海倚山，種類蕃雜，共五十社。其大肚等社番，皆以漁獵爲業。善鏢箭，竹弓、竹矢傳以鐵鏃。亦勤耕作，番婦則攜飲食餉之。暇日，或至縣貿易。

彰化縣西螺等社熟番及番婦





西螺等社熟番，居處、服飾與大肚等社相似。其人趨捷，束腹奔走；接遞文移，官給以餼。番婦常挈子女赴縣，用穀、帛相貿易。凡彰化縣各社，歲計輸丁賦四百六十三兩零。

淡水廳德化等社熟番及番婦





淡水廳，以臺防同知駐節，故名。德化、蓬山、吞霄、中港四社在同知所駐竹塹城之北，其地濱洋下濕。結茅成屋，或以板爲之。飯以黍米，滷浸魚蝦供饌。男婦皆短衣，腰圍幅布；并力耕作，亦事漁獵。暇則吹竹笛、彈竹琴以爲樂。

淡水廳竹塹等社熟番及番婦





竹塹城，爲臺防同知駐筭之地。竹塹社，在城北五里；其南坎社、淡水內外社，俱在城南，甚遠。風俗，與德化等社相似。男剪髮齊額，或戴竹節帽。素衣繡緣如半臂，下體圍花布。婦盤髻，約以朱繩；衣亦如男。常攜葫蘆，汲水蒸黍。凡淡水各社熟番，俱與通事貿易。歲輸丁賦二百六十餘兩、皮稅一兩餘。

鳳山縣山猪毛等社歸化生番及番婦





生番在山谷中，深林密箐，不知種類；鳳山等縣皆有之。山猪毛等社，於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先後歸化；共七十四社，自立土目約束。其居，擇險隘處壘石片爲屋，無異穴處。男女披髮裸身，或以鹿皮蔽體；富者偶用番錦、嗶吱之屬。能績樹爲布，亦知耕種黍稷。喜啖薯蕷。見親朋，以鼻相就爲敬。婚姻，則歌唱相合而成。時挾弓矢、鏢槍捕獐鹿，以其肉向民人易鹽、布、釜甑。歲輸皮稅二十餘兩。

諸羅縣內山阿里等社歸化生番及番婦





內山阿里等社，自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歸化；擇其語音頗正者爲通事。番人皆依山穴土以居；飲食、衣服與山猪毛等社相似。不諳耕作，惟植薯蕷於石罅。挾弓矢，獵獐鹿以佐食。足趾若雞爪，履險如平地。歲輸丁賦三十餘兩。

彰化縣水沙連等社歸化生番及番婦





水沙連及巴老遠、沙里興等三十六社，俱於康熙、雍正（一六六二—一七三五）年間先後歸化。其地有大湖，湖中一山聳峙；番人居其上，石屋相連。能勤稼穡；多麥、豆，蓋藏饒裕。身披鹿皮，積樹皮橫聯之；間有着布衫者。番婦掛圓石珠於項，自織布爲衣。善織罽，染五色狗毛雜樹皮，陸離如錦。婚娶，以刀斧、釜鑊之屬爲聘。雖通舟楫，不至城市；或赴竹脚寮社貿易。歲輸穀十五石三斗、皮稅四兩三錢。

彰化縣內山生番及番婦





內山生番居深山窮谷，人跡罕到。巢居穴處，茹毛飲血，裸體；不知寒暑。登峰越箐，捷若猿猱；善鏢箭，發無不中。秋霖水涸之候，常至近界鏢射鹿靈；遇內地人，輒加戕害。番婦針刺兩頤，如網巾紋。亦能績樹皮爲罽。

淡水右武乃等社生番及番婦





淡水同知屬內山右武乃等社生番，倚山而居。男女俱裸，或聯鹿皮、緝木葉爲衣；食生物。性剛狠，以殺爲事。隆冬草枯水涸，追射麋鹿；攀援樹木，趨捷如飛。其竹塹東南內山生番，俗亦相等。

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七種

天妃顯聖錄

序 一

嘗聞天下名山大川之勝，每多精華發越之奇，蓋地靈所鍾，非生聖人以興□□□，而居君師之任，則生神人以理陽治陰，而弘天地之化，此理之常有必然者。吾莆之外島有湄洲，屹大海中一孤嶼也，浩浩潏潏，吞吐日月，山峯突以浮青，石巉峩而映紫，而天妃薰修於其間，豈非山川之精華所發越者乎？

考諸譜載：天妃，吾宗都巡愿公之女也，誕降於有宋建隆元年。生而靈異，少而穎慧，長而神化，湄山上白日飛昇，相傳謂大士轉身。其救世利人，扶危濟險之靈，與慈航寶筏，度一切苦厄，均屬慈悲至性。得無大士之遞變遞現於人間乎？自宋興以來，威靈昭赫，有禱必應，歷世彌遠，聖德彌彰，而神功廣大，尤著於江淮河海之中，上爲國家保衛轉輸，下爲生民拯扶陷溺。於是外國之儀，上運之艇，賈舸朝泛，漁舟晚渡，凌海國而無波，泊天涯而若路。卽有危瀑驚颺，顛連呼吸，舟人望空號祝，神妃閃忽遙臨，或香聞座次，或火耀桅頭，則萬疊狂濤，一葦飛渡，帖若安瀾。使東南澤國之以海爲田者，得與中州沃壤之民，並較桑麻，同遊化日。神之功大矣、著矣！亘古今不可少矣！故累代錫命寵頒，褒封渚錫，湄山宮殿，皆奉天朝遣官創建，迄於今璇宮壯麗，寶樹披離，梳樓指旭日以迎曦，天閣干雲霄而直上。噫！異矣！

夫上古有功德在國家者皆登祀典，況天妃秉坤儀，司水德，輔國庇民之功，著於百世，則謂神之靈爽直與經天之日月、行地之江河、運乾坤而不息可也。余自京師歸，偶於案頭得顯聖錄一編，捧而讀之，不覺悚然而起曰：天妃之英靈昭著，有如是乎！余忝列秩宗，三禮是司，異日肇舉祀典，望秩山川，奉匕鬯以祝神庥，佐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余將有厚望焉。惜乎顯聖一錄，尙多闕略。姑盪手而爲之序，以俟後之采輯而梓傳。

賜進士第、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裔姪孫堯俞薰沐拜題。

序 二

涓洲天妃之神，自宋迄今，垂八百載，歷著靈蹟，應輯錄有書。茲僧照乘刻而傳之。

夫書以傳信也，而神之信固不待書也。古來所傳紀實之書多矣，其描寫詭誕傑特，令人讀之愕焉□□而且疑焉。疑者何？異之也。神異蹟不一，吾以爲無可疑。夫天下變怪莫過於海。今揚帆而來者，上自朝紳，下至賈鬻，靡不瞻拜璇宮、齋心祇奉，以出入於蜃樓鼉穴之間。卽或陰風怒號，檣傾楫摧，寄命頃刻，雖上天濟物之意且幾乎窮，而神靈所庇，如見其形，如聞其聲，百禱百應，遂能轉駭浪爲安流，淩汪洋若枕席，舉人世所詫異不經見之事，皆可恃之以爲常。又何疑乎？

雖然，福善禍淫，天固不爽，而善□之靈，神亦弗昧。今使天下瞻拜之倫肅邀神貺，而違心悖義之輩復無指摘，則人將狃，狃則玩，玩則邪辟之萌又不可遏息，則有時一二示警者正所以堅善信之心耳。故至誠感神，理有必然，響應之靈，實不可度，不可射之妙，諸如呼吸可通、光風倏忽者誠有所携，神機亘出，驚愕意外，非他紀異之所爲怪誕者比也。則是書之傳，又何疑焉？

前賜進士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起有薰沐題。

序 三

湄州天妃，吾有林氏唐邵州刺史公九世女孫也。林族俱出自唐明經擢第太子詹事上柱國披公後，則妃之高曾，余諸祖也。際五季擾攘之秋，以曾祖棄官歸隱，厥後移居海之濱，妃自是誕焉。今世祀祖祠尚在，予過而瞻拜之。遷界後，梓里丘墟，廟宇圯壞，因遣工置木石整造之矣。粵閩神妃顯著，所傳軼事神奇，未有不令人駭聽而疑其說之誕耳。

近奉冊命而渡滄溟，南望煙波，茫無津畔。爾時夏汛已過，不便放舟，迺於怡山院諭祭。祝告甫畢，風颭忽而北轉，頗覺默有神助。遂決意解纜而行，乘風破浪，鼓棹中流，雲水低連，上下無際。置身蒼茫之中，竊以爲風濤阻絕，屈指屆期，殆未可以日月計；且云水道極其艱虞。余素不諳臨深履險，縱一葦之所如，向不見殊礁怪移之慮，瞬息千里，纔二、三晝夜，徑到其處。彼處臣人莫不以爲長江天塹飛渡而下。斯蓋見佑於默默中而弗覺焉者乎！

逮夫典禮事竣，方圖返棹，而狂瀾汹涌，澎湃稽天，檣撼舟橫，桅楫爲之斷裂，震盪漭滄，四無足恃，頃忽間十殿一全之勢。舟中人咸謂惟神可禱以無咎。果爾，一祝而傾者少安，裂且不壞。然而淼淼巨浸，奔蹴却迷天日，夜來帆影浮沉，幾不知所稅駕。

不意昏黑飄泊之頃，恍有二火，晶光熠熠桅艦之前，私幸有赫神靈，於昭於天，差可讎以無恙。因而隨波翌駛，輕舟已過萬重。異哉其丕著如斯乎！奇哉殊應，孰不稱神，孰不疑誕？苟非處身變現之景，安知英光之昭灼如是其離離也！又安信紀錄之傳載如是其歷歷弗誣也！八百載靈慈於今爲烈，利濟詎不大哉！今者，奉俞旨榮賚特隆春秋肆祀盛典，以答鴻庥，夫豈過舉？是而爲之序。

賜進士出身、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前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加一級、辛酉順天同試官、奉命冊封琉球、賜蟒玉、加正一品、族孫麟焜盥沐拜識。

天妃顯聖錄目錄

歷朝顯聖褒封共二十四命	(一)
歷朝褒封致祭詔誥	(三)
天妃誕降本傳	(七)
窺井得符	(八)
機上救親	(八)
化草渡商	(九)
菜甲天成	(九)
掛蓆泛槎	(一〇)
鐵馬渡江	(一〇)
禱雨濟民	(一〇)
降伏二神	(一〇)
龍王來朝	(二)
收伏晏公	(二)
靈符同生	(三)

伏高里鬼	(三)
奉旨鎮龍	(三)
斷橋觀風	(二四)
收伏嘉應、嘉祐	(二四)
湄山飛昇	(二五)
顯夢關地	(二五)
禱神起旋	(二六)
枯燈顯聖	(二六)
銅爐溯流	(二七)
朱衣著靈	(二七)
聖泉救疫	(二八)
托夢建廟	(二八)
溫台勦寇	(二九)
救旱進爵	(二九)
甌閩救潦	(三〇)
平大奚寇	(三〇)

一家榮封	(三〇)
紫金山助戰	(三一)
助擒周六四	(三一)
錢塘助堤	(三一)
拯興泉饑	(三一)
火燒陳長五	(三一)
怒濤濟溺	(三一)
神助漕運	(三二)
擁浪濟舟	(三二)
藥救呂德	(三二)
廣州救太監鄭和	(三二)
舊港戮寇	(三二)
夢示陳指揮全勝	(三二)
助戰破蠻	(三二)
東海護內使張源	(三二)
琉球救太監柴山	(三二)

庇太監楊洪使諸番八國	(三九)
托夢除奸	(四〇)
粧樓謝過	(四〇)
清朝助順加封	(四〇)
起蓋鐘鼓樓及山門	(四一)
大闢宮殿	(四一)
托夢護舟	(四二)
湧泉給師	(四三)
燈光引護舟人	(四四)
澎湖神助得捷	(四五)
琉球陰護冊使	(四六)

天妃顯聖錄

歷朝顯聖褒封共二十四命

宋徽宗宣和四年（一一二二），給事中允迪路公使高麗，感神功，奏上，賜「順濟」廟額。

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封「崇福夫人」。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封「靈惠夫人」。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加封「靈惠、昭應夫人」。

孝宗淳熙十年（一一八三），以溫、台勦寇有功封「靈慈、昭應、崇善、福利夫人」。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以救旱大功褒封，進爵「靈惠妃」。

寧宗慶元四年（一一九八），加封「助順」。六年（一二〇〇），朝廷以神妃護國庇民大功追封一家。開禧改元（一二〇五），以淮甸退敵奇功加封「顯衛」。嘉定改元（一二〇八），以救旱並擒賊神助加封「護國、助順、嘉應、英烈妃」。

理宗寶祐改元（一二五三），以濟興、泉饑加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協正妃」。三年（一二五五），以神祐加封「靈惠、助順、嘉應、慈濟妃」。四年（一二五六），以錢塘堤成有功加封「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開慶改元（一二五九），以火焚強寇有功進封「顯濟妃」。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以庇護漕運封「護國、明著天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以海運藉佑加封「顯佑」。

成宗大德三年（一二九九），以庇護漕運加封「輔聖、庇民」。

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二四），以漕運遭風得助加封「廣濟」。

文宗天曆二年（一三二九），以怒濤拯溺加封「護國、輔聖、庇民、顯佑、廣濟、靈感、助順、福惠、徽烈、明著天妃」，遣官致祭天下各廟。

皇明太祖洪武五年（一三七二），以神功顯靈勅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

成祖永樂七年（一四〇九），以神屢有護助大功加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廟都城外，額曰「弘仁普濟天妃之宮」。

宣宗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六年（一四三一），以出使諸番得庇，俱遣太監並京官及本府縣官員詣湄嶼致祭，脩整廟宇。

皇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將軍萬以征勦廈門得神陰助取捷，並使遠遁，具本奏上，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二十三年（一六八四），琉球冊使汪以水道危險荷神護佑復命，奏請春秋祀典；又將軍侯施以澎湖得捷默叨神助，奏請加封；俱差官督香帛詔詣到湄褒嘉致祭。

歷朝褒封致祭詔誥

宋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加封「靈惠妃」詔：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古今崇祀岳瀆，懷柔百神，禮所不廢；至於有功國家、有裨民社者，報當異數。靈慈福利夫人林氏，靈明丕著，惠澤亶敷，累有禦災捍患之助，今見救旱恤民之德，參贊既弘，爵寵應尊。茲特進封爲「靈惠妃」。秩視海嶽之崇，典叙春秋之重。尙其服茲徽命，以懋鴻庥於勿替。欽哉！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封「護國明著天妃」詔：制曰：惟昔有國，祀爲大事。自有虞望秩而下，海嶽之祀，日致崇極。朕恭承天休，奄有四海，粵若稽古，咸秩無文。惟爾有神，保護海道，舟師漕運，恃神爲命，威靈赫濯，應驗昭彰。自混一以來，未遑封爵，有司奏請，禮亦宜之。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帥兼福建道市舶提舉蒲師文冊爾爲「護國明著天妃」。於戲！捍患禦災，功載祀典，輔相之功甚大，追崇之禮宜優，爾其服茲新命，以孚佑我黎民，陰相我國家，則神之享祀有榮，永世無極矣！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加封「顯佑」詔：制曰：惠澤調雨暘之序，鎮四海而保無虞；祥光映風浪之區，護歲漕而克有濟。忠貞衛國，慈惠寧民，先朝已著於綸褒，今日宜申其寵命，益旌徽號，允協僉言。元祀報功，獨超天極之貴；水行受職，永贊

皇運之昌。祇服徽恩，懋弘寵貺，可嘉封「顯佑」。

成宗大德三年（一一九九），加封「輔聖庇民」詔：制曰：利涉洪波，顯造化難名之德；尊崇懿號，傳神明不朽之榮。申錫寵章，實爲殊典。

仁宗延祐元年（一二三四），加封「廣濟」詔：制曰：愛人利物，仁克著於重溟；崇德報功，禮宜崇乎異數。肆頒綸命，用舉隆儀。護國明著天妃林氏，聰明通達，道心善利，當臨危履險之際，有轉禍爲福之方。祥飈迭馭，曾聞瞬息；危檣出入，屢見神光。有感卽通，無遠弗屆。顧東南之漕運，實左右之憑依。不有褒恩，曷彰聖跡？於戲！爵以馭貴，宜宣懿號之加；海不揚波，尙冀太平之助。可加封「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

文宗天曆二年（一二三一），加封「徽烈」詔：制曰：陰陽不測，惟神克盡燮理之道；河山永定，在國尤資轉運之功。故祀典所載，莫重於懷柔；聖蹟所彰，當加於崇奉。茲覽外廷之奏，允惟漕運之艱。不有護持，曷臻浮達？護國明著天妃，天地鍾靈，山川炳燾。風轉舵摧，屢救吾民之厄，火流水淨，常全藩舶之危。至於曠浸之失時，莫不禱祠而請命。其禦大災，憚大患焉若此，則德懋官、功懋賞也宜之。爰極徽稱，實爲異數。於戲！褒封二十字，鴻號聿隆，允有無窮之譽；廟食億萬年，龍光孔煥，尙其永孚于休。弘闡靈慈，益章寵貺。可封「護國、輔聖、庇民、顯祐、廣濟、靈感、助順、福

惠、徽烈，明著天妃」。

天曆二年八月己丑朔日（按是年八月應爲乙酉朔）祭直沽廟，文曰：國家以漕運爲重事，海漕以神力爲司命。今歲兩運，咸藉匡扶，江海無風濤之虞，朝野有盈寧之慶。帝用欽嘉，謹遣使者奉香，仰答靈貺；惟億萬年神永保之！

十六日甲辰（按十六日應爲庚子）祭淮安廟，文曰：轉運資於溟海，積貯重乎京師。乘風駕浪，神明是司；裕國足民，朝廷攸賴。臣啣命請淮之廟，恭致御香，以報以祈；惟神鑒格，尙申佑之！

癸丑祭平江廟，文曰：至廣者海也；海之大，百川會焉。至正者神也；神之命，百靈聽焉。惟國之本資於食，而歲之運浮於海，既歷溟渤之中，常有風波之險。今茲運艘，接舳偕來，微神陰相，將奚致焉？謹潔牲醴，備樂舞以答明賜；惟神居歆，永保無斃！

乙卯（按自是日起皆不在八月）祭崑山廟，文曰：姑蘇之濱，太倉之口，運道所繇出也。浮江涉海，衝風而擊浪也。怒濤狂瀾，鯨吸而鰲擲也。萬里澎湃，險不可測也。巍巍聖妃，臨下有赫也。望洋不驚，風波以息也。春夏所輸，咸達於京，實靈貺也。奉命禋祀，報明德也。神之保之，長無極也！

丁巳祭露漕廟，文曰：三江控東南之會，春艗夏舩，雲集轉輸。聖神臨之，濟險拯危，實國家之所式憑，而官民之所仰賴也。今歲漕運，風瀾恬然，護國之功，著於百世。

。謹奉香展牲，庸申昭謝，尙冀靈爽，垂休無極。

甲子祭杭州廟，文曰：杭爲大藩，財賦所聚。國計之重，倚於東南。今茲兩運，咸利攸往。長江息浪，萬櫓雲集，大海安瀾，永資粒食。神之相之，厥勳炳焉。景貺既渥，福祿是綏。巍巍廟庭，牲薦孔碩。用崇明典，與國咸休。

丁卯祭越廟，文曰：於越之域，外負大海，三江東注，運道所經。惟神眷佑，赫赫顯應。弘開慈惠，濟我糧漕，萬里一息，靜無風濤。徽烈茂昭，天地同功。何以報賜？恭獻瓊漿。自今伊始，歲其清宴，萬世無疆。

壬申祭慶元廟，文曰：浙水東郡，襟江帶海。漕道遠涉，萬里波濤。神妃降鑿，丕著弘功。息偃狂飈，迅掃妖氛。轉運咸利，國儲充盈。永頌明德，百世揚休。

己丑祭台州廟，文曰：洪惟天妃，自天降臨，功侔化育，德配玄穹。瀚海安瀾，風帆順飛，弗驚弗震，是憑是依。惟茲運道，實賴扶持。恭承帝命，報答靈威。佑我邦家，永膺多福。

甲午祭永嘉廟，文曰：國家積貯，海運爲重。春秋轉輸，風波不測。乃凌大海而安瀾，涉長江而飛渡。神所以衛之者，厥功宏矣！特遣臣奉香禱祀，惟靈惟聖，其永敷慈惠，以勵相我國家。

辛丑祭延平廟，文曰：劍之水兮潺湲，渺長溪兮汪洋。峙靈宮兮在上，鎮海嶽兮瑤

壇，繽紛兮羽旄，綑縵兮天香。海不揚波兮安流，飄祥颺兮引舟，徼大惠兮罔極，濟我漕兮無憂。望白雲兮天際，乘彩鸞兮悠悠，獻瓊觴兮式歌且舞，作神主兮永鎮千秋。

己巳祭閩宮，文曰：朝廷歲遣使奉香靈慈之廟，以答明賜。今春逮夏，漕舟安流，悉達京師，其護國之功，庇民之德，莫盛於此。是用瞻禮閩宮，吉蠲薦羞，惟神昭格，佑我皇運，以宏天休！。

丁未祭莆田白湖廟，文曰：天開皇元，以海爲漕。降神於莆，實司運道。顯相王家，弘濟兆民。盛烈休光，終古不滅。特遣臣虔脩祀事，承茲休命，永錫嘉祉，於萬斯年，百祿是宜。

戊申祭湄洲廟，文曰：惟乾坤英淑之氣鬱積扶輿，以篤生大聖，炳靈於湄洲，爲天地廣覆載之恩，爲國家弘治平之化。特命臣恭詣溟島，虔脩歲祀。秩視海嶽，光揚今古。於戲休哉！

癸丑祭泉州廟，文曰：聖德秉坤極，閩南始發祥。飛昇騰玉輦，變現藹天香。海外風濤靜，寰中麟鳳翔。民生資保錫，帝室藉助勳。萬載歌清宴，昭格殊未央。

皇明太祖高皇帝洪武五年壬子（一三七二）正月，勅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遣官馳祭，御祭文曰：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崇報神功、郊社旅望而外，非有護國庇民、豐功峻德者弗登春秋之典。明著天妃林氏，毓秀陰精，鍾英水德，在歷紀

既聞禦災捍患之靈，於今時尙懋出險持危之績，有裨朝野，應享明禋。朕臨御以來，未及褒獎，茲特遣官賚詔，封爲「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其服斯徽命，宏佐休光，俾清宴式觀作覩之隆，康阜永著赫濯之賜。欽哉！

成祖永樂七年（一四〇九）欽差太監鄭和往西洋，水途適遇狂飈，禱神求庇，遂得全安歸。奏上，奉旨差官致祭，賞其族孫寶鈔各五百貫。本年又差內官張悅、賀慶送渤泥國王回，舟中危急，禱神無恙；歸奏，奉旨差官致祭。本年又差內官尹璋往榜葛刺國公幹，水道多虞，祝禱各有顯應，回朝具奏。聖上以神功浩大，重裨國家，遣太監鄭和、太常寺卿朱焯馳傳湄山致祭，加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惟昭孝純正聖妃林氏，粹和靈惠，毓秀坤元，德配蒼穹，功參玄造。江海之大，惟神所司，佑國庇民，夙彰顯應。自朕臨御以來，屢遣使諸番及餽運糧餉，經涉水道，賴神之靈，保衛匡扶，飛鸞翼送，神光導迎，愆忽感通，捷於影響，所以往來之際，悉得安康。神之功德，著在天壤，必有褒崇，以答靈貺。茲特加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仍建廟於都城外，賜額曰「弘仁普濟天妃之宮」。爰遣人以牲醴庶羞致祭，惟神其鑒之！

永樂十三年（一四一五），欽差內官甘泉送榜葛刺國王，海中危急，禱祝獲安，詣廟致祭。

永樂十三年，欽差內官侯顯往榜葛刺國，往來危懼，祈禱屢助顯應，奉旨詣廟致祭。十一月，又委內官張源到廟御祭一壇。

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欽差內官王貴通、莫信、周福率領千戶彭祐、百戶韓翊、並道士詣廟，脩設開洋清醮。

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又差內官張謙到廟御祭，着本府官員陪祭。

宣宗宣德五年（一四三〇），欽差太監楊洪等出使諸外國，神功加佑，風波無虞，特遣官祭告。制曰：惟妙靈昭應天妃林氏，嵩嶽孕靈，巽坤合體，噓風吸雨，統江淮河海之宗，佑國庇民，濟天地東南之險。適承水德，乃亮玄工，海不揚波，維爾嘉績。朕式欽焉！茲特虔脩牲醴，遣官祭告，神其鑒臨，尙饗！

宣德六年（一四三一），欽差正使太監鄭和領興平二衛指揮千百戶並府縣官員買辦木石，修整廟宇，並御祭一壇。制曰：茲遣鄭和等道涉江海，往返諸番，惟神有靈，默加佑助，俾風波無虞，人船利涉，浮達之際，咸賴底綏。特以牲醴祭告，神其饗諸！

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神助萬將軍克敵廈門，奏上，欽差禮部員外郎辛保等齎香帛詔誥加封致祭。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懷柔百神，式隆祀典，海嶽之祭，罔有弗虔。若乃明祇效靈，示天心之助順，滄波協應，表地紀之安流，聿弘震疊之威，克贊聲靈之渥，豈繫人力，實惟神庥。不有褒稱，曷彰偉伐？維神鍾奇海徼，綏奠閩疆，有宋以

來，累昭靈異。頃者島氛不靖，天討用張。粵自禡牙，以逮奏凱，歷波濤之重險，如枕席以過師，潮汐無虞，師徒競奮，風颺忽轉，士氣倍增，殲鯨鯢於崇朝，成貔貅之三捷。神威有赫，顯號宜加。特封爾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載諸祀典。神其佑我兆民，永著安瀾之績，眷茲景命，益昭重潤之休。敬遣禮官，往修祀事，維神鑒之！

琉球正使汪、林等題：「爲聖德與神庥等事：臣等一介小儒，遭逢聖主特允會推，遣使海外。臨軒天語，如典如謨。臣等凜遵訓誨，恭捧御覽詔勅及諭祭文三道，星馳赴閩，於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六月二十日諭祭海神天妃於怡山院。是時東風正猛，群言夏汛已過，未易開洋，乃行禮甫畢，風聲忽轉，柁樓旌旗，盡皆北向。臣等知屬天妃示異，決計放舟。二十三日辰刻，遂出五虎門，過東沙山，一望茫茫，更無山影，日則雙魚引道，夜則萬鳥廻翔，助順效靈，不可殫述。以海道考之，二十四日當過小琉球、花瓶嶼、鷄籠、淡水諸山，而是日辰刻已過彭佳山，酉刻已過釣魚嶼，不知諸山何時飛越。二十五日應見黃尾嶼，不知何以遂踰赤嶼。二十六日夜見姑米山，又不知何以遂至馬齒山。此時琉球接封之陪臣唯恐突如入境，彼國無所措手，再拜懇求暫泊澳中，容其馳報；乃落篷而篷不得下，拋旋而旋不可留，瞬息已入琉球之那霸港，直達迎恩亭前矣。時方辰刻，距開洋三晝夜耳。臣等未經蹈險，視等尋常，而彼國臣民莫不相看咋舌，群

言自古迄今，未有神速如此者！其稱聖人在上，海不揚波，則聖人在上，海可飛渡，遠人駭嘆如此，臣不敢不據實奏聞。至於貧瘠小邦，常苦風旱，乃者典禮既竣，甘雨如傾，颶風不作，群欣足食。凡此天澤之應，何非聖德之感，洵足流光史冊，焜燿千秋者也。臣等潔已勵衆，幸免愆尤，冬汛歸舟，還思利涉。而其時御筆詔勅，盡留海邦，百神呵護，不可復冀。風濤震撼，浪與天高，掀嵌無已，人皆顛覆。臣等當百死一生之際，惟有忠誠自信，必無他虞。烟灶盡委逝波，無由得窺彼岸。於是肅將簡命，共籲天妃，謂神既受封聖朝，自應佑臣返節。如其獲濟，當爲神乞春秋祀典，永戴皇恩。虔禱方終，神應如響。於時束桅之鐵縷已斷十三而桅不散，繫篷之頂繩一斷不可復續而篷不墮，桅前之金拴裂踰尺而船不壞，有此三異，可歎神功。伏乞勅下禮臣，議舉春秋二祭，着地方官敬肅奉行，則海疆盡沐神庥，履坦無非聖澤矣。伏乞睿鑒施行。奉旨：該部議奏。

靖海將軍侯福建提督施爲神靈顯助破逆、請乞皇恩崇加勅封事：「竊照救民伐暴，示天威之震揚，輔德效靈，見神明之呵護。閩之湄洲島，有歷代勅封天妃，往來舟楫，每遇風濤險阻，呼之獲安。前提督萬會曾經題請勅封。臣奉命征勦臺灣，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十一月師次平海澳。澳離湄州水道二十里許，有天妃廟，緣遷界圯毀，僅遺數椽可蔽神像，臣因稍爲整掃以妥神。廟左有一井，距海數武，跡止丈餘，蕪穢不治

。臣駐師其間，時適天旱七月餘，該地方人民咸稱，往常雨順，井水已不能供百日，今際此愆陽，又何能資大師所需。臣遣人淘浚，泉忽大湧，自二十一年十一月至次年之三月，晝夜用汲不竭，供四萬衆裕如也。此皆皇上峻德格天，使神功利我行師也。臣乃立石井傍，額之曰師泉，以誌萬古不朽，且率各鎮營弁捐俸重建廟宇。及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二十二等日，臣在澎湖破敵，將士咸謂恍見天妃，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平海之人俱見天妃神像是日衣袍透濕，與其左右二神將兩手起泡，觀者如市，知爲天妃助戰致然也。又先於六月十八夜，臣標署左營千總劉春夢天妃告之曰：『二十一日必得澎湖，七月可得臺灣』。果於二十二日澎湖克捷，七月初旬內臺灣遂傾島投誠；其應如響。且澎湖八罩虎井大海之中，井泉甚少，供水有限，自臣統師到彼，每於潮退就海次坡中扒開尺許，俱有淡水可餐，從未嘗有。及臣進師臺灣，彼地之淡水遂無矣。均由我皇上至仁上達昊蒼，故無往而不得神庥，俾臣克底成功，非特賜顯號，無以揚幽贊之美，彰有赫之靈。臣擬於班師叙功之日，一起題請加封，近接邸報，冊封琉球正使汪楫以聖德與神庥等事具題請封，因先以其靈異詳陳，伏乞皇上睿鑒勅封，並議加封。奉旨：該部議奏。部題『遣官獻香帛，讀文致祭。祭文由翰林院撰擬，香帛由太常寺備辦，臣部派出司官一員前往致祭』。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八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議。欽差禮部郎中雅虎等齎香帛到湄詣廟致祭，御祭文曰：國家茂膺景命，懷柔百神，祀典具

陳，罔不祇肅。若乃天休滋至，地紀爲之効靈，國威用張，海若於焉助順，屬三軍之奏凱，當專譯之安瀾，神所憑依，禮宜昭報。惟神鍾靈海表，綏奠閩疆，昔藉明威，克襄偉績，業隆顯號，禋享有加。比者慮窮島之未平，命大師之致討，時方憂旱，光澤爲枯，神實降祥，泉源驟湧，因之軍聲雷動，直搗荒陬，艦陣風行，竟趨巨險。靈旗下點，助成破竹之功，陰甲排空，遂壯橫戈之勢。至於中山殊域，冊使遙臨，伏波不與，片帆飛渡，允茲冥佑，豈曰人謀。是用遣官，敬修祀事，溪毛可薦，黍稷惟馨。神其佑我家邦，永著朝崇之戴，眷茲億兆，益弘利賴之功。惟神有靈，尙克鑒之！

福建水師提督藍，以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克復臺灣，叨神顯助，至雍正四年（一七二六）題請匾聯文曰：「題爲神功顯著、仰懇睿鑒、特加恩褒事：竊照顯靈効順，具見盛世之徵祥；申錫追封，彌彰聖朝之鉅典。閩省有涓洲，屹立大海島嶼中，建廟宇崇祀天妃寶像，其英靈昭著，歷代褒封，昭然可考。迨我朝康熙十九年佐助前提督臣萬正色克復金、厦兩島，二十二年佑相前靖海將軍臣施琅奏捷澎、臺，種種靈應，護國庇民，俱蒙聖祖仁皇帝覽奏勅封，欽差致祭，特隆祀典。緣厦島、臺灣二處，俱屬閩海要地，各有創建廟宇，供奉天妃寶像，仰賴神庥。六十年臺匪倡亂，臣同前任提臣施世驃親統水陸官兵，配駕商哨船隻前往討逆。維時六月興師，各士卒感佩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踴躍用命，但恐頻發颶颶，因而致祝垂庇。果荷默相，波恬浪息。且凡大師所到，各

處井枯，甘泉倏爾騰沸，足供食用。再如六月十六日午，臣等督師攻進鹿耳門，克復安平鎮，正及退潮之際，海水加漲六尺，又有風伯効順，俾各舟師毋庸循照招路魚貫而行，群擠直入。至十七、十九等日會師在七崑身，血戰殺賊，時值炎蒸酷暑，其地處在海中，乃係鹽潮漲退之所，萬軍苦渴異常。臣復仰天祈禱，適當潮退，各軍士遍就崑身坡中扒開尺許，俱有淡水可餐，官兵人等，無不駭異，咸稱若非聖祖仁皇帝天威遠被，曷致有神靈効順若此。竊擬分平臺灣南北二路後即欲繕疏題請追褒，不虞提臣施世驄身歿軍前，臣時躬處海外，未由陳奏。幸於雍正三年十一月內趨赴闕庭，叩覲天顏，面奏神功靈驗，請乞賜贈匾聯，以誌不朽。隨蒙聖主諭臣於回任後繕疏題請，茲臣合就遵旨備叙情由具題、仰懇我皇上特佈殊恩，賜給匾額聯章，俾臣製造懸掛湄洲、臺、廈三處廟宇。再，天妃靈神，實水師之司命，仍請恩加勅部詳議追封先代，聖德彌彰而神功愈顯。將見鯨鯢永遁，海宇共慶昇平，波浪長恬，商漁咸歌樂業矣。臣謹繕疏題請，伏乞聖主睿鑒，賜給勅部詳議追封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雍正四年正月十七日。

謝恩疏文：題爲恭報懸掛天妃神祠御書匾額日期事：雍正四年七月初三日承准禮部劄開：爲頒發御書匾額事：祠祭清吏司案呈：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內閣交出天妃神祠匾額御書「神昭海表」四字，應將「神昭海表」四字交與福建提塘送往，並知照水師提督敬謹製造懸掛可也。爲此合劄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到臣。承准此，續於本年九月十二

日，據臣家人林世雄在京賞捧御書「神昭海宇」四字到厦，臣即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訖，隨敬謹恭摹，召匠繪成匾式。遵照原題懸掛湄洲、厦門、臺灣三處天妃神祠，將恭摹字樣併繪成匾式分送臺灣總兵臣林亮、海壇總兵臣朱文召匠製造，擇吉敬謹懸掛去後；所有厦門天妃神祠，臣遵卽製造匾額，擇吉於本年十二月十一日敬謹懸掛。又於十二月十三日准臺灣總兵臣林亮咨稱臺灣「天妃神祠御書匾額，遵卽製造完竣，業經擇吉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會同臺灣文武官員恭迎至祠，敬謹懸掛，合將日期咨覆」等因；續於十二月十七日，又准海壇總兵臣朱文咨稱：「湄洲天妃神祠御書匾額，遵卽製造完竣，業經擇吉於本年十二月十一日親率屬員恭迎至祠，敬謹懸掛，合將日期咨覆」等因各到臣。准此，竊照神靈効順，允協盛世祥徵，宸翰特頒，彌朋聖朝鉅典。閩省有天妃，英靈彰著，歷代褒封，昭然可考。康熙六十年間，臺匪倡亂，臣同前任提臣施世驤親統官兵前往討逆。維時六月興師，各士卒感佩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踴躍用命，但恐時值颱風頻發之候，臨行虔祝垂庇，果荷顯靈默相，處處効順。經臣面奏，請乞賜贈匾聯，以誌不朽。業蒙我皇上特頒御書「神昭海表」四字。臣奉到，隨卽恭摹製造匾額，擇吉敬謹懸掛厦門天妃神祠。仍繪成匾式，分送臺灣總兵臣林亮、海壇總兵臣朱文，循照召匠製造，擇吉敬謹懸掛臺灣、湄洲二處天妃神祠去後，茲准各咨報懸掛日期前來。具見宸翰輝煌，神功有赫，允垂億萬年盛典；行將鯨鯢永遁，海宇共慶昇平，波浪長

恬，商漁咸歌樂業矣。所有敬謹懸掛天妃神祠御書匾額各日期，理合繕疏題報，伏乞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天妃誕降本傳

天妃，莆林氏女也。始祖唐林披公，生子九，俱賢。當憲宗時，九人各授州刺史，號九牧。林氏曾祖保吉公，乃邵州刺史蘊公六世孫州牧圍公子也，五代周顯德中爲統軍兵馬使。時劉崇自立爲北漢，周世宗命都點檢趙匡胤戰於高平山，保吉與有功焉。棄官而歸，隱於莆之湄洲嶼。子孚承襲世勳，爲福建總管。孚子惟懋諱愿，爲都巡官，卽妃父也。娶王氏，生男一，名洪毅，女六，妃其第六乳也。二人陰行善，樂施濟，敬祀觀音大士。父年四旬餘，每念一子單弱，朝夕焚香祝天，願得哲胤爲宗支慶。歲己未（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夏六月望日，齋戒慶讚大士，當空禱拜曰：「某夫婦兢兢自持，修德好施，非敢有妄求，惟冀上天鑒茲至誠，早錫佳兒，以光宗祧！」是夜王氏夢大士告之曰：「爾家世敦善行，上帝式佑」。乃出丸藥示之云：「服此當得慈濟之貺」。既寤，耿耿然如有所感，遂娠。二人私喜曰：「天必錫我賢嗣矣！」

越次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九六〇），三月二十三日夜，見一道紅光從西北射室中，晶輝奪目，異香氤氳不散。俄而王氏腹震，卽誕妃於寢室。里隣咸以爲異。父母大失所望，然因其生奇，甚愛之。自始生至彌月，不聞啼聲，因命名曰「默」。

幼而聰穎，不類諸女。甫八歲，從塾師訓讀，悉解文義。十歲餘，喜淨几焚香，誦經禮佛，且暮未嘗少懈。婉變季女，儼然窈窕儀型。十三歲時，有老道士玄通者往來其家，妃樂捨之。道士曰：『若具佛性，應得渡人正果』。乃授妃玄微秘法，妃受之，悉悟諸要典。十六歲，窺井得符，遂靈通變化，驅邪救世，屢顯神異。常駕雲飛渡大海，衆號曰「通賢靈女」。越十三載，道成，白日飛昇；時宋雍熙四年丁亥（九八七）秋九月重九日也。

窺井得符

妃少時，與群女閒遊，照粧於井中，忽見神人捧銅符一雙，擁井而上，有神侍仙官一班，彷彿迎護狀。諸女駭奔，妃受之不疑。少頃，乘虛而化。衆報父母及里隣，視銅符果出神授，莫不驚異。自此符咒徑可辟邪，法力日見玄通。常身在室中，神遊方外，談吉凶禍福，靡不訂中。

機上救親

秋九月，父與兄渡海北上。時西風正急，江上狂濤震起。妃方織，忽於機上閉睫遊神，顏色頓變，手持梭，足踏機軸，狀若有所挾而惟恐失者。母怪，急呼之，醒而梭墜

泣曰：『阿父無恙，兄沒矣！』頃而報至，果然。彼時父於怒濤中倉皇失措，幾溺者屢，隱似有任其舵與其兄舟相近，無何，其兄之舵摧舟覆。蓋妃當閉睫時，足踏者父之舟，手持者兄舵也。

化草救商

嶼之西有鄉曰門夾，當港口出入之衝，碇礁錯雜。有商舟渡此遭風，舟衝礁侵水，舟人哀號求救。妃曰：『碇頭商舟將溺，可急拯』。衆見風濤震盪，不敢向前。妃乃擲草數根，化成大杉，排駕至前。舟因大木相附，得不沉。少頃，風漸平，浪漸息，舟中人相慶，皆以爲天助。及闔岸整理舟楫，倏見大木飄流，不知所向，詢鄉人方知化木附舟，悉神姑再造力。

菜甲天成

涓洲有小嶼，住旁流中。一日，妃遊至其地。適母遣人以菜子油遺之。妃傾之地上。遂抽芽解甲，燦然青黃，布滿山塋。不煩播種，四時不絕，自生自熟於荒煙斷沁之間。莖幹花葉，可以薦神供佛，名曰菜子嶼。鄉人采之爲仙葩神卉，至今猶野香郁郁；斥鹵之外，洵爲勝概。

掛蓆泛槎

妃時欲渡江，值舟中篷槳不備。舟子以風濤洶湧，不敢解纜。妃曰：『無事！此卽草蓆代之』。令人懸於桅端。帆起舟駛，恍若鳧鷖之浮沫。白雲一葦，入水不濡，碧海孤帆，與波俱出。追狂飈而鼓棹，破巨浪而旋槎。觀者驚爲飛渡。

鐵馬渡江

時漁民往北採捕，海岸乏舟。妃渡水無楫，取簷前所懸鐵馬，鞭而策之，跨江如奔電追風。人見青驄行水，天馬騰空，且怪且愕。及登岸，又不見解鞍嘶秣，尤爲驚異。

禱雨濟民

妃年二十一歲時，莆大旱，山焦川涸，農民告困。通郡父老咸曰：『非神姑莫解此厄』！縣尹詣妃求禱。妃往祈焉。擬壬子申刻當雨。及期，日已午，烈燄麗空，片雲不翳。尹曰：『姑殆不足稱神乎』！未幾，陰霾四起，甘澍飄灑，平地水深三尺，西成反獲有秋。衆社賽日，咸懽呼頂禮，稱神姑功德不可思議！

降伏二神

先是西北方金水之精，一聰而善聽，號「順風耳」，一明而善視，號「千里眼」。二人以金水生天，出沒西北爲祟，村民苦之，求治於妃。妃乃雜跡於女流採摘中，十餘日方與之遇。彼誤認爲民間女子，將近前，妃叱之，遽騰躍而去，一道火光如車輪飛越，不可方物。妃手中絲帕一拂，霾障蔽空，飛颺卷地。彼仍持鐵斧疾視。妃曰：「敢擲若斧乎？」遂擲下，不可復起。因咋舌伏法。越兩載，復出爲厲；幻生變態，乘濤騎沫，滾盪於浮沉蕩漾之中，巫覡莫能治。妃曰：「江河湖海，水德攸鍾，彼乘旺相之鄉，須木土方可克之」。至次年五、六月間，絡繹問治於妃。乃演起神咒，林木震號，沙石飛揚。二神躲閃無門，遂拜伏願皈正教。時妃年二十三。

龍王來朝

東海多神怪，漁舟多溺。妃曰：「此必怪物爲殃」。乃命舟鼓柁至中流，風日晴霽，頃望見水族輳集，錦鱗彩甲，跳躍煦沫，遠遠濤頭，擁一尊官類王子儀容，鞠躬嵩呼於前，水潮洶湧，舟人戰慄不已。妃曰：「不須憂」。傳示免迎。突然水色澄清，海不揚波，始知龍王來朝。以後凡遇妃誕辰，水族會洲前慶賀。是日，漁者不敢施罟下釣。

收伏晏公

時有負海怪物曰「晏公」，每於水中趁江豚以噓風，鼓水妖以擊浪，翻溺舟楫，深爲水途大患。妃遊至東溟，見一碧萬頃，水天涵泓，半晷間江心澎湃，舟子急呼曰：「桅舵搖撼矣」。妃令拋楫，見一神掀髯突睛，金冠繡袖，隨潮升降，觸纜拂檣，形如電掃雷震。妃色不動，顯出靈變。忽旋風翻浪，逆泝倒澎。彼伏神威，叩謝盪舟而還。但一時爲法力所制，終未心服。繼假逞色相，變一神龍，挾霧翼雲，委蛇奔騰。妃曰：「此妖不除，風波不息」！乃拋楫中流。龍左翻右滾，機破技窮，仍還本象，唯見整然衣冠，儼一尊人，駐楫不動。妃命投下絆繩，彼近前附攝，不覺隨攝隨粘，牢固難解，飄蕩浮於水上。始懼而伏罪。妃囑之曰：「東溟阻險，爾今統領水闕仙班，護民危厄」。由是永依法力，爲部下總管。

靈符回生

歲祲疫氣盛行，黃（疑爲莆字之訛）縣尹闔家病篤。吏告以湄嶼神姑法力廣大，能起死回生，救災恤難。尹齋戒親詣請救。妃曰：「此係天數，何敢妄干」！尹哀懇曰：「千里宦遊，全家客寓，生死懸於神姑，幸憫而救之」！妃念其素稱仁慈，代爲懺悔。取菖蒲九節，並書符咒，令貼病者門首，煎蒲飲之，病者立瘥。尹喜再生之賜，舉家造門拜謝。自此神姑名徹寰宇矣。

伏高里鬼

高里鄉突有陰怪，含沙侵染百病。村人共詣神姑求治。妃知爲山僻小木精作祟，取符咒貼病者牀頭。衆如命而行，聞屋瓦響處，一物如鳥，拚飛而去。妃跡其所之，掃穴除之。比至，遽幻作一小鳥匿樹抄，只見渺渺林端，炎起一團黑氣。妃曰：『不可留此爲桑梓憂！』追擒之。唯一鷓鴣啣啣。將符水一灑，鳥踏空而墜，並無形體，僅存一撮枯髮。舉火焚之，突見本相，兀兀一小鬼子，叩拜曰：『願皈依臺下服役！』收之。

先是符咒未至之前，一宵，於民間忽語人曰：『我將別，當饗我！』主人具饌禮宴之。次晨，符咒至，卽從屋上出去。蓋亦預知法力難逃也。

奉旨鎖龍

妃二十六歲春正月，霖雨至夏，淋漓弗止，閩浙盡罹其災。省官奏聞，天子命所在祈禱。莆人詣請神姑。妃曰：『上下多獲戾於帝，故龍爲災，亦數使然。今既奉天子命，當除厥禍，爲我邑造福。』見白虬奔躍衝突，又青、黃二龍泝盪於溱蒼之表。妃焚靈符，忽有神龍面王冠荷戟而前曰：『奉帝罰此一方，何可逆命？』妃曰：『誠知玉旨降災，但生民遭困已極，下界天子爲民請命，當奏上帝赦之。』遂鎖住白虬，彼一青一黃

尙騰波翻覆。妃乃焚香祭告。遽有金甲神人逐潮似追尋狀，天大霽，秋且告稔。有司特奏神姑鎖龍神功。奉旨致幣報謝。浙省水災亦漸平。

斷橋觀風

吉蓼城西有石橋跨海，當周道往來之津。一日，忽怪風掃地，霹靂如雷，橋柱盡折，人病涉水。相傳風伯爲災。妃往觀焉。遙望一道黑氣，噴薄迷天，知二孛爲祟，因演出靈變，俾其遠遁；戒鄉人晦冥風雨，毋犯之。

收伏嘉應、嘉祐

時有二魔爲祟，一曰嘉應，一曰嘉祐；或於荒丘中攝魄迷魂，或於巨浪中沉舟破艇。妃至，遂逃於雲天杳渺之外。適客舟至中流，風翻將沉，見赤面金裝當前鼓躍。妃立化一寶貨舟拍浮而遊。嘉祐即舍客舟乘潮而前。妃以咒壓之，擊刺落荒，遂懼而伏。妃又從山路獨行，嘉應不知爲民間美姝，將犯之。妃拂飛塵霾，彼遂幻變騰掀，終不越故處，若有限距而無門突出者，因悚然退避。但魔心未淨，歲餘復作蠱害。妃曰：『此物不歸正道，畢竟爲妖爲孽』。令人各焚香齋戒，奉符咒，自乘小艇象漁者遨遊烟波之中。嘉應見之，即衝潮登舟，坐於桅前，不覺舟駛到岸。妃佇立船頭，遽悔罪請宥，並收

爲將，列水闢仙班，共有一十八位。凡舟人值危厄時，披髮虔請求救，率得其默佑。

湄山飛昇

宋太宗雍熙四年丁亥（九八六），妃年二十九。秋九月八日，妃語家人曰：「心好清淨，塵寰所不樂居；明辰乃重陽日，適有登高之願，預告別期」。衆咸以爲登臨遠眺，不知其將仙也。次晨焚香演經，偕諸姊以行，謂之日：「今日欲登山遠遊，以暢素懷，道門且長，諸姊不得同行，傷如之何！」諸人笑慰之曰：「遊則遊耳，此何足多慮」。妃遂徑上湄峯最高處，但見濃雲橫岫，白氣亘天，恍聞空中絲管聲韻叶宮徵，直徹鈞天之奏，乘風翼竄，油油然翱翔於蒼旻皎日間。衆咸歎駭驚嘆，祇見屋虹輝耀，從雲端透出重霄，遨遊而上，懸碧落以徘徊，俯視人世，若隱若現。忽彩雲布合，不可復見。嗣後屢呈靈異，鄉之人或見諸山岩水洞之旁，或得之升降跌坐之際，常示夢顯聖，降福於民。里人畏之敬之，相率立祠祀焉，號曰「通賢靈女」。時僅落落數椽，而祈禱報賽，殆無虛日。

顯夢闢地

湄嶼初建廟宇，甚窄狹。有長者之子善信，居山之西，妃乃托之夢曰：「我廟宇卑

隘，爲我擴之，當昌爾後』。是夜夫婦協夢，清晨造廟拜答，願依神命。迺關地購金，增厥式廓，廟貌啓而維新焉。

禱神起椗

季春有商三寶者，滿裝異貨，要通外國，舟泊洲前。臨發椗，膠弗起，舟人入水，見一怪坐椗不動。急報客，大驚。登岸詢洲人：『此方何神最靈』？或曰：『本山靈女極稱顯應』。遂詣祠拜禱。恍見神女優游椗上，鬼怪辟易，其椗立起。乃插香一瓣於祠前石間，祝曰：『神有靈，此香爲證；願顯示徵應，俾水道安康，大獲貲利，歸卽大立規模，以答神功』。迨泛舟海上，或遇風濤危急，拈香仰祝，咸昭然護庇。越三載，回航全安。復造祠，見前所插瓣香，悉盤根萌芽，化成三樹。正值三月二十三日神誕，枝葉叢茂，香氣郁郁繽紛。商人奇其感應，捐金創建廟宇，煥乎改觀。及宋仁宗天聖中，神光屢現，善信者復感靈異，廣大其地，廊廡益增巍峩。

枯楂顯聖

宋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一〇八六），莆海東有高墩，去湄百里許，常有光氣夜現。漁者疑爲異寶，伺而視之，乃水漂一枯楂發焰，漁人拾置諸家。次晨視之，楂已自還故

處。再試復然。當夕托夢於寧海墩鄉人曰：「我湄洲神女，其枯槎實所憑也，宜祀我，當錫爾福」。父老異之，告於制幹李公。公曰：「此神所棲也。吾聞湄有神姑，顯跡久矣。今靈光發見昭格，必爲吾鄉一方福。叩神之庇，其在斯乎！」遂募衆營基建廟，塑像崇祀，號曰「聖墩」，禱應如響。

銅爐溯流

宋哲宗元符初（元符凡三年，一〇九八—一一〇〇），莆南六十里地名曰楓亭，其溪達海，係南北通津。戊寅，潮長時，水漂一銅爐，寶色燁然，溯流而至。鄉人觀者如堵，咸嘖嘖稱奇。衆下水取而藏之，是夕，楓人同得夢云：「我湄神也，欲爲爾一鄉造福」。相傳異其事，爰備香花奉銅爐至錦屏山下，草構數椽祀焉。凡禱祝者無不應驗。里人林文可感神靈默祐，割田與衆募建以廣之。

朱衣著靈

宋徽宗宣和四年壬寅（一一二二），給事中允迪路公奉命使高麗，道東海，值大風震動，八舟溺七，獨公舟危蕩未覆。急祝天庇護，見一神女現桅竿，朱衣端坐。公叩頭求庇。倉皇間風波驟息，藉以安。及自高麗歸，語於衆。保義郎李振素及墩人備述神妃顯

應。路公曰：「世間惟生我者恩罔極，我等飄泊大江，身瀕於死，雖父母愛育至情，莫或助之，而神姑呼吸可通，則此日實再生之賜也」。復命於朝，奏神顯應。奉旨賜「順濟」爲廟額，蠲祭田稅，立廟祀於江口。

聖泉救疫

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春，郡大疫。神降於白湖旁居民李本家曰：「瘟氣流行，我爲郡請命於帝；去湖丈許有甘泉，飲此疾可瘳」。境內羅拜神賜。但此地斥鹵，疑無清流，以神命鑿之，及深猶不見泉。咸云此係神賜，勉加數鋤，忽清泉湧出，人競取飲之，其冷若醴。汲者絡繹於路，至相爭攘。朝飲夕瘥，人皆騰躍拜謝曰：「清泉活人，何啻甘露，真有回生之功！」乃甃爲井，號曰「聖泉」。郡使者奏於朝，詔封「崇福夫人」。

托夢建廟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一一五六），以郊典特封爲靈惠夫人。二十七年（一一五七），莆城東五里許有水市，諸舶所集曰「白湖」。歲之秋，神來相宅於茲。章氏、邵氏二族人共夢神指立廟之地。丞相俊卿陳公聞之，驗其地果吉，因以奉神。歲戊寅（一一五八），

廟成。三十年（一一六〇），流寇劉巨興等嘯聚，直抵江口。居民虔禱於廟，忽狂風大震，烟浪滔天，晦冥不見，神靈現出空中。賊懼而退。既而復犯海口，神又示靈威，賊遂爲官軍所獲。奏聞，天子詔加封「靈惠、昭應夫人」。

溫台勦寇

宋孝宗淳熙十年癸卯（一一八三），福建都巡檢羌特立奉命征勦溫州、台州二府草寇。官舟旣集，賊船蟻水面，衆甚懼。方相持之際，咸祝曰：「海谷神靈，惟神女夫人威靈顯赫，乞垂庇護」。隱隱見神立雲端，輦蓋輝煌，旗幡飛颺，儼然閃電流虹。賊大駭。俄而我師乘風騰流，賊舟在右，急撥棹衝擊之，獲賊首，並擒其黨，餘鯨四散奔潰，奏凱而歸。列神陰相之功，奏於朝，奉旨加封「靈慈、昭應、崇善、福利夫人」。

救旱進爵

宋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一一九〇）夏，大旱，萬姓號呼載道。神示夢於郡邑長曰：「旱魃爲虐，我爲君爲民請命於天，某日甲子當雨」。及期，果銀竹紛飛，金甌噴澍，焦林起潤，曠谷生春。郡邑交章條奏，天子詔神福民殊勳，應褒封進爵，頒詔進封「靈惠妃」以彰聖靈。

甌閩救潦

宋寧宗慶元四年戊午（一一九八），甌閩苦雨，滂沱不止，漂屋蕩崖，春夏倉廩告匱，民不聊生。有司請蠲議賑。莆人虔禱於神。夜夢神示之曰：『人多不道，厥罰常陰，故上天因此一方人。今爾衆虔恭，我爲爾奏於帝，帝矜之，越三日當大霽，且錫有秋之貺』。至期，果見扶桑破曉，暘谷春生，早禾得水而榮，西成大熟。省官奏聞，奉旨加封「助順」，以報厥功。

平大奚寇

戊午秋，大奚寇作亂，調發閩省舟師討之，舳艫相接，將士枕戈。島寇巨艦銜尾而至，銳不可當。衆懼，各請神，香火以行。與賊遇於中流，彼居上風，難以取勝。衆禱於神曰：『願藉神力掃妖氛，上慰天子討叛之心，下救萬民蹂躪之苦』。頃刻間昏霧四塞，返風旋波，神光赫濯顯現。遂衝突無前，渠魁就擒，餘兇或溺或潰，掃蕩無遺。凱奏，具陳神陰佑大勳，奉旨詔神爲國家討賊，其議加封號以答神庥。

一家榮封

慶元六年（一一〇〇），朝廷以神妃護國庇民，功參玄造，人本乎親，慶自先貽，於

是頒詔封妃父爲「楨慶侯」，又改封「威靈侯」，又以顯赫有裨民社，加封爲「靈感嘉祐侯」；母王氏封「顯慶夫人」；兄封「靈應仙官」；神姊封爲「慈惠夫人」，佐神。

紫金山助戰

宋寧宗開禧改元乙丑（一一〇五）冬，金人僕散揆從八疊灘潛渡淮，聚哨淮甸，王師啓行北伐，人心洶湧，求庇於神。至直隸安豐，戎馮戒嚴。神示夢於將領異再遇等曰：「金人犯順，北顧貽憂，若等銳志克敵，吾當助威以佐天子」。初戰於花鬮鎮，神現靈雲端。衆望空中若有萬馬馳騁狀，知爲神力呵護，賈勇向前，大炮碎其酋長；賊遂却。又會戰於柴金山，賊甚猖獗。臨陣時，復見旌旗閃空，將領嚴令督戰，兵士擁楯而進，敵乃披靡，獲馬百餘匹，斬馘數百人。賊復大聚合肥，聞雲端鏘鏘有劍戟聲，賊益懼，且戰且退，遂解合肥之圍。全師返旆，人唱鐃歌。天子聞神兵陰助，有護國大功，加封「顯衛」，以答神庥。

助擒周六四

嘉定改元戊辰（一一〇八）秋，草寇周六四哨聚犯境，舟艦不可勝計。時久旱後，人窮無賴者多，旣困赤地，遂入綠林，乘亂劫掠，廬舍寥落。閩邑哀禱於神。神示之夢

曰：『六四罪已貫盈，特釜中游魚耳；當爲爾殲之』。越四日入境，喊聲動地，忽望空中有劍戟旗幟之形，各相驚疑，退下舟，遽衝礁閣淺。尉司駕艇追之，獲其首，餘兇悉就俘。寇平，境內悉安。奏上天子，奉旨加封「護國、助順、嘉應、英烈妃」。

錢塘助堤

宋理宗嘉熙元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浙省錢塘潮翻，江堤橫潰，大爲都省患。波湧浩蕩，版築難施。都人號祝於神妃。忽望水波涵湧，時濤頭上艮山祠，若有所限拒而水勢倒流不前者，因之水不衝溢，堤障得成，永無泛圯之患。衆咸稱神力捍禦。有司特奏於朝，奉旨神功赫濯，大有裨於朝家，議加封號，以答靈感。

拯興泉饑

寶祐改元（一二五二）（一二五三），莆興泉大旱，穀值騰湧，饑困弗支，老幼朝夕向祠前拜禱。夢神夜告曰：『若無憂，米艘卽至矣』。

初，廣地賈客挺裝米上浙越，偶一夜神示夢曰：『興泉若饑，米貴，速往可得利』。客寤而喜謂神示必獲利滋倍，遂載入興、入泉。南艘輻輳，民藉以不饑，米價反平。那人頗矜天幸，商人怏怏，言神夢不驗。詢其得夢之由，方悟神爲二郡拯饑。又思前夕

米艘卽至之夢，果屬不虛。咸嘆再造神功，焚香拜謝。天子聞之，詔褒封「助順、嘉應、英烈、協正妃」。三年（一一五五），又以顯靈加封「靈惠、助順、嘉應、慈濟妃」。四年丙辰（一一五六），以浙江隄岸告成，加封「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

火燒陳長五

開慶改元，歲在己未（一一五九），陳長五兄弟縱橫海上，去來於興、泉、漳之間，殺掠逞兇，家無安堵，三司困。請命於神。郡守徐公夢神示之曰：「當殄此賊，以靖地方」。徐公素敬信神妃，卽率寨官石玉等勵兵備之。朝廷督王憲使鎔尅期勦賊。越八月，賊三舟入湄島，將屠掠蓼禧，禱於神，弗允，解衣偃臥廊廡下，悻悻不敬。俄有火焚其身，肉綻皮爛，痛楚哀呼。賊大懼，退遁舟中。神起順風，誘之出港，忽天日晦冥，大雨驟至。及開霽，賊三舟已在沙埔上膠淺不動，憲使王鎔曰：「此神授也，逆賊當殲滅矣！」揮兵急擊，賊奔潰，先擒長五。郭敬叔等帥兵追至莆禧，擒長六。長七乘潮退遁，後追至福清，並俘之，磔於市，脅從者罔治。徐公具陳神妃庇助之功，憲使奏上天子，勅議典禮，進封「顯濟妃」，兩司捐萬楮助修宮殿，以報神祝。

怒濤濟溺

天曆元年（一二二八）夏，備海道萬戶府分司運糧，至大海，遭颶風驟起，巨浪連天，七日夜不息，人困力疲，運艘幾於翻覆。舟人哀號，仰禱神妃求佑。會日暮，有形從空而下，掩映舟中，輝耀如晝，宛見神靈陟降。少頃，怒濤頓平。船上覺異香濃郁。自此水道無虞，徑抵直沽都省。奏聞，奉旨差翰林國史院學士普顏實理欽賚御香，馳驛致祭。

二年（一二三九），漕運復藉神妃默庇無失，加封「護國、輔聖、庇民、顯祐、廣濟、靈感、助順、福惠、徽烈、明著天妃」，遣官黃份等馳傳具禮，專詣涓洲特祭，並致祭淮、浙、閩海等處各神廟，共祭一十八所。

神助漕運

至順元年庚午（一二三〇）春，糧船七百八十隻，自太平江路太倉劉家港開洋，遇大風突起，波撼星辰，桅檣飄蕩，數千人戰慄哀號。官吏懇禱於神妃，言未已，倏陰雲掩靄，恍見空中有朱衣擁翠蓋，佇立舟前，旋有火照竿頭，晶光如虹。舟人且驚且喜。無何，風平浪息，七百餘艘飄流四散，正集合整理篷漿解纜而進，又聞空中有語云：「可向東南孤島暫泊」，衆即撐舟依孤島旁。方拋碇，江上狂飈迅發，暴雨倒峽。舟人相慰曰：「非神靈指示，我等皆在鼉宮蛟窟矣！」次日晴霽，遂達直沽交卸。中書奏神護相

之功，奉旨賜額曰「靈慈」。

擁浪濟舟

洪武七年甲寅（一二七四），泉州衛指揮周坐領戰船哨捕，忽遇颶風大作，衝泊閣礁。舟人環泣稽首，呼神妃求庇。黑夜間倏見神火懸空畢照，桅檣皆現。周喜曰：「吾聞海上危急時，得神火照耀，雖危亦安。神其佑我乎！」我而巨浪躍起，將船盪浮，從碇隙真踰磯北，順流駛至岸邊。時天欲曙，差認港跡，始得無恙。歸至泉，立廟奉祀。仍運木赴湄嶼，修整宮殿。其杉木未載者，浮水面自飄流到湄，木頭各有「天妃」二字，衆皆奇之。自是重建寢殿及香亭、鼓樓、山門，復塑聖像，製旗鼓，沿途鼓欲，送至祖廟。時又有張指揮領兵出海，默祝神妃保佑，果得顯應，由泉裝載大料來湄洲，構一閣於正殿之左，名曰「朝天閣」。

藥救呂德

洪武十八年（一二八五），興化衛官呂德出海守鎮，得病甚危篤，求禱於神。夢寐間見一神女儼然降臨，命侍鬼持丸藥，輝瑩若晶珀，示之曰：「服此當去二豎」。正接而吞之，遽寤，香氣猶藹藹未散。口渴甚，取湯飲，嘔出二塊物，頓覺神氣爽豁，宿疴皆

除，遂平復如初。是夕夢神云：「疇昔之夜，持藥而救爾者，乃慈悲觀音菩薩示現也，當敬奉大士」。呂德感神靈赫奕，遂捐金創建觀音堂於湄嶼。

廣州救太監鄭和

永樂元年（一四〇三），欽差太監鄭和等往暹羅國。至廣州大星洋遭風，舟將覆。舟工請禱於天妃。和祝曰：「和奉命出使外邦，忽遭風濤危險，身固不足惜，恐無以報天子，且數百人之命懸呼吸，望神妃救之！」俄聞喧然鼓吹聲，一陣香風颯颯飄來，宛見神妃立於桅端。自此風恬浪靜，往返無虞。歸朝復命，奏上，奉旨遣官整理祖廟。和自備寶鈔五百貫，親到湄嶼致祭。

舊港戮寇

永樂三年（一四〇五），欽差太監等官往西洋，舟至舊港，遇萑苻截刼，順流連艦而至，勢甚危急。衆望空羅拜，懇禱天妃。忽見空中旌旗旆旛雲巔，影耀滄溟，突而江流激浪，幟轉帆翻，賊艘逆潮不前。官兵忽蕩進上流，乘潮揮戈逐之，一擊而魁首就俘，再擊而餘孽遠潰。自此往返平靜。回京奏神功廣大，奉旨着福建守鎮官整蓋廟宇以答神床。

夢示陳指揮全勝

永樂七年（一四〇九），欽差太監統領指揮陳慶等往西洋，賊覘知，垂涎寶貨，率數十艘於中流截刼。正值上風，奔流如飛，我舟被困，衆俱股慄。陳慶曰：「奉君命到此，數百人在茫茫大海中，須決雌雄，尙可生還。騎虎之勢，安可中下？兵法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正在今日！」衆曰：「不若拜禱天妃」。慶從之。是宵，陳慶夢神語曰：「今夜風急，可乘昏霧，溯流而上，翌日佐爾一帆風，殲此醜類！」慶以告內使，鼓棹向前。比曉，已居上流。賊逆風不得進。我舟離賊已遠。衆欲遠遁。慶復曰：「長江萬里，西國迢遙，回首不見家山。彼狡爾鯨鯢，豈能忘情於我？若飄泊偷安，恐賊黨出沒煙波，終入其網。今風信順便，殆神授也，急擊勿失！」遂勵兵奔衝而下。遠望神儼現空中，閃爍如虹如電。賊駭愕。風急舟騁，賊篷被官桅倒插破裂。陳慶揮刃越舟，賊首投水，鈎而俘之，餘悉就擒，獲貨物軍器無算。內使及陳指揮率衆叩謝神妃曰：「反敗爲功，轉禍爲福，再造之德，山高水深」。復命奏上，奉旨褒嘉，委官重置廟中器皿，親齎詣廟致祭。

助戰破蠻

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正月，倭寇哨兵渡海，欽差都指揮張翥統領浙江定海衛水軍防禦，距海相持。日本慣習水戰，分舟師據海口。我師樵汲道絕，兵士困甚，同叩禱天妃，拜請水仙。忽波心撼激，賊舟蕩漾浪中，撐東湧西，我舟與賊船首尾相擊。半晷間，賊篷綽繩斷，我舟中一兵披髮跳躍大呼曰：「速越舟破賊！」翥發令曰：「此神所命，先登者重賞！」遂奮勇衝殺，擒獲甚多，其投水死者不計其數；全收破蠻之功。事聞於上，奉旨遣御史劉麟、內官孔用、唐貞詣廟致祭，送長生鹿二對。

東海護內使張源

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欽差內使張源往榜葛刺國。於鎮東海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源急叩天妃求佑。言未畢，忽見狂風旋舞，中有赤旆飛揚。衆疑其不祥。須臾，風息浪平，舟人踴躍懼怯，皆曰：「頃亦旆飛揚，實神靈返颺之力。」及自外國還，特製袍幘詣廟拜謝。

本年，太監王貴通等又奉命往西洋，禱祝顯應。奏上，遣內官修整祖廟，備禮致祭。

琉球救太監柴山

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四月，欽差內官柴山往琉球，載神香火以行。至外洋，一夕，雲霧晦冥，山方假寐，夢神撫其几曰：「若輩有水厄，當慎之！吾將爲汝解。」及寤，不敢明言，只嚴戒舵工加謹。正揚帆而進，突陰霾蔽天，濤翻浪滾，咫尺不相辨，孤舟飄泊於洪波之中，桅檣顛倒，舟中墜水者數人。舵工急取大板亂擲水中，數人攀木而浮，隨波上下，呼天求救，哀聲震天。迨薄暮，見燈光自天而來，風倏靜，浪倏平，舵工亟撥棹力救，墮水者爭攀附登舟，感慶再生之賜。回京奏上，奉旨遣官致祭，拜答神功。

庇太監楊洪使諸番八國

宣德五年庚戌（一四三〇）十二月，欽差太監楊洪統領指揮千百戶及隨從人等，駕船大小三十隻，裝載彩幣，賞賜阿丹、暹羅、爪哇、滿刺加、蘇門答刺、木骨都束、卜刺哇、竹步八國，虔恭奉祀神妃，朝夕拜禱保佑。一日，舟至中流，天日清霽，遠望大嶼橫峙海中，上多怪石，錯生海物。衆曰：「舟中沉鬱已久，盍登岸少舒」。各奪磴而上。又見旁有小磯，一女子攜筐採螺蜃，競赴磯迫視之。洪恐其肆慢，趨前呵止。女子忽不見。回首大嶼已沒，方知前所登嶼，卽巨鰲浮現，其美女乃天妃現身救此數十人也。各叩首謝。歸奏上，奉旨賚香致祭。

托夢除奸

嘉靖中，奸臣嚴嵩當權，殘害忠義。御史林公諱潤，擬附本糾之。夜間草藁未畢，乃曰：『似此必無兩靜，但含默非吾初志』。假寐几上，夢神妃語之曰：『權奸蠹國，公報主忠誠，必愈所奏，當不負厥梗直』。寤而嘆曰：『奸臣播虐忠良，神人共憤，天妃廼有除奸之靈！若此本得旨，當廟祀血食春秋』。果章奏而帝俞允，遂建廟於涵江東卓地面，以答英光。

粧樓謝過

天啓乙丑、戊辰（一六二五、一六二六）間，萑苻草寇李魁奇出沒南溟，結夥入吉了抄掠，復迤邐到賢良港。港人擁神像江頭，示以神靈梓鄉，冀免擾害。神乃顯夢于會長曰：『而焚掠了城，爲禍酷烈，今尙欲困吾父母之邦，若不速退，將殲爾類！』仍嘯聚弗去。俄而狂飈躍浪，蕩散其舟，大缸沉溺，餘者淪落波中。自是悔罪乞宥，風且不靜，願起蓋梳粧樓一座，並塑聖像以謝過，乃得風靖。遂移舟出港，備牲醴、香花到湄，買置木料，裝運前來建造，俯伏叩拜。

清朝助順加封

康熙庚申年（一六八〇）二月十九日，舟師征勦，駐崇武，與敵對壘。夜夢天妃告之曰：『吾佐一航北汛，上風取捷，隨使其遠遁』。次日，果得北風驟起，敵遂披靡，大敗而退。至二十六日舍廈門入臺灣。內地海宇，自是清寧。萬將軍大感神助，立即具本奏神保佑之力。聖上甚慰陰功，欽賜御香、御帛，差官賞詔到湄廟加封致祭。

起蓋鐘鼓樓及山門

大總督姚奉命征勦，以海道艱虞，風波險阻，不易報效，中心懇摯，極力圖維，素信神靈赫濯，禱應如響，懇祈陰光默佑，協順破逆。於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差官到湄洲祖廟，就神前致祝許願，俾不負征勦上命，即重修宮殿，答謝鴻庥。迺於二十二年（一六八三）三月二十三日天妃悅且，特委興化府正堂蘇到湄廟設醮致祭，隨帶各匠估置木料，擇吉起蓋鐘鼓二樓及山門一座；宮宇由是壯觀。

大關宮殿

大總督姚時議征勦，雖不辭責重任大之艱，而踰暫越滄，不無風波飄蕩之慮。一片忠誠孚格，惟恃神靈默相。以故天威一震，寰服人心，於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初旬，臺灣果傾心向化，舉島輸誠。總督捧頌恩勅前至臺灣，因少西北正風，又恐逗留詔命，自福

省放舟，於八月二十三日親到湄洲，詣廟具疏神前，虔祝順風，願大闢殿宇，以報神功。於是神前拈鬮，准將東邊朝天閣改爲正殿。舟尙未開，二十五夜見船上放光，深感神明有赫，卽捐金付與防廳張同、同知林昇估價置買木料，迺邊朝天閣另爲起蓋。遂擇吉建造正殿，已經安基豎樑，緣與防廳張丁艱謝事。

總督祈禱疏文

福建總督姚啓聖謹抒愚衷、上請天妃主裁而言曰：四海廣濶，惟神是憑；風濤順逆，亦惟神是主。是神之權大、德尊，適足侔天地而並日月也。今者，荷神宥靈助，除六十年猖狂之大寇，竟停五、六月颯颯之大風，除生靈之大害，立朝廷之殊功。啓聖得以安享太平，皆尊神之默佑也。今啓聖親總舟師，遶福寧州總兵黃大來、參政道劉仔捧頌恩赦前至臺灣，因尙少西北正風，是以越廟求神，冀借一帆，早到臺地。啓聖百叩稽首之下，見廟貌尙有未妥，寸心甚爲不安；況正殿朝南，而朝天樓、山門各俱西向，亦非宜於神靈之所憑依也。今啓聖議以正殿旣朝南，則朝天樓、鐘鼓樓、山門俱宜開闢朝南。此爲一議。如神意定於朝西，則門山、鐘鼓樓止須蓋完，惟將朝天樓陞高改爲正殿，而以原廟爲神寢宮。此又爲一議。若神意不准二議，原欲仍舊向，啓聖亦惟神是聽，不敢有違。啓聖旣經日擊，不敢吝惜，敬陳三議，分列三闕，惟神裁定！

托夢護舟

隨征同知林昇同總兵官游澎奉委往撫臺灣，於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五日由湄洲放洋，初六晚至臺灣。十五日自彼開駕，而十八夜夢天妃在船；有四人戴紅帽從水仙門而上，問其所來，答曰：「舟船有厄，將爲爾護」。十九早，舟過柑桔嶼，舟次擱淺，舵折四尺，將溺，衆驚懼，投拜神前，懇求庇佑。倏見天妃現身降靈保護，乃得平穩。十九晚收進八罩，報復成功。總督慰甚。同知林昇到家虔誠答謝。

湧泉給師

靖海將軍侯施於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奉命征勦，大師雲屯於平海。此地斥鹵，樵汲維艱。只有神宮前小井一口，甚淺，當炎天旱候，尤爲枯竭；數萬軍取給炊爨，弗繼。將軍侯乃祝諸神，以大師札住，願藉神力，俾源源可足軍需。禱畢，而泉水湧溢，真不異耿恭拜井之奇。因是千萬軍取用不竭。爰額之曰「師泉井」，作師泉誌以著神庥。

師泉井記

今上御極之二十一載壬戌孟冬，予以奉命統率舟師，徂征臺灣。貔虎之校，犀甲之士，簡閱而從者三萬有餘。衆駐集平海之澳，俟長風，破巨浪，以靖掃蛟窟。爰際天時鳴亢，泉流殫竭，軍中取汲之道，遙遙難致。而平澳遷徙之壤，介在海陬，昔之井廬，盡成堙廢。始得一井於天妃行宮之前，距海不盈數十武，漬鹵浸潤，厥味鹹苦。其始未達深源，其流亦復易罄。詢諸土人，

咸稱是井曩僅可供百家之需，至隆冬澤愆水滴，用益不贍。尤若茲，則三軍之士所藉以朝饔夕餐者果奚恃歟？

予乃彈摠誠慄，祈籲神聰。拜禱之餘，不崇朝而泉流斯溢，味轉甘和。綆汲挹取之聲，晝夜靡聞，歎涌滋漑，略不顯其虧盈之迹。凡三萬之衆，咸資飲沃，而無呼癸之慮焉。自非靈光幽贊，佐佑戎師，殲殄妖氛，翼衛王室，未有弘闡嘉祥，湛澤汪濊，若斯之渥者也。因鐫石紀異，名曰師泉，昭神貺也。

在易，地中有水曰師。師之行於天下，猶水之行於地中；既著容民畜衆之義，必協行險而順之和。是知師以衆正，乃克副大君討貳撫順、懷柔萬邦之命。而揚旌海外，發軔滙涘，神異初彰，闡惠覃布，誕惟聖天子赫濯之威，以致百靈效順，山海徵奇，亶其然乎！

昔貳師劍刺大宛之山，而流水溢出；耿恭拜禱疏勒之井，而清泉奔湧；並能拯軍士於渴乏，著萬里之奇功。乃今井養不窮，三軍獲福，予之不敏，曷以答茲鴻嘉之賜哉！是用勒之貞珉，以誌不朽云。

燈光引護舟人

將軍侯施於康熙二十一年十月舟次平海。因謀進取，於十二月二十六夜開船。一宵一日，僅到烏坵洋，因無風不得行，令駕回平海。未到澳而大風倏起，浪湧滔天，戰艦上下，隨濤浮漾外洋，天水淼茫，十無一存之勢。次早風定，差船尋覓。及到湄州澳中

，見人船無恙。且喜且駭曰：『似此風波，安得兩全？』答曰：『昨夜波浪中，我意爲魚腹中物矣！不意昏暗之中，恍見船頭有燈籠，火光晶晶，似人挽厥纜而徑流至此』。衆曰：『此皆天妃默佑』！卽棹回報上。將軍侯因於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早，率各鎮營將領赴湄致謝，遍觀廟宇，捐金調各匠估價買料，重興梳粧樓、朝天閣，以顯靈惠。

澎湖神助得捷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內，將軍侯奉命征勦臺灣。澎湖係臺灣中道之衝，萑苻竊踞，出沒要津，難以徑渡。侯於是整奮大師，嚴飭號令。士卒舟中，咸謂恍見神妃如在左右，遂皆賈勇前進。敵大發火炮，我舟中亦發大炮，喊聲震天，烟霧迷海。戰艦啣尾而進，左衝右突，凜凜神威震懾，一戰而殺傷彼衆，並淹沒者不計其數。其頭目尙踞別嶼，我舟放炮攻擊，遂伏小舟而遁。澎湖自是肅清。

先是，未克澎湖之時，署左營千總劉春夢天妃告之曰：『二十一日必得澎湖，七月可得臺灣』。果於二十二日澎湖克捷，其應如響。又是日方進戰之頃，平海鄉人入天妃宮，咸見天妃衣袍透濕，其左右二神將兩手起泡，觀者如市。及報是日澎湖得捷，方知此時卽神靈陰中默助之功。將軍侯因大感神力默相，奏請勅封，並議加封。奉旨：神妃已經勅封，卽差禮部郎中雅虎等膏御香，御帛到湄，詣廟致祭。時將軍侯到湄陪祭，見

佛殿僧房尙未克竣，隨即捐金二百兩湊起。

琉球陰護冊使

康熙二十二年，欽差冊封琉球，賜蟒玉正一品汪、林等官時在福省，於六月二十日諭祭天妃於怡山院。是時東風正猛，不意行禮甫畢，旗幟忽皆北向，遂解纜而行。所有應歷水程，悉若飛渡而下，纔二晝夜即到馬齒山，遽至那霸港，直達迎恩亭前。琉球之人皆謂從來封駕未有若此飛渡而來。迄夫典禮告竣，開駕而同，狂濤震撼，巨浪滔天。舟中人皆顛覆，烟灶等物盡委逝波，茫無彼岸，誠萬難獲全。天使官肅將簡命，共籲神妃求佑：「返節無恙，當爲奏請春秋祀典，永荷神庥！」虔禱方終，神應如響。黑夜中漂泊，衆見舟竿上有二燈籠光焰在前。時束桅鐵箍已斷十三，桅應散而尙全；繫篷之頂繩斷不可續，篷宜墮而猶懸；桅拴裂踰尺，桅應倒而仍柱。船不及壞，因急駛往歸閩海港。中使□□□□復□奏請春秋（以下殘闕十餘字）。

附錄

天上聖母源流因果目次

第一章	求佳兒大士賜丸	(五一)
第二章	聞異香我后降世	(五一)
第三章	遇道人秘傳玄訣	(五一)
第四章	窺古井喜得靈符	(五一)
第五章	運神機停梭救父	(五一)
第六章	聞疾呼失柁哭兄	(五一)
第七章	資民食瀉油生菜	(五一)
第八章	渡滄海指席爲帆	(五一)
第九章	救舟人小草成杉	(五一)
第十章	解旱災甘霖沛野	(五一)
第十一章	策鐵馬代楫渡江	(五一)
第十二章	收神將演咒施法	(五一)

- 第十三章 率水族龍子來朝……………(五)
- 第十四章 投法繩晏公歸部……………(西)
- 第十五章 莆田尹求符救疫……………(西)
- 第十六章 高里鬼現相投誠……………(西)
- 第十七章 逐雙龍春夏雨止……………(五)
- 第十八章 驅二李南北津通……………(五)
- 第十九章 破魔道二嘉伏地……………(五)
- 第二十章 證仙班九日昇天……………(五)
- 第二十一章 示地利創始建廟……………(五)
- 第二十二章 驅水怪咸願捐金……………(五)
- 第二十三章 憑枯楂聖墩玄廟……………(五)
- 第二十四章 得銅爐錦屏建祠……………(五)
- 第二十五章 護糧船額頌靈惠……………(五)
- 第二十六章 療民疫井號聖泉……………(五)
- 第二十七章 答神麻千秋崇祀……………(五)
- 第二十八章 助皇師一將成功……………(五)

第二十九章	止陰潦轉歉爲豐	(五)
第三十章	除水患收魔爲將	(五)
第三十一章	明前跡神槎再現	(五)
第三十二章	助討逆合家受封	(五)
第三十三章	顯聖威金人碎首	(五)
第三十四章	牽神將周寇亡身	(五)
第三十五章	錢塘江遏水成隄	(六)
第三十六章	興泉郡招商買米	(六)
第三十七章	廟廊下火焚惡黨	(六)
第三十八章	波濤中默佑漕船	(六)
第三十九章	現火光明師無恙	(六)
第四十章	授丸藥呂德回生	(六)
第四十一章	聞仙樂鄭和免險	(六)
第四十二章	過小磯楊洪脫災	(六)
第四十三章	草彈章託夢除奸	(六)
第四十四章	憫軍行流泉解渴	(六)

第四十五章	平澎湖陰摩神將	(三)
第四十六章	過砧砧夢祐王臣	(三)
第四十七章	晝夜順風護冊使	(三)
第四十八章	春秋崇祀沛皇恩	(三)
第四十九章	佑漕船利運天津	(三)
第五十章	送冊使奉詔中山	(三)
第五十一章	警憊兵顯靈上海	(三)
附：天后本支世系考	(三)
賢良港祖祠考	(三)
湄洲廟考	(三)
冊使顯應記九則	(七)
迹異記二則	(六)
汪冊使靈異記二則	(七)
莆田令顯應記二則	(七)
蘇總兵靈應事	(七)

天上聖母源流因果

第一章 求佳兒大士賜丸

天后，林氏女也。先世自唐迄宋，代有功績，世勳承襲，遂家於莆田。父惟懃公尤好善樂施，敬奉大士，年四旬餘，止一子，焚香祝天，願得佳兒。己未六月，夜夢大士告曰：『上帝式佑爾善』；授以丸藥，遂孕。

第二章 聞異香我后降世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方夕，紅光射室，異香氤氳，迺誕天后，爲惟懃公第六女也。

第三章 遇道人秘傳玄訣

后生而聰穎。八歲悉解文義，十歲卽好佛經。十三歲，遇老道士曰：『若具佛性，應得度入正果』；授以玄微秘法。

第四章 窺古井喜得靈符

后年十六，時與諸女遊，窺古井，忽見神人捧銅符一雙，上有仙官擁護；群女駭奔

，后受之無疑。自此法力玄通，屢顯神異。

第五章 運神機停梭救父

時值九秋，后父、兄兩舟濟海，西風正急，波濤震奔。后方織，忽心動，遂閉睫神馳，手持梭，足踏機軸，若有所挾而恐失之之意。

第六章 聞疾呼失舵哭兄

機上凝神，毋怪急呼。后醒而泣曰：「父得保全，兄已沒矣！」始知頃所足踏者父之舟，手持者兄之舵。呼醒舵摧，竟不獲救。

第七章 資民食瀉油生菜

湄有小嶼，在旁流中。后遊其地，適母遺以菜子油，后即傾地；皆抽菜甲，燦然青黃，布滿山陸。至今四時不絕，遂名爲「菜子嶼」。

第八章 渡滄海指席爲帆

一日，后欲渡海，舟楫不整，舟人難之。后指草席曰：「無妨，即此可憑矣」。懸之竿，若鳧鷖之出沒，追狂飈而鼓棹，破巨浪而旋槎。觀者驚爲飛渡。

第九章 救舟人小草成杉

嶼西有山曰夾山，礁石林立，船不敢近。一日，風濤震撼，舟人哀號，人莫能救。后擲草數根，化成大杉排空，舟得以附焉。

第十章 解旱災甘霖沛野

后年二十一，莆田大旱，父老咸稱「非神姑莫解」。尹詣請，許之，擬壬午申刻當雨。至期，大沛甘霖，遂獲有秋。人皆懽呼頌德。

第十一章 策鐵馬代楫渡江

一日，渡江無楫，遂策簷前鐵馬，快若奔騰，人駭爲青驄。行水上天，馬驟空中，只不見其解鞍嘶秣耳。

第十二章 收神將演咒施法

后年二十三，收順風耳，千里眼爲將。先是二神爲祟西北，民間苦之，求治於后。后曰：「此金水之精，乘旺所鍾，我當以火土剋之」。乃演咒施法，二神遂懼而皈依焉。今俱封爲將軍。

第十三章 率水族龍子來朝

東海多神怪，后乃命榘中流，風日澄霽，中見水族駢集，龍子鞠躬恭於前。后勅免朝，即退。至今天后誕辰，猶然慶賀；是日漁者不敢施罟下網。

第十四章 投法繩晏公歸部

有晏公者，浮海爲怪。后先施法力制之；雖仗神威，未能誠服。後又逞色變龍，興濤滾浪，來犯后舟。后投下緯繩，隨攝隨粘，牢固難解，始懼而伏罪。后囑曰：「東溟險阻，爾當護民」。收爲部下總管。

第十五章 莆田尹求符救疫

歲祲疫，莆田縣尹闔家病篤，吏告以請救，尹乃齋戒詣求。后曰：「此天災，何敢妄干；念其仁慈素著，代爲懺悔」。取葛蒲九節，書符貼，並煎飲之，立瘥。自此名徹寰中矣。

第十六章 高里鬼現相投誠

高里鄉突有陰怪爲祟，人咸求治於后。符咒貼處如鳥飛遁。后跡其穴，掃除，見一

團黑氣中惟鶴鷄小鳥踏空而墜，化爲枯髮；焚之，卽現本相，乃一小鬼也，叩拜投服焉。

第十七章 逐雙龍春夏雨止

后年二十六歲，自春至夏，霖雨不止。省官奉天子命，所在祈禱。莆人詣請於后，后允爲邑造福。后見白虬奔躍，二龍遊盪，乃畫靈符鎖住白虬，遽有金甲神人逐二龍遁。莆卽大霽，秋且告稔。奉旨致幣報功。

第十八章 驅二李南北津通

吉蓼城西有橋跨海，南北通津。忽一日，怪風掃地，橋柱盡折，行人病涉焉。后知二李爲祟，遙見黑氣沖霄，卽演靈術驅之。人渡如故。

第十九章 破魔道二嘉伏地

時有二魔：一曰嘉應，一曰嘉佑。或於荒坵中，或於巨浪中爲害。或於客舟中流現赤面金裝，當前鼓躍。后化寶舟，出沒波濤間，嘉佑舍客舟而就后船。后以咒壓之，遂懼伏。嘉應從山路犯后，后拂塵羸，任其騰躍，終不越故處，遂悚懼而遁。然魔心未淨，後歲復作，乃得歸正。

第二十章 證仙班九日昇天

宋太宗雍熙四年丁亥重九日，同諸姊登高。於湄峯山巔，恍聞空中絲管韻叶，八音齊奏，仰見鸞輿翠蓋，儀皂幢旛，雜踏而至。后乃跨雲而上，衆咸歛歔驚異。俄而彩雲佈合，不復見矣。嗣後屢呈靈異。相率立祠，號曰「通賢靈女」。

第二十一章 示地利創始建廟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以郊典特封「靈惠夫人」。次年秋，神來相宅，取莆城東之水示民曰：『白湖夢示章、邵二族』。丞相陳俊卿聞之，驗地果吉，興工創建廟宇。

第二十二章 驅水怪咸願捐金

商人三寶貨船忽旋膠不起。舟人入水，見一怪坐旋。各驚惶，詣祠祈禱。恍見神后飄渺前來，怪卽遁，旋立起。三寶許願捐金，改觀廟貌。

第二十三章 憑枯楂聖墩立廟

宋哲宗元祐元年丙寅，莆東有墩常現光，跡之，一枯楂也。漁人拾之歸，楂自還故處。再試亦然。鄉人獲夢，知楂爲神所憑。制幹支公聞之，募建廟，號爲「聖墩」。

第二十四章 得銅爐錦屏建祠

哲宗元符初，莆之南有地曰楓亭，其溪通津達海。戊寅潮長時，漂一銅爐，寶光陸離。楓人收之，同夢后囑。爰備香花，奉至錦屏山下建祠以祀。

第二十五章 護糧船額頌靈惠

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春，糧船開洋遇風，桅檣漂蕩，戰慄哀號。忽祥雲靄靄，見空中朱衣擁蓋，燈火垂光。既而風息，得獲全安。奉旨賜額曰「靈惠」。

第二十六章 療民疫井號聖泉

宋孝宗乾道二年春，大疫。神降於民李本家言曰：「白湖旁，可鑿泉得飲，以除疫病」。果然，泉味清冽，飲如甘露，朝吸而夕瘥焉。人感回生之功，甃爲井，號曰「聖泉」。

第二十七章 答神麻千秋崇祀

海邦履險，臨於不測之機；神靈呵護，應於非常之際。或化蝴蝶、蜻蜓，繞桅檣而垂引；或令瑞禽、燕雀，示舟楫以無虞。至於明燈璀璨，慈悲靈濟於若隱若現之間，瑞氣氤氳，顯赫神通乎可望可卽之下，總在一誠可格，未可思議名言者也。

第二十八章 助皇師一將成功

孝宗淳熙十年癸卯，福建都巡檢堯特立奉命征勦溫，台二府草寇，相持意怯，共祝神靈垂庇。恍見神立雲端，旗旛飛颺，儼如虹電。我師乘風騰流，賊舟在後，急撥棹擊之，獲其首而擒其黨。請於朝，更加封焉。

第二十九章 止陰潦轉歉爲豐

宋寧宗慶元四年戊午，甌閩淫潦，民不聊生。禱於神，夢曰：「人多不道，上天困此一方耳。予念若輩恭虔，奏請矜赦。」越三日大霽，且錫有秋。

第三十章 除水患收魔爲將

后念嘉應未歸正道，究爲妖孽，乃化一舟乘之。應見，卽衝潮登舟，坐於桅前。及岸，見后立船頭，應乃倉皇請宥，並收爲將。

第三十一章 明前跡神槎再現

莆東寧海橋頭，衆方渡，見光中縹渺，浮一古木，其狀絕異。順流而前，人莫之識。至夕，鄉人得夢，知當年顯應神槎云。

第三十二章 助討逆合家受封

大奚寇作亂，閩師討之。賊勢甚銳，衆請香火以行，得藉神威，返風旋波，擒其渠魁，掃蕩無遺。具奏陰佑大勳，詔議加封，合家榮贈。寧宗慶元六年，朝廷以神妃護國庇民，功參玄造。人本乎親，慶自先貽。於是頒詔，封妃父爲「積慶侯」，又改封「威靈侯」。又以顯赫有裨民社，加封爲「靈感嘉祐侯」。母王氏，封「顯慶夫人」。兄封「靈應仙官」。神姊封爲「慈惠夫人」。

第三十三章 顯聖威金人碎首

宋寧宗開禧改元乙丑，金人僕散揆潛渡淮，王師啓行，夢神告曰：「吾當助威」。初戰花壓鎮，再戰紫金山，三戰合淝，皆雲端顯聖。王師賈勇，賊將披靡，大礮碎其酋長，斬馘無算。上聞，加封「靈惠」。

第三十四章 率神將周寇亡身

寧宗嘉定改元戊辰，草寇周六四犯境。災後，人民無賴，旣困赤地，遂入綠林，劫掠日盛。尉師襲之，夢神示助。越四日入境，忽見空中有旗幟之影，賊驚懼退舟，遽衝礁擱淺。尉師駕艇追之，獲其首，餘凶悉平。奏上加封。

第三十五章 錢塘江遏水成隄

宋理宗嘉熙元年，錢塘潮決潰隄，湧波爲患。郡人號祝。忽望艮山祠若有限拒，水勢倒流，人得以施版築，遂獲隄成。

第三十六章 興泉郡招商買米

理宗寶祐改元，興、泉旱，饑困弗支，求禱者絡繹。神乃示夢云：「若無憂米卽至矣！」因又示夢廣商云：「興、泉苦饑，速往可倍利」。舶集價平，共相怏怏。人語咸夢之由，始悟救二郡生靈也。

第三十七章 廟廊下火焚惡黨

理宗開慶改元己未，賊陳長五兄弟三人殺掠興、泉、漳三郡。八月，賊三舟入湄島，登岸，據廟裸體偃臥。神火燒之，退遁舟中。忽而晦冥，誘之出港，擱淺。憲使王鎔會兵擊之，至福清俘磔，乃神助之力也。詔復加封「顯濟」。

第三十八章 波濤中默佑漕船

元文宗天曆元年，運漕入海遇風，七晝夜不息。舟人哀禱。見燈光從空掩映，異香

馥郁，遂爾波恬浪靜。奉旨遣官致祭浙、閩等處廟一十五處，並加徽號。

第三十九章 現火光明師無恙

明太祖洪武七年，泉州衛指揮周坐領戰船哨捕，遇風擱淺。舟人環呼神救。忽見神火熒煌，俄而巨浪送船進港。指揮周立廟泉州以報德。

第四十章 授丸藥呂德回生

洪武十八年，興化衛呂德疾篤，夢神授丹，令吞之，嘔物二枚，遂痊。復夢告曰：「救爾者，乃大士示現，爾當敬奉之！」德乃捐金建觀音堂於湄。

第四十一章 聞仙樂鄭和免險

明成祖永樂元年，欽差太監鄭和等往暹羅，經大星洋，舟將覆。禱之。俄聞天樂浮空，異香縹渺，宛見神立桅左，返風滅浪，乃得掛帆。奏請遣官致祭。

第四十二章 過小磯楊洪脫災

明宣宗宣德五年，欽差太監楊洪等賚賜物於諸番。一日，至中流，見大山橫峙。舍舟登山，以舒沉鬱。見旁一小磯，有女子携筐採螺，因往觀之。其大山忽不見。大山者

，巨鰲也。方知神后點悟云。

第四十三章 草彈章託夢除奸

明世宗嘉靖間，嚴嵩專權誤國。御史林潤擬糾彈草。假寐間，夢神告曰：「公心忠誠，本上必准」。後果然。遂建廟於涵江。

第四十四章 憫軍行流泉解渴

康熙二十一年十月，靖海將軍侯施奉命征勦，師屯平海，地多斥鹵，樵汲維艱。惟神宮前一小井，炊爨弗繼。將軍求禱之，而清泉泛溢，不異耿恭拜井之奇。爰曰「師泉」，作誌以著靈顯。

第四十五章 平澎湖陰磨神將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將軍侯奉命征臺，路過澎湖。萑苻竊踞要津，難以經渡。於是整奮大師，連發火礮。恍見神麾旗率將助戰，遂克其衆。欽差齎御香帛致祭。

第四十六章 過砮硃夢祐王臣

康熙二十二年，總督姚既平臺灣。有隨征同知林昇、總兵游澎自臺回，夢帶紅帽四

人至前。問所從來，曰：「護爾」。及過砮砮，舵折將覆，竟無虞；並見天后護焉。

第四十七章 晝夜順風護冊使

康熙二十二年，欽差汪楫、林麟焜等冊封琉球。正東風甚猛，諭祭於怡山院，甫畢，而南風三晝夜，直達迎恩亭。琉球駭爲飛渡。復命，奏請春秋祀典。

第四十八章 春秋崇祀沛皇恩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冊封琉球使海寶、徐葆光等往返海道，風少不順，則祈禱天后，卽獲安吉。後復命，奏准春秋祀典。

第四十九章 佑漕船利運天津

道光六年，江南漕船從上洋海運。二月二十六、七等日，西北風暴大作，勢甚猛烈。漕船正抵黑水大洋，迭遭風暴，各船齊下太平筐簞，隨風漂洶，歷數日夜。危急之頃，若有神助。往返水程幾萬里，一千餘號漕船齊抵天津，米石毫無漂失。在船舵工、水手二、三萬人並未損傷一名，尤爲向來未有之事。巡撫陶奏請，海運化險爲平，顯應尤著，加封「安瀾利運」扁額。

第五十章 送冊使奉詔中山

道光十九年己亥，冊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鏗途中兩次猝遇風暴。正在汪洋萬頃之中，人力莫施，舉舟惶悚。虔誠祈禱，皆獲化險爲夷。奏請加封「澤潭海宇」四字。

第五十一章 警億兵顯靈上海

道光二十一年，英夷犯浙，蘇松戒嚴。有客兵駐札上海潮州會館，裸臥神前，穢褻殊甚。七月十五夜，兵於夢中似有人擊，駭奔呼救。鄰人亦驚起。但見黑衣人無數，提械追擊。從此兵皆叩頭悔罪焉。

天后本支世系考

唐天子詹事諱披，生九子，皆官刺史，世稱九牧。第六子唐邵州刺史，諡忠烈，諱蘊，生子諱愿。愿生四子。第三子圍，仕閩王審知爲州牧，卽后之高祖也。子保吉，棄官隱於賢良港。保吉生子孚，爲福建總管。孚生惟懋，爲都巡官。惟懋生洪毅及六女。后，其第六女也。洪毅生一子，傳數世而成巨族，皆居於港。現分爲六房。其祖祠所奉，乃本支之先代也。所修家乘，昭穆亦復秩然。世有以后尊榮，奄爲己房所出，將其先代而改易之。按后之高曾祖父皆出仕，其父兄又經勅封，奚堪泯沒？當年端州刺史公房提學（諱麟煇）所作序文，已昭然可考，毋煩置辨。又有云：后父名愿，不應犯六世祖諱；細思五代遞及宋初，紛紛多事，且托處海濱，想亦未計及此。今閱其祖祠神主及其族譜，皆稱惟懋，則相傳名愿者非。

賢良港祖祠考

港之祖祠，前代已有建立。明永樂十九年，上以天后屢著靈異，聞祖祠圯壞，特命內官赴港修整。及嘉靖時，倭人擾攘，民居盡被燬，獨祠不壞。祠內供奉始祖唐邵州刺史公暨后之高曾祖父兄並后寶像。順治辛丑年，奉文遷界，子姓將神主寶像暫寄於涵江天后宮，祠遂圯。康熙二十年，展界復回，鄉人同子姓鳩工建造，赴涵請歷代神主供於

寢堂，寶像供於中廳。春秋二祭，皆在於斯。

世傳祠內寶像係異人粧塑，各處供奉之像皆不能及。以遷界寄奉涵江。至復界時，子姓到涵請回。涵之里人不肯。乃同詣神前卜筮，得九十九聖筮。涵江里人遂備船，用綵亭鼓吹，送寶像登舟。船甫開，雷雨驟至，隨船之後，而船不沾濡。既入祠，雷雨大作，水溢堂廡。鄉族之人不能行禮，口祝於后。雷雨即時屏息，風掃地乾。瞻拜者莫不詫異。嗣後凡有到祠請香火者，多有雷雨隨之，至今猶然。

湄洲廟考

天后於宋雍熙四年九月九日到湄洲飛昇，里人立祠祀焉。僅落落數椽，而祈禱報賽殆無虛日。後有商人三寶感戴神庥，捐金創建廟宇。宋仁宗天聖中，神光屢現，荷庇佑者鳩資廣大其地，廟廡益增巍峩。明洪武七年，指揮周坐重建寢殿、香亭、鼓樓、山門，復塑寶像。又有張指揮建一閣於正殿左邊，名朝天閣。永樂初年，詔擴大廟宇，不時致祭。宣德六年，遣官修整廟宇。國朝康熙二十二年，總督姚起蓋鐘鼓樓山門，又將東邊朝天閣改爲正殿。將軍施建梳粧樓及朝天閣、佛殿、僧房，廟宇由是壯觀。

按天后宮廟建立者多，卽莆田一邑，已有平海、涵江、莆禧、黃石、吉了、白湖、聖墩、江口及城中之文峰宮、西巖等處，不可盡述。茲以湄洲爲后昇天之地，故獨詳焉。

考之。

冊使顯應記九則

一

嘉靖十三年，冊使陳侃、高澄舟至姑米山，發漏；呼禱得塞而濟。歸值颶風，桅檣俱折，忽有紅光燭舟，乃請筮起柁，又有蝶雀示象。冠服禱請立碑，風乃弛。還，請春秋祀典。

二

嘉靖四十年，冊使郭汝霖、李際春回閩日，颶將發，有二雀集舟之異。及颶發，失柁，汝霖等爲文以告，風乃息。更置柁，一異鳥集桅不去。

三

萬歷七年，冊使蕭崇業、謝杰針路舛錯，且柁葉失去。虔禱之次，俄有一燕、一蜻蜒飛繞船左右，遂得易柁。

四

萬歷三十年，冊使夏子揚、王士楨舟過花瓶嶼，無風而浪。禱於神，得風順濟。歸舟柁索四斷，失柁者三，大桅亦折。水面忽見神燈，異雀來集，東風助順。

五

崇禎元年，冊使杜三策、楊掄歸舟颶作，折柁牙數次，勒索皆斷。舟中有奇楠木，高三尺。三策等捐千金，購刻神像。俄有奇鳥集檣端，舟行若飛，一夜抵閩。

六

本朝康熙二年，冊使張學禮、王垓歸舶過姑米，颶作，桅左右欹，龍骨半折。忽有火光熒熒，霹靂起風雨中，截斷仆桅，柁旋不止，勒索皆斷。禱神起柁，三禱三應。易繩下柁，有一鳥若雁，綠嘴紅足，集戰臺上。舟人喜曰：「天妃遣來引導也！」遂達定海。

七

康熙二十二年，冊使汪楫、林麟焜歸舟，颶三晝夜，舟上下傾反，水滿艙中。虔禱天妃，許請春秋祀典。桅橈斷而桅不散，頂繩斷而篷不落，與波上下，竟保無虞。

八

康熙五十八年，冊使海寶、徐葆光多用卯針，幾至落滌。虔禱得改用乙辰針，又筊許二十八日見山；果見葉墜。復禱得西北風，一夜抵港。歸舟至鳳尾山，旋風轉船，篷柁俱側；呼神復正。至七星山，颶作旋走，幾觸礁；呼神獲免。

九

乾隆二十一年，冊使全魁、周煌舟泊姑米候風，忽颶颶作，連三晝夜，椗繩盡斷，龍骨觸礁而折，底穿入水。呼籲之頃，衆見神火起於椗頂，焚招風旗而落。又海面燈光浮來，若烟霧籠罩狀，船遂牢擱礁上，得不沉溺，以次獲濟登岸。歸舟至石盤，阻霧不進。禱得見山。既起椗，霧復合，風雨雷電交作，落帆葉不下，舟欹甚。再禱再霽，賴以安行。

述異記二則

一

邇年有洋船失風，飄至一島，金光耀目，不能正視。抵岸，乃金山也。岸旁沙石皆紫金。同舟者甚喜，競持鎚鑿取之。俄見山頂一人，金冠、金甲、朱棍、跣足、舞劍而來，疾若飛，逼舟。衆懼，海舟素奉后，供瓣香求救。忽后降一客曰：『此金山神也。汝等竊金，爲禍不小。今我來救汝。』即持槍登檣杪，命舟中鳴金鼓助戰，與神拒敵良久，神不能勝而去。舟無所損，遂免於厄。

二

海怪多作黑浪，浪中鬼物，披髮登舟，舟人持兵器驅逐之。或出沒乘船，靈旗豹尾，天昏日慘，投以香餅或紙錢始沒。海鯨如駕奔濤撞舟，兩目如日，牙如山峰。或舟行

入屢氣中，樓閣城市，宛然陰翳，白日忽雨，多至壞船。舟人叩請天后，降神見星，星如流火，集帆檣上。呼吸之間，百靈咸集，澄波一色，水平如鏡。共相慶幸，得免沈溺矣。

汪册使靈異記二則

一

汪楫錄有神異一條。康熙二十年九月十四日黎明，夢與同官喬萊登一山瞻仰，有碧霞元君廟，疑爲泰山神，下拜。神衣飾如妃后。命坐，辭。神曰：「公操人爵之柄，坐宜也」。因坐。已復賜食一器。覺以告萊。二十一年元旦，謁關帝，得籤詩，有「一紙官書火速催，扁舟東下浪如雷」句。三月，與中書林麟焄同充册封琉球國使。蓋林字石萊，喬字石林，乃知夢與籤詩莫非預定。獨疑與泰山神無涉。行次杭州，楫時方疏請諭祭天妃。及登吳山，謁天妃宮，見旛書「碧霞元君」。越日，於孩兒巷得天妃經一函，詳書歷代封號，始知崇禎十三年加封「碧霞元君」；示夢者蓋卽天后也。

二

又云使臣登舟，必先迎請天妃，奉柁樓上，而以拏公從祀。拏公者，福建拏口人。嘗行賈，臥舟中，聞神語曰：「某日將行毒於某處」。公謹伺之。至期，果見一人拋毒

物水中。公投水收取，盡食之，遂卒。以是面作靛色，後爲土神。明兵攻閩不卽下，出牌誓曰：『入城不留一人』！公化爲耆老進曰：『若改殺爲留，當獻城』。從之。請以水燈爲號。時荻蘆門水深不設備，而居民以神誕日放燈於此。明兵望燈入，公擁沙助之，遂克城。果不殺一人。後以功封「護國天下兵馬司」，協佑尊王。海船必奉之者，以海上多礁霧，專藉神力導引云。臣周煌亦循例奉迎香火上船。姑米之險，石塘之霧，神實有靈焉。因詳訪。閩人云：『公實卜姓，以業拏舟，爲神，故稱拏公。今各省藩司庫神，皆明時命以公主之，故人亦多奉爲財神。』

莆田令顯應記二則

國朝乾隆丙午，臺灣林爽文作亂，均奉委隨福公相東渡，生擒林逆。丁未五月，凱旋內渡。舟行四日，時將晚，已望見大且門矣。舟子曰：『日將夕，未可入口；請寄棹，明早再進』。公相云：『已望見廈門，尙欲在海中飄蕩一夜耶』！下令進口。其時已近黃昏，清風徐來，舟乃旁行。頃刻，晦暗不知所向，舟人大恐，乃下二楫，舟竟不停。舉船皆惶懼。正在危急間，舟子忽喜曰：『前有火光，媽祖來也』！衆前望，隱約之間，如有人坐小舟中，以火刀擊石，碎火四出。舟子曰：『速轉舵向火行』！一瞬息而

舟已進口矣。自古渡臺，未有夜進大且門者；蓋門邊多石，夜行難以趨避故耳。公相大悅，即時登岸。次晨赴天后宮進香，許願在京師蓋媽祖廟云。

二

國朝乾隆丁未冬，福公相總督閩浙，因海賊林明灼率匪船十餘隻在浙、閩洋面行劫，商旅患之。公相飭兩省舟師圍捕，知舟師未肯出力，特派均同守備鄭玉楷二人率兵五百，駕商船十隻，出洋督緝，兼令查舟師之勤惰而密報焉。均與守備鄭玉楷同日出洋，首先拏獲大盜陳開開一名解省，公相大悅，批稟獎勵。均等在海上搜捕，一日下午，舟人曰：『天太暖，恐夜間有風，現已望見斗米，應收澳』。正言間，忽大霧彌漫，四望不見，不能收澳。時已將暮，轉開出外洋，以定南針。向東行二寸香，又向西行，如此往返，舟如顛簸。夜深，風愈大。時約三更，舟子在天后座前燒香，大驚曰：『媽祖去矣！』頃刻，香火延燒座前紅綵，舉船皆大驚。而風浪更巨，忽報蓬下水矣，又報桅損矣，又聞大響一聲，舟子哭曰：『舵出門矣！』船全賴舵，而舵又賴肚帶以繫之，今肚帶斷而舵出門，船不能主，聽死而已。其時兵丁中有名番仔者，能下水。舟子曰：『如伊下水，能將肚帶按好，亦萬死之一生也』。因喚番仔，告以故，並厚賞之。番子曰：『此時要錢何用？同一死也，不過要我先死。我愿先死，諸人苟能不死，善視我妻子可也』。遂慨然脫衣下水去。約有一更次，忽聞舵工曰：『舵上有人聲，豈番仔來耶？』乃放棄

繫其上船。番仔怒曰：『我爲汝一船百餘人性命下水，汝等乃不我接應耶？』衆唯唯遜謝之。舵工卽令人收船頭小輪。良久又大響一聲，衆驚以爲船破。舟人曰：『其聲似舵歸門，非破也』。乃執火焚香，大喜曰：『媽祖來矣！』均問汝何以知之。曰：『來！試視之！』均匍匐而往，見神像滿面汗珠流下。均驚駭伏地。其時風浪尙大，舟子曰：『媽祖來，且毋恐！』乃以二錢在神前卜曰：『向東去，神當助我』。乃令舵工轉舵向東，水聲盈耳，語不聞聲。約一時許，天將明，舟人上桅頂遙望曰：『已見羅湖澳，可速行』。不多時，舟忽屹然不動。方驚訝間，舟子笑曰：『已進口，在沙上擱淺矣』。均乃出艙登岸。其餘九船亦相繼而至，衆相慶焉。徧看船上無一物不損，而船竟無恙。卽時登岸，覓船匠修整器具，仍與鄭守戎分船出洋，抵白犬，賊船望見，斬柁而逃。我船尾追，至磁澳，賊船冲礁登山，我兵分頭往捕，獲賊五十餘名，卽回五虎門，而公相已先五日赴粵，督兵安南矣。此一役也，遇霧之夜，聖像汗流，神佑彰彰，均親目所見，是以終身敬奉弗敢懈云。

嘉慶庚午春，均轉餉入都，舟過清江，敬詣天后宮拈香。本廟道士問天后出身及家鄉事蹟。均訝曰：『本廟奉敕建立，於今多年，何誌書竟未之見耶？』道士曰：『豈但道士未見，卽往來大人先生偶然言及，亦下問於道士，而道士茫無以對』。均卽於神前焚香，心許願歸去刷印誌書一百部，寄奉廟中，囑道士分送往來士大夫披覽，俾得知神靈普濟，且廣見聞也。福建興化府莆

田縣知縣候選同知軍功世襲恩騎尉廣寧張均謹識。

蘇總兵靈應事

簡放福建漳州鎮總兵官鑲白旗蒙古英保佐領下蘇勒芳阿前因入覲丹墀，仰蒙天訓，奉命南旋，於庚辰荷月下浣舟抵天妃閘。時河流橫急，船隻被冲旁倒，幸得履險如夷，悉賴天后聖母神靈默佑。回念神功，敬謹捐刷天后顯迹誌書百部施送，以昭靈貺云爾。

跋一

按天后志書不一，有勅封志、顯聖錄、顯應錄、昭應錄、述異記，要皆各就所見，以記其事。自乾隆戊戌圖誌全集之書成，而天下皆奉爲善本矣。第流傳日廣，翻刻日多，若不慎爲校正，恐滋承訛之誚。

舊本聖蹟圖，自大士賜丸至春秋崇祀，凡四十八圖；以下三圖係道光年間上洋壽恩堂增入。咸豐丁巳，乍川陳氏立願重梓其板，旋遭兵燹。同治乙丑，武彝潘、邱二氏復經翻刻，板存閩中建群會館。今同人以刷印未便，謀爲重刊，先屬孫孝廉承謨參閱，並增入金、柳二將軍封號，奏片及汪委員靈應記。茲復爲編次刪定，因序而付之梓，梓成並書緣起於後。蛟川周巨漣。

跋二

原本天后敕封志、顯應錄、昭應錄刻板俱存福建興化，而江、浙二省未見善板。況原本亦屬少見。今虔誠繪像拜里居古蹟，繪圖敬刻。又靈筭聖籤及道光六年海運加封事實一併補刻，名之曰天后聖母聖蹟圖誌。幸望貴商船主發心許願，敬印天后聖母聖蹟圖誌，佈送各省，傳流廣大，功實無量。但船在海洋許願，只知敬戲。而敬戲、一日之誠，敬送是書，顯彰聖蹟，綿傳百世之功，較之敬戲勝萬倍也。信心高明善士必以爲然者也。

聖蹟圖誌板存於浙西木商，毀於兵燹。顧后之靈顯何與於是書，而奉后者究不可無是書。脫不踵而梓之，將窮鄉僻壤曷以知神靈之歷久彌彰，封典之有加無已耶？浙商爰取舊本，校其訛字，付之剞劂，寄板於閩之安瀾會館，俾奉祀者資印訂焉。

同治庚午孟夏，鎮海孫承謨敬識。

後記

記載天妃靈蹟的書籍，有「敕封志」、「顯聖錄」、「顯應錄」、「昭應錄」、「述異記」等數種，今已不可多見。我們只從省立臺北圖書館找到一部木刻本的「天妃顯聖錄」。此書不知刊於何年，僅在目次之前有「住持僧照乘發心刊布，徒普日、徒孫通峻薰沐重修」的字樣。書首有「湄洲勝境」圖，已缺一頁，餘三頁也都殘破，不大看得清楚。繪圖之後，接著是三篇序文，皆未載明作序的年代。第一篇序是林堯俞撰的。他說：「余自京師歸，偶於案頭得顯聖錄一冊，捧而讀之」。又說：「惜乎顯聖一錄尙多闕略，姑盪手而爲之序，以俟後之采輯而梓傳」。足見此錄原是一部舊有的書。第二篇序是黃起有撰的。他也只說「天妃歷著靈蹟，應輯錄有書，茲僧照乘刻而傳之」；並未說明這書是誰輯錄的。第三篇序是林麟焜撰的。他在序文裏詳述他於康熙二十二年奉命冊封琉球所受天妃保佑的情形，也沒有述及此書的來歷。

又此刊本的目次，起於「列朝誥敕」，以次爲「天妃誕降」、「窺井得符」，以迄「庇楊洪出使八國」，共計四十四個項目。而正文首列「歷朝顯聖褒封共二十四命」，次列「歷朝褒封致祭詔誥」，再次始爲「天妃誕降」、「窺井得符」，以迄「庇太監楊洪使諸番八國」（按此標題與目次中「庇楊洪出使八國」略有增損）等四十三段記述。然則

目次中的「列朝誥敕」是指上述正文的前兩部分而言。何以目次的項目和正文前兩部的標題不同？我們猜測：舊錄所載「列朝誥敕」原只包有宋、元、明三代褒封和致祭的誥敕，這個刊本裏所載清朝的誥敕是後來加入的；因為文字的分量多了，所以剖成兩部分，一稱「歷朝顯聖褒封共二十四命」，一稱「歷朝褒封致祭詔誥」，但沒有改動舊錄的目次。現在這兩部分正文裏還留著「皇明」的字樣，足見舊錄是輯於明代、刊於明代的；清朝人把清朝的誥敕加入了，當然用上「皇清」的字樣，但沒有刪去「皇明」的「皇」字。

又此刊本的目次，於「庇楊洪出使八國」之後，先空兩行，再附四行文字：前二行為「天妃功德崇隆，威靈烜赫，累代褒封榮典，綸音洊錫，自古神明顯著，未有如」共二十九字；後二行則分列「師泉井記、燈光引護舟人、澎湖神助得捷、琉球陰護冊使」四個項目。這四項文字顯然是後來附入的，決非舊錄所有。但正文內接着「庇太監楊洪使諸番八國」之後，尚有「托夢除奸」迄「湧泉給師」八段文字，再下面纔接到上述「師泉井記」等四個項目。因此，我們又猜想：這部天妃顯聖錄最早的本子是從「列朝誥敕」到「庇楊洪出使八國」共四十四個項目；第二次輯錄的本子可能加上了「托夢除奸」到「湧泉給師」八個項目；最後增輯的本子又加上「師泉井記」等四個項目。而正文之首「列朝誥敕」的剖析為二，並且增入清朝的誥敕，大約是在第三次輯錄的時候這

樣辦的。

省立臺北圖書館又藏有「天上聖母源流因果」一冊，係日本大正六年（民國六年，一九一七）臺北保安堂石印本。此書未載列朝褒封和致祭的誥敕，只述天妃的靈異事蹟，大半與顯聖錄相同；惟明代部分不若顯聖錄所載之多，清代部分則比顯聖錄多載乾隆、嘉慶、道光間事。可見天妃的故事是像滾雪球樣的越滾越大。現在把這部書作為附錄，印在後面，以供參考。

從這兩部書裏所述的許多靈異之事看來，天妃的神通真是廣大。她能身處室中，神遊方外；她能變小草為大木，驅鐵馬以行空；她又能降伏妖魔，禳除災疫；她更能禱雨防旱，拯饑救潦。大約因為她生長在福建的海邊，所以對於護航濟溺的本領特別大；她能在狂飈怒濤之中，檣摧桅折之頃，指引海舟，救助乘客。而天妃也就因為這個緣故逐漸轉變為航海者的保護女神了。

原來元朝最重海運，東南漕船，都賴天妃的護持，才得安全到達北方。因此，元代諸帝，屢降詔敕，或加封，或致祭。這是天妃被尊為航海神的第一步。

明永樂、宣德之際，中國下西洋的使臣絡繹不絕，他們也無不仰賴天妃的保佑。因此，成祖、宣宗又有加封和致祭的詔敕。這是天妃被尊為航海神的第二步。

清康熙間，萬將軍之克敵於廈門，靖海將軍之獲捷於澎湖，以及汪、林二使之冊封

琉球，皆蒙神庥，康熙皇帝也因此降了幾道加封、賜祭的詔敕。這是天妃被尊爲航海神的第三步。

由於元、明以來的君主、大臣們都奉天妃爲航海神而加以崇祀，流風所播，民間就更加相信了。於是沿海各省的諸府州縣莫不建立天后宮，一切飄洋過海的船隻上莫不供奉天妃神位。臺灣居民原是從閩粵渡海而來的。他們和內地之間的往還當然繁數，他們要求天妃保護的心思當然迫切，他們對天妃的信奉因此格外虔誠，臺灣因此也到處建有天妃廟，這些廟裏的香火之盛也許還過於內地呢。

天妃的故事既然流傳得如此之久，天妃的神靈既然成爲民間普遍信仰的對象，天妃的廟宇既然廣建在沿海各省和臺灣各地，研究民俗學的人似乎可以把天妃當作一個專題來加以研究。這個刊本只供給研究者以最基本的材料。我們相信：假如再從正史、方志和私家著述中做一次廣泛的搜索，一定可以找到更多可貴的資料。

茲就近日偶爾看到的書本裏，抄出三條有關天妃的參考資料，藉作本刊的補錄：

一、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見錢穀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八）

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朱良、周滿、洪保、楊真，左少監張達等立。其辭曰：

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之神，威靈布於鉅海，功德著於太常，尙矣。

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暹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里國，抵於西域忽魯謨斯等三千（當作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里。觀夫鯨波接天，浩浩無涯，或烟霧之溟濛，或風浪之崔嵬，海洋之狀，變態無時。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非仗神功，曷能康濟？直有險阻，一稱神號，感應如響，卽有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爲夷，舟師恬然，咸保無虞。此神功之大概也。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而清寧，番人賴以安業，皆神之助也。

神之功績，昔嘗奏請於朝廷，宮於南京龍江之上，永傳祀事，欽承御製記文，以彰靈贖，褒美至矣。然神之靈無往不在，若劉家港之行宮，創造有年，每至於斯，卽爲葺理。宣德五年冬，復奉使諸番國，艤舟祠下，官軍人等，瞻禮勤誠，祀享絡繹。神之殿堂，益加修飾，弘勝舊規。復重建岨山小姐之神祠於宮之後，殿堂神像，粲然一新。官校軍民，咸樂趨事，自有不容己者。非神之功德感於人心而致乎？是用勒文於石，並記諸番往回之歲月，昭示永久焉。（下略）

二、嘉慶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上諭（見重纂福建通志卷首之五）

本日遞到溫承惠、李長庚由五百里拜發二摺。據稱：蔡逆匪船於五月二十八日在鹿耳門內先經副將王得祿等配載兵船，衝入賊隊，攻獲盜船三隻，殲斃賊匪甚多。賊匪竄

出鹿耳門，適值風狂浪大，復又擊破十餘隻，淹斃賊匪無數，續被官兵擒獲賊匪二百餘名。復經李長庚在大岬等處洋面瞭見賊船潰逃，擊沉一隻，又拏獲賊船三隻，殲擒賊匪一百七十餘名等語。伊二人奏報情形，大略相同。

此次賊船潰逃之際，適值颱風大作，將船擊斃多隻，而兵船無一損失，官軍聲勢倍增。此實仰賴天神佑助，曷勝欽感！着發去大小藏香各五炷，交溫承惠親詣沿海各處天后宮敬謹代除祀謝，並默祈速淨賊氛。（下略）

三、嘉慶十四年七月上諭（見重纂福建通志卷首之五）

阿林保等奏省城驟發颶風，損壞房屋田禾，懇請加恩一摺，已降旨撫卹緩征，並准其動項修葺矣。該省（福建省）五月內業經被水，今復猝遇風災，實堪憫惻！但此次海颶大作，公廨、民居、兵船、商船無不損壞，甚至傷斃人口，漂沒田禾，迥非尋常災祲。推原其故，或吏治民風均有不能感召天和之處。該署督等必當震動恪恭，自加警省，實心實力，撫卹災區；並於地方一切事務，認真辦理，除莠安良，庶可虔祈昊佑。並著於天后宮敬謹致祀，以迓神庥。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從上錄劉家港天妃宮的碑記上，我們知道天妃不但保護鄭和等航程的安全，還幫助他們殄滅寇兵，生擒蠻王。按鄭和初下西洋，曾擒舊港（今蘇門答臘東北部）酋長陳祖義；再使時，又擒錫蘭國王亞列苦奈兒及其家屬；最後又遇蘇門答刺王子蘇幹利謀弑王

、殺和，和便將他討擒了。而且鄭和等出使外洋七次，他們所到的地方，南至爪哇，西及紅海，西南達非洲東岸；竟皆蒙天妃的佑助。天妃之靈真是「無往不在」了。

又從上錄嘉慶十一年六月的上諭上，我們知道海上戰爭也是靠著天妃之助而獲勝利的，所以嘉慶皇帝特發藏香着人到沿海各處天后宮去代他祀謝。但在上錄嘉慶十四年七月的上諭上，福建省城猝遭風災，損失很重。風是從海上來的，福建又是天妃的桑梓之鄉，天妃何以不阻遏這個颶風的襲擊呢？原來是當地的吏治民風都有不能感召天和之處，天妃就不得不讓福建官民受一次嚴重的教訓。所以嘉慶皇帝不但不抱怨天妃的袖手旁觀，反而着該署督阿林保等到天后宮去「敬謹致祀以迓神庥」。這更是一個有趣的看法。（百吉）

